

藝文國中

• 期二第 • 卷五第 •

• 本期要目 •

侏 儒	梅 娘
北海渲染的夢	公孫熾
朝 露	李 烽
生 死	田 琴
轉落的詩集	克 人
雪花的經歷	傅冷儀
客人們	金 周
咆哮山莊	林 桐
烟	蕭 菱
翠鴉	訊鶴譯
幸福的北京人	小記者

小
說
專
號

26

• 十 月 號 •

華北文化書局總局廣告!!!

本局爲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發行武德報社出刊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無論何人讀之，無不感覺興趣百倍，愉快非常，久爲一般好讀者歡迎訂閱，刊物內容取材新穎豐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爲現代文化進化中不可少讀之刊物也。凡不堪爲時代之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冊，非但可以增廣見聞，抑且可以輔助學識之增進，本局爲普遍週知起見，特印發此項廣告俾讀者易於訂閱，茲將書目，價值，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

計開

- 一 國民雜誌 每冊五角
- 一 婦女雜誌 每冊四角
- 一 時事畫報 每冊五角
- 一 北京漫畫 每冊二角五
- 一 兒童畫報 每冊二角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在地	局處	住在地
天津分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冀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燕京分局	通州城內西大街五七號
保定分局	保定國公街十三號	邯鄲分局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石門分局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石宰門街十七號	開封分局	
青島分局	青島濟寧支路二號	運城分局	
烟台分局	烟台市南鴻梅九一號	新鄉分局	
臨汾分局	臨汾城內東大街六九號	厚和分局	厚和民市南街五號
太原分局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豐鎮分局	豐鎮城內曹碾灣路十八號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新民大街二道井巷一〇		

中·國·文·藝

第五卷·第二期

十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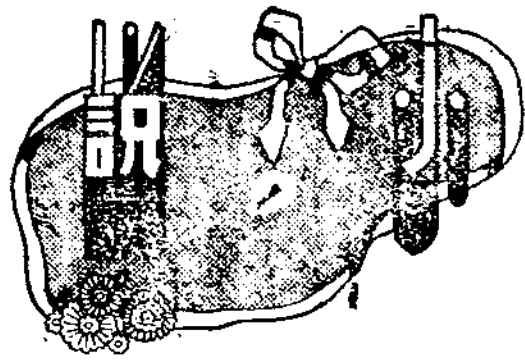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五日出版 ·

本期內容（小說專號）

中國文藝第二十六期

· 民國三十年十月五日出版 ·

- | | |
|---------|-----------|
| 侏 儒 | 梅 娘（三） |
| 北海渲染的夢 | 公孫瓚（十一） |
| 朝 露 | 李 烽（三〇） |
| 生 死 | 田 琴（四三） |
| 轉落的詩集 | 克 人（四六） |
| 雪花的經歷 | 傅冷儀（四六） |
| 客 人 們 | 金 周（五八） |
| 咆哮山莊（續） | 林 穎（七〇） |
| 烟（續） | 蕪 蕪（七五） |
| 群 鴉（續） | 訊 鴿 譯（八一） |
| 幸福的北京人 | 小記者（八五） |



侏儒

· 梅娘 ·

外面有一個人在叫我，我出去了，那是房東處唯一的小徒弟，房東開着油漆店，專爲顧主刷新屋子的。

他很矮小，看去也不過十一二歲的光景，頭大得很。怪可笑地擺在他狹小的雙肩上。肚子大得凸出來，腿因之更顯得細小可憐了。雖然我見過他不止一次，我却從沒有仔細地瞧過他底臉，趁着和他對面的機會，我仔細地打量了他。

臉和全身相反的生得很可愛，紅紅的唇，小小的牙齒，鼻子也很端正。但臉上的表情却癡呆的，相彷彿於白癡臉上那種木然的模樣。

他全身都沾滿了各色油漆的斑點，連頭髮上也疏落地黏着。

「你是找我的嗎？」我問他，看着他彷彿完全不動的眼睛。

他聽着我，聽了有一分鐘之久，半晌，才含糊地應了一聲，隨即用手指着房東的住處。

我發現他底眼睛很大，而且黑白分明。我佇立着接受他底凝視，我又覺得他似乎沒在看我，像把眼睛停在我身上，而心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一樣。

我底鄰居們都從房東那兒學得了對他的歧視，大家奚落他，無事時拿他開心，叫他「木頭疙瘩」。據說是他比傻子還不中用，有的已

經搬進來三年的住戶，都沒聽見他說過一句話。說他平日就會偷嘴吃，什麼都作不了的。

我却沒從他臉上找到他們跟我說過的他底醜樣，相反地我倒覺得他很好看。我想他若是洗淨了臉上的泥垢，穿上乾淨的衣褲，一定比房東的胖少爺還體面的。

我跟在後面向房東的屋子走，幾次他都落下來，站在側面瞞我，像個怪物似的細細地瞧。

我心裡充滿了不能言說的狐疑，我覺得奇怪又好玩，我想他是不傻的，要是傻，也一定是跟大家公認的傻不一樣的傻法。想着，我慢慢地挨近了他。

這時候，我們院中的最愛說笑的李大嫂跨進大門來，一手提着一在一起的幾個茄子，另一隻手裡握了一個小小的油瓶。

「買菜去啦？」我招呼她。

「是，啊還沒作晚飯哪！」她回答我。

接着，她把左手裡的幾個茄子使勁往我身邊的小徒弟頭上一擡，嘴裡笑罵着：

「你這個傻王八蛋，你也知道大女學生好，跟我走你怎麼不這樣往前靠呢？」說着，哈哈地笑着，又找補着：

「慫可別見怪，他大膽。」

我只好笑着，隨着她帶着她響亮的笑聲從我們身邊走過去。

他底頭上留下了兩個茄子的小小的紫色的刺，他並不拂掉它們，連用手摸摸額角都不，像完全沒有被茄子打過一樣。

我倒十分過意不去，原來是我接近他的，他倒挨了無辜的搶，雖然茄子不是什麼堅硬的東西，但那樣大的圓球。總是有相當分量的。

我憐惜地爲他拂去額上的茄刺，就便替他擰擰額上的積土。

他已往我身邊靠着，但又怔忡的，用疑惑的睛睛細細我底臉，嘴裡發着含糊的聲音，遲疑地承受着我底憐恤的撫摸。

我揚起我底手怕，預備用力地甩甩從他髮上沾下來的土。就在我揚起手的那一瞬間，他一隻野兔那樣敏捷地從我腳下跳出去。

我驚愕着，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那樣，瞧他在牆角保護似地彎曲着。他有着大肚子的小身子，想他也許以爲我是要打他才跑開的。真無怪大家都說他傻，實在是不懂事，我覺得又可氣又好笑，又覺得他優得可憐，這樣彎曲着，頭固然是不要緊了，可是腰和屁股不都還可以任人自由地踢嗎？

我過去，拉起他底頭，他不抵抗，只用力地閉緊了他底眼睛。

我只好不耐煩地嘆着，等着他自動地站起來，他一定是被責打得失去他可憐的辨別力了，不能明白什麼是愛撫和責打在動作上的區別。

我們這樣可笑的相對地蹲着，半晌，他偷偷裂開一隻眼睛，一瞧見我，又急急地閉上。我消去了適才覺得好笑的心情，心裡只有憐恤和奇怪。我尚不十分清楚他底生活，只知道他底工作是給其餘的工人提油桶而已。我搬到這裡來也不過剛一個禮拜，我想他或許是受僱於房東家來作雜活，因爲過度的貧窮，所以不得不在這忍受着，兇悍的女主人底苛苦待遇。也許已經是無家可歸了，無從脫離這長年伴着油漆的日子。

房東太太一臉橫肉，厲害是遠近知名的。

他一直蹲着不動，我裝着不在意地把臉轉過去，我一轉開臉，他便睜開眼睛隨着我，像一隻洞裡的老鼠隨着洞上的貓一樣。

我不知用什麼方法才能消去他對我的懼怕，我想撫摸他，又怕他在我拾手之間逃去，拉他，又怕他誤認爲打。我想這樣繼續蹲下去一定是對他不好的，他主人既然打發他出來辦事一定願意他快辦好了回去。晚了，兇悍的房東太太能輕輕地放過他嗎？

我想我還是繼續保持着不動手的姿勢好，我竭力在我臉上作出最和善的樣子，但我不正眼看他。

果然他像安心了，慢慢地站起來，脊樑貼着牆，眼睛不驕地看着我，而且一點一點地挪開他底身子。

他從我身邊走過去，輕輕地，輕得像一隻貓，我依舊蹲着，像完全沒看見他一樣，但我偷偷地用眼睛追隨着他。

他轉到我背後去，我直覺到他底眼睛凝固地瞧着我底背，很久地沒有移開。過一會，我聽見他走了，慢又輕地走去。

正在我要旋回身子來的時候，我聽見一聲驚濤似的嗚叫，夾雜着肉擊撞着肉清脆的響聲。

我立刻站起來，轉過身去看。

他底肥大的女主人站在他底面前，他正一如剛才我見過的那樣彎曲地蹲下去，閉着眼，左頰上紅紅的。

我聽着房東太太底橫臉，不知是爲他說情還是裝着沒看見他好。我們底所有的鄰居都是不以爲他底被責打爲意的，甚至有人還說「打！該！打死也不多。」這樣助虐的話。有時實在瞧着他被打得太厲害了的時候，便都躲避地走開，讓他們主僕去自己了他們底帳。

幸而房東太太注意到了我，她走向我，而且向我微笑着。平日我是很少與她說話的，她笑，我無端地心慌，她不至於賴我留着她底小徒弟，就換了她的工作而對我大發威風吧。

她依舊微笑着，帶着有話不好意思開口的樣子。她尷尬的情態更

使我狐疑，我還沒跟她打過一次交待，不知她究竟是怎樣的人，只聽大家都說她厲害而已。

那孩子還在蹲着，閉着他底眼睛。我想以往她底女主人一定不是打他一下就住手的，他之所以閉着眼睛是在等候着接連而來的責打的吧。

她開口了，用着柔和的聲調，她說了很多恭維我的話，說我比男人強，又罵她底丈夫——我們底老房東不中用。末了才說出要請我去爲她家的工人們填寫一份戶籍警察要的職歷表，她底丈夫雖然讀過幾年書，但對這種新式的表格却怎麼也弄不清楚。最後她吞吐地說了她會一度去求街口的測字先生，她說那可惡的先生竟跟那索價五毛錢之多，她又表示她倒不是在乎錢，她怕那先生也寫不好，接着她又恭維着我。

她睜了這半天，只是想求我自替她寫幾張職歷就是了，這原不是什麼麻煩事，我立刻爽快地答應了她。

我底爽快令她意外的高興，她張着手像拍拍我底肩，又像要拉拉我底手，可是又怕這種在她們之間表示親熱的方法冒犯了我，把手那樣又舉又放地伸着。

我底心完全安定下去，我說請她先回去，我鎖上門就來。她笑着，她說她不怕，她願意站在那兒等着我。

我底心却不是專爲回家鎖門去才支開她，我想她先走了，那個可憐的孩子也可以找個機會偷偷地回去。我想他一定是女主人打發來請我的，這麼久沒回去，就是不厲害的人也會生氣的。

我鎖好了我底小小的房門出來，房東太太正對着我底門笑迷迷地站着，我底眼睛越開了地底肥碩的身子去找尋那可憐的孩子，他又在慢又慢地站了起來，一點一點地挪開他底身子。

他底女主人把全幅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說着恭維的話。我也轉回我底眼睛來，怕驚了那正預備逃開的小東西。不知道爲什麼，我覺得我在可憐中有點喜歡他底意思。

房東太太求我作的事情並不難，我很快地就寫好了他們夫妻及三個大徒弟的履歷。

在我放下筆的時候，房東太太忽然像想到了一樣遺忘了的事情似的問我。

「那個雜種有沒有都不要緊吧！」

「哪個？」

我不明白她說的雜種是指人還是東西。

「那個傻子，叫他去請您都說不明白的傻鬼。」女主人有些愠然

了。

「他不是在這兒住麼？」

「不在這上哪，誰能收他那樣的傻子。」我不明白房東太太的話

是蔑視那孩子還是顯示自己的寬大。

若是在這住還是寫上好吧！」我說，重新鋪開那張已折好了的紙。

「他可姓什麼呢？」房東太太不耐煩地沉吟着。

「當然是姓劉了。」一個在我們說話之間走進來的二十多歲歲的

青年工人，這樣頑皮地插着嘴。

「什麼？姓劉？你知道，你跟那騷狐狸有過交待是怎麼的？你說

姓劉，我看他姓張。」房東太太立楞着眼睛，臉逼向那個說話的張姓

的工人的臉上去，咬着牙說。

青年工人忙若躲開她底逼視轉到她身後，自己解嘲地伸了伸舌頭。

「姓劉，好哇，他要能姓劉，是個野種都能姓劉了。連掌櫃的自

己都不說他姓劉，你倒說了，他媽叫你撿了幾回，死了你還替她護着

她底野種兒子。」房東太太怒猶未已，這樣接着責問。

工人早已跑到裏間去，但却在裡間大聲地接着：

「前十六年我才六歲，就是叫她撿了也沒關係，一個二十歲的姑

娘撿六歲的孩子，誰也說不出什麼來。」

「好姑娘，什麼姑娘。得啦，歇着你那張臭嘴吧！」在門嘴上，

房東太太是失敗了，但她底威嚴壓倒了地底敵手，裡間沒再發出聲音

來。

我直如墜到五里霧中，完全忖度不出他們所說的話中的故事。又不好問盛怒中的房東太太。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墨盒中潤着我底筆，留神地聽着門，看那個可憐的小傻子是不是已經回來了。

這時，房東回來了，他站在玻璃門的外面。正在推門的時候，我聽着他肥滿的臉，我覺得這臉型很熟，彷彿像一個我見過的人，那整齊的牙和輪廓很好看的呆然的眼。我猛然記起那孩子正是有着一個這樣的臉的。那麼說，孩子是房東的另一個姘婦所生的嗎？

房東太太回頭，瞧見了正是房東進來的時候，她一陣風似的掃了過去，指着房東的鼻子。

「那是你，你這個老混蛋，作的損陰喪德的事情，叫我跟在裡頭爲難。你說，你說吧，人家女先生等了這幾天了，你說那個野種姓什麼。」

房東聽着我，頗窘地笑了笑，又向我點頭。

「姓什麼就姓什麼，什麼不一樣，你看着寫吧。」房東聽着怒氣沖沖的太太，小聲地說。太太一立眼睛，趕緊接着「要不就姓王」

「倒是你記得真，可不是得姓王，姨子的雜種可不是得跟着她媽姓。」

房東太太捨了老房東，重走到我坐着的橫的條案前來。

「我也不怕惹笑話，」她說，狠狠地向地上唾了口吐沫。「那個傻王八蛋您知道是從哪來的，是我們那位爺辦的好德行事，在外頭辦上了個野雞，租房子過起日子來啦。購得一絲不透風，錢花的可就別提了。天老爺有眼，可巧兩人上街叫我遇見了，我這才知道。那姨子整着個大肚子，我叫他散，他倒挺好說話，我說散就散。誰知道窺我，不但沒散反倒搬了個大房子，想是一躲開我就完了。真是神佛保佑，二回又叫我給抓着，孩子滿地跑，肚子又鼓了。好哇，拿我底錢他們過享福日子，我不管青紅皂白，給她一撻打。那騷娘們不禁打，小產死了。死了就算了。咳，也是我心軟，攔不着那老混蛋又哭

又求，答應把那雜種領回家來。您說，這十五六年的光景，我在他身上白搭了多少錢，那錢用什麼好學徒的沒有。這還得聽着別人不乾不淨的閒話，我寫的是什麼，女先生？」

房東太太怪委曲地述說着，像是在那孩子身上費了天大的心，而別人完全沒理會到她底賢德似的。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稱贊她底賢德好。「寫什麼，就寫姓王嗎？我只好把話轉到那份職歷上去。」

「王野種，要不就王傻子，十六，從一會走路就拿油漆桶，一直到我這會還拿油漆桶。」

我在那張紙上分別地填寫好了王傻子，十六歲，提桶小工等等的字樣。然後放下了我底筆。

她拿過那張紙去，橫豎地看了好一會，才滿意地收在一隻裝着帳簿的抽屜裡，開始向我道着謝。

辭了她，我走向我底家，房東隨在她身後，也笨拙地謝了我。

那晚上，我遇着李大嫂，向她說起房東太太說過的故事。李大嫂說：她見誰跟誰說，可誰也沒說過她好。那女的真是好人家的姑娘，張老太太看見過，說長的愛人着呢。就是窮，沒爸沒媽的。」李大嫂又把身子湊向我眼前來，「那孩子全是叫她打傻的，她那樣打法，鐵人也能打扁了。」李大嫂小聲地說。

「那房東怎麼不管？」

「還管，房東那熊樣，哪是她底對手。起頭房東倒是挺疼那孩子。越疼她越打，冬天三天兩天不給飯吃。餓的孩子連街上的果皮都吃，房東也就不敢伸手了。可是人家也倒是真能幹，咱們住的房子不都是她經手買進來的。這錢要放到房東手裡，早不定又靠給哪個娘們了。」

在房東和那孩子之間，我想着一個美麗的女人怎樣悲慘地結束了還在青春期的生命。她一定是溫柔又美好的，美好得如小說中描繪的佳人。她底孩子若是正常地發育起來，不定多麼可愛呢吧！

想着那縮到牆角去的用着細細的腿支撐着可笑的大肚子的孩子，我彷彿看見一棟亮的星墜下來，墜下來變成一塊石頭，一塊被大家惡意地踐踏得成了一個四不像的東西。

又過兩天，我通過房東家的後門，正碰着房東太太像拋擲一樣不用的東西一樣地拋出那孩子來。孩子的身上黏着未乾的藍色的油漆，房東太太的脚下，有一隻傾倒了的藍色的油漆桶。

她擲他出來，就立刻砰地關上了門。

那時已經是薄暮了，北地的秋末的薄暮是比暖地的初冬還凄冷的，那孩子穿着一件撕了許多口子的單衫，赤腳拔着一雙大人穿舊了的鞋。

他不動地蹲在他被擲到的地方，用細棱棱的小手指蓋着他又青又紫的臉，奇怪的是他臉上並沒有眼淚。

瞧着他底傷，我覺得挺難受，我手裡正拿着一包剛買來的餅干，我拿兩塊放在他抖動的膝上。

他偷偷地從指縫間望着我，像上次望過我時的姿勢一樣。

我再放兩塊在他底膝上。

撕下了一條包餅干的細紙，我轉到他底左面，爲他擦着左臂上的一條滲出血來的傷痕。這次，他沒有挪開他底手臂。

突然他用右手抓起一塊餅干，迅速地放到嘴裡，吞食一樣硬嚥下去。嚥完，依舊用小手指了臉。

一會，又迅速地抓起來一塊。

又一塊。

又一塊。

我再拿四塊放在他膝上。

房東院子裡有聲音，怕房東太太出來，我拿起一把餅干扔在他前面，便走回自己家去。

那之後，他不像怕別人一樣地怕我了，在路上遇見我底時候，用黑白分明的眼睛凝視地看着我。撫摸他，雖然還怔忡着，但逃不開了。

我不知道那一晚上的餅干他都吃了沒有，我想問問他，可是不敢斷定他真的是不會說話。

隨後在晚上，他到我底窗前來，隔着玻璃偷望着我。第一次，我叫他嚇了一跳。他把他底臉貼在玻璃上，因爲身量矮，只見那樣一個蒼白的臉。燈亮的時候不覺得，一熄燈突然看見約時候，我下意識地聯想到鬼身上。那時，我剛新婚不久的丈夫正爲了一件公事到遠地方去，我們底小家裡是只有我一個人的。

等我看清楚了他，我覺得很高興，我想他之來，一定覺到了我所給與他的同情。至少，他也一定明白了有一個人是不跟別人一樣打罵他的。

第二天，我把當日吃的餃子放幾個在他貼過的地方，早早地熄了燈等候他底前來。

直到我睡，他並沒有來。那一夜我轉側着，我怕他被打得動不得了。可是天亮我出去，餃子已經沒有了，放餃子的地方很乾淨，不像餃子被貓或其他的動物偷食了的樣子。

一連幾天，我都挑着那隻他曾貼過臉的窗玻璃上的簾子，而且在同樣的地方放下我當日吃着的食物。

他有時來，來了我便隔窗看着他耗子一樣蹣跚地走到我窗下，隨即不動地看着屋裡，末到才迅速地吞下碗裏的食物。有一天，我忘了他將窗簾全部掩好，那一天我正患着感冒，頭痛得早早便睡了。

朦朧中聽見他來了，他似乎在窗前停了好久。

但第二天我去拿那隻專給他盛着食物的碗時，碗裏的東西一點沒動，碗邊却和往日一樣印着他底有着油漆味的小小的手印。

第一次他已是十六歲的大孩子的意識在我腦中浮起來，他總然瘦，感覺也不是一點也沒有的。我覺得在他底小心鑿裡，對我一定有一種另外的情感了，我想他底原質一定是挺聰明的。

因爲頭痛，我草草地料理了家事便躺在床上，意外地他白天來了，而且推開房門走了進來。

我不知怎樣作好，我早就有意叫他到屋裡來，但怕驚了他。我一直沒想出什麼合適的方法才能叫他明白我底意思，我想他要是上我屋裡來，至少也可以暖一暖他底小身子的。

今天難得他自己來了，我閉上眼睛，裝着睡。我聽見他倚着牆慢慢地笑近床來。

我閉着眼睛直感到他一步一步地離我近了，他身上的積年的油漆味激着我底鼻子。

我一直閉着眼睛，幾次想睜開，都強抑制下去。他已經來到我底床前了，就在我放拖鞋的地方蹲下去。一會，一隻冰涼的小手放在我裸在被外的右手上，那樣涼，而且顫抖着。

我有一點心跳，但沒改變我睡着的姿態。我不知道我底小侏儒要玩什麼把戲，我任他底小手放在我底右手上，那冰涼的小手一點點的暖過來了。

一會又一隻小手指着我底右手，我底小侏儒站起來，而且把我底右手拉到了他底膝下。

我聽見他在喘，而且在我底右手上磨動着他底腿。

這時我們有男女之別的觀念在我心裡清楚地翻上來，我張開了眼睛。

他正可笑地搖擺着他底小身子，臉上流溢着一種異樣的但欣悅的光輝，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濕潤的像汪着淚水，小小的唇邊流下來濁重的唾液，鼻上有一塊剛被責打過而滲着鮮血的傷痕。

我底心驟烈地跳了起來，臉不由得熱了，我抽出我底手，重重地在他肩上打了一下。

他叫了一聲，像一隻誤觸着機關的耗子那樣地叫着逃開去，敏捷地推開門跑了。

我坐起來，他已經逃過我在窗子裡所能看見的地方。我激動的羞惡的情緒一平復下去，開始後悔那樣輕率地打了他。我想他也許像往日那樣彎曲在什麼地方，我扣好了我底睡衣，一分鐘都不願意耽擱地

追出去。

外邊吹着風，風中播着枯了的葉子。我覺得冷，但心裡激動的，我只一意地想找到他，像往日一樣地爲他擦着傷處的血漬。我想他一定是剛挨完打，找我去爲得到一點撫慰。至於他的下流的行動，那是因爲他傻，不，那正是他底真情，他跟那些荒唐的年青的工人是學不出第二樣表示愛的方法來的。也許他們那樣糟蹋過他。

越想越覺得對不起他，我悔恨得幾乎哭出聲來，我走過房東的前門和後門，兩處都靜悄悄的。工人們一定去作工去了，他一定是在作工時受了責打，特意地跑回來的。

我站着，任風從我寬大的睡衣縫裡吹到身上，我想喊他，我問他什麼呢？什麼是他底真名字呢。

我底淚從臉上流下來，流落在我赤着的腳上。好久，我無奈地轉回屋子去。

在床上，我底眼睛釘着窗戶，窗外一直沒人通過，我軟弱地哭着，冷得在被裏顫抖着。

下午，我底丈夫回來了，我們分離兩星期了，他抱着我底時候，爲我底熱度所驚。

「就是感冒嗎？你不騙我。」他貼着我灼熱的頰問。我點着頭，再四地承認只有一點感冒。他不放心，終於去接了大夫來。

晚上，吃了藥，他去放下窗簾的時候，我求他留下那隻一向留着的簾子，而且請他裝一碗菜飯放在窗台上。

他問我爲什麼。

我說留給我底愛人。

「愛人，」他驚異地睜大了眼睛，「愛人就把菜飯擺到窗台上嗎？愛人與窗簾有什麼關係呢？」

我堅決地請他聽我，他笑着依從了我，但是說：「你好了的時候可得給我講明白爲什麼。」

我請他幫我墊好了枕頭，半倚在他身上，注視着窗戶，焦灼地等待着那底可憐的孩子。

他真地來了，我喜歡得不知怎樣好，我沒叫裏索的地咬出來。「傻丫！」這是我們相識以來的第一句話。

他站着了，樣子好像比平常明白了似的，憑着我底窗戶，透過窗戶，床上的我和我底丈夫。兩隻手捧着自己的肚子。

我坐直了，我要下地去拉他進來，我底丈夫擦着我了。

「你瘋了，帶，再招風就找死了。我替你去拉他去，他就是你底愛人嗎？」

我點着頭，我推他快去。

他穿鞋的時候，再看窗外，我底小侏儒已經不見了。我急得揉着我底髮。抱怨着我底丈夫。

「聽你，這樣慢，走了，已經走了，快呀！」

「這樣的愛人我倒是可以替你去追的，你可得聽話，不准起來。我底丈夫笑着，推開門出去。

我等着，急得無可奈何，手裏同地掖着蓋在身上的被。

我底丈夫回來了，一個人，髮上沾了一層土。

「你底愛人真厲害，揀了塊磚頭往我頭上擲，還露得快，不然頭非打壞了不可。」

「爲什麼？」我急得聽着他底嘴。

「他挨着牆根跑，我很容易地就追上了他。我正要拉他，他回手給了我這麼一下子，完了就鑽到房門裏去了。」我底丈夫用手巾擦着頭，半開玩笑的：「這小情敵倒真有度量。」

聽說他回到房裏的門裏去，我覺得安心了一點，我詢問我底丈夫看見他身上和臉上有沒有新傷。他告訴我沒有。我想他只要今天不再挨打就好，我知道他若是有感情，今天我一定叫他太難過了。若是他

今晚沒挨打，我心裡還稍好一點。

我告訴了我丈夫我和他之間過去的一切。聽了後，我底丈夫說，「我們想法把他送到感化院去也許他慢慢會好起來的。」

「你願意作這樣事嗎？真的。」

「爲什麼不真，我也可以像你那樣的愛他的。」我底丈夫笑着我。

我們計劃怎樣脫開房東的家人的注視把他偷出來，感化院中的管理人跟我底丈夫是很好的朋友，那一方面想來是無問題的。

一想到可憐的他就要離開他這般苦難似的生活時，我便禁不住的哭，那夜我很安適地睡了一夜。

翌日，我底熱退了好些，我起來，穿好了衣服，我底丈夫伴我到醫院去，我先出來穿出了大門，預備一部車子，我底丈夫在後面鎖着我們底房門。

我底小侏儒正好走出來，提着兩隻大的油漆桶。

我多麼高興啊！聽見他，我欣快地向他走去，一邊柔聲叫着優子。

他怔怔地瞧着我，眼睛濕潤的。

我從來沒看見他有過淚，他底濕潤的眼沉重地打到我底心上，我撫着他底頭，蹲下去，用手抬起他底臉。

他後退着，像是要躲開我底撫慰。我底淚轉在眼裡，我拉着他底小小的袖子，用另一手撫着他帶有血漬的鼻子。

突然，他尖銳地叫起來，後邊有人的吶喊聲。他丟了手中的桶，繼續發着我聽不懂的聲音，用力往一邊扯着我。

我一驚，很快地迴回來我底身子。

我後面，一隻紅了眼睛的大狗正咻咻地跑過來。我底心跳着，本能地把身子貼在大的門扇上。他二次去提他底油漆桶，我急忙去抓他

底手臂。

這一瞬間，那大黑狗撲倒了他。

後邊很多穿着黃衣的衛生夫吶喊着跑上來，把一隻大網甩向狗身上。

我想起昨天聽說的那隻兩次出現在我們街上的瘋狗。我底心猛烈地跳起來，我去看我底小侏儒。他已經被拖開了，拖在那一面。眼前的人們正注視着已罩在網下的狗。一個黃衣人狠狠地用棒子逼着我嘴裡大聲地吆喝着。

「去！門裡去，這還好看，拿性命當兒戲嗎？」

我只好退到門裡去，門立刻被關上了，我底丈夫正跑過來，還有其他的鄰人們。

他們問我不是那隻瘋狗，他們都慶賀着我底沒有受害。

我底心被撕扯着，我只能用力揪着我丈夫底手，我竭力地從門外的嘈雜的聲響裡找尋我底小侏儒的聲響。剛才，我沒能看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已經被瘋狗咬了，他半斜蹲着的後影很安靜，他也沒有哭。

他是從不哭的，他一定是被咬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見狗撲倒了他。

我不能忍耐地脫開了我丈夫的手，我去拉門，裡邊的人阻止我，外邊的黃衣人罵起來了。

「混蛋，不要命嗎？」

我底丈夫拖着我，我順着他底腰躺下去，把臉貼在泥土上，從大門的底縫裏看着外面。

我只能看見許多一樣的腿，許多來回奔跑的一樣的腿。

「哥，你別急，」我底丈夫使勁地拉起我，「我替你看去，你現在着急沒用，走，你回屋裡等着去。」

我被他拖回到我們底家裡，我聽見了兩聲悲慘的狗叫。

他跑出去，把門在外面鎖了，隔着玻璃看着我，「等着，我去替你辦去，我什麼都幫助你。我明白你底意思。」說完他很快地走過去

「你開開，開開門。」

我搖着窗戶，他隔着玻璃說話的姿態使我更想我底小侏儒。他很快地走了，走到我看不到的大門那邊去。

把臉貼在那塊小僂子第一次貼着的玻璃上，我嚙着自己底唇，雙手互握着，眼睛瞪地瞧着外面，我聽見人們安靜了似的。那隻大狗已經打死了沒有呢。

眼睛疼了，心上的戰慄傳到手上，我從這一隻窗櫺摸到那一隻，我喊着我丈夫的名字，我要他來為我開開門。

他來了，安靜地走回來。

「小僂子被咬了一點，不要緊，拾到醫院去了。」他說，聽着我底臉。

「真的？」

「真」。

「走了沒有？」

「走了。」

「那我們上醫院去吧，我心裏難過。」我說，扶着他底手臂。

「你再休息一會。」他推我到床上躺下，替我脫去了鞋子。

「他大媽，看熱鬧去吧！」李大嫂窗外招呼着，走向窗前來。

「喲，他大叔昨兒回來的吧！」這樣招呼着我底丈夫。

「房東的小僂子叫瘋狗咬了，咬到肚子上了，當時就死了。老房

東抹眼淚，還沒拉走呢。別人說您也在門口來的，沒受着驚嗎？」李大嫂說完，看着我。

「你，你，」拉起丈夫的手，我覺得胸口的血逆泛上來，眼前黑

了一片。



北海渲染的夢

公孫燕

(一)

天上沒有流雲，像一面明鏡。單調澄清藍色；正如年青人寂靜的哀愁。
南風往人身上吹；吹起熱情，吹起青春沸騰的血。

遠望一口濃郁的綠林子，引吭高唱欣喜的生之歌。它把畢生精華，趁這段時光積極發洩。它茂盛，它榮生，它把一點驕傲呈現在觀望人的眼底。

一汪碧波，與藍天同時靜默。綠絨似的荷葉，托襯着羞答答難爲情的慢舞荷花；擁擠着，擺搖耳語着，一張張翠蓋傘上有白荷花紅荷花的淚珠，傘下有團扇般，它那婀娜陰晦身影。

白鷺鷥飛來啦。帶來了美，一種掠過幻念的直覺。站立在木橋上，仰頭向四外張望，且把一隻杏紅色的細腿舉起來；揚揚自得的。看，她又低頭了，簡直像新婚夜的少女，可是那一派神情，是有她自家的幽思的。

水，綠水的各處，不時有更歡樂魚兒翻身騰躍。銀鱗眩人的眼，拍；的一聲又落下了。水波上遂意慢的被聲韻畫上圓圈，一個，兩個……：……由小而大，大，大，又全數消滅。水鳥兒被驚碎了美夢，聽的，便展翅飛去了。

再看高出紅綠兩色之上的白塔，伶仃的在最高處孤立着。沒有雲絮來陪伴它，它抓住人們視線的交點。左邊，背景是景山的五個隱約小紅亭；一切皆美，皆靜，皆給人們一抹蒼然遐思。

在靠近仿膳的磚道旁，樹蔭下，鐵欄杆的後面。竊把後背依在我的胸前；我們把眼光展開到不可及的地方，全被一種值得留戀的東西把靈感持握住。默默的看者，默默的想着。

蟬聲焦燥的，用着銀樣金屬的喉音，高擡每個綠蔭內。喘吸呼喚，互答內心泛漾上來的疑問。

靜。可以埋葬人類的午日寂靜呵。

游艇不多，幾隻葉兒梭，無心的飄蕩着。小船上的女人，支起鮮艷顏色的洋傘；絳紅，綠，紫，藍，青春引誘的色彩。由漪瀾堂划過來的渡船，依然刻板的慢步；舟子把篙放在肩頭，船像鐘上的時針，看不出動來，終於像一支箭，將要渡水的人也帶過來了。

風，由樹梢頭吹下。

我迷醉，有點喝甜果子酒般的迷醉。

繫在淺藍條襖衫上的紫紅領帶，被風吹飄起來啦。且觸在她鬢曲微黃的髮上。

她俏媚的望了我一眼。

「筠，你真美！」

「你看哪，燕。荷梗下，一片綠綿綿的上面，一個個小圓的是什麼？萍，浮萍。」

「妳喜歡它。」

「我想起一句話。」

「別多思吧。妳看自然替我們安排下的東西多美！」

「到底是我美，還是自然美！」

「哼自然美是靜麗的，它會有荒涼冷落。」

「我呢？」

「妳……筠……」

「我怎麼樣，不許說謊。」

「妳……把耳朵俯過來，偷偷告訴妳。」

一隻臂膀攀住她的腰，我用超情的溫柔，開她的髮香，看她長睫毛，含羞的眼，新月型的細眉，紅膩而薄小的嘴……當我注意到叫外沒有更多的遊人時，我用唇吻在她微香的額上。而她，便無力的，把整個身子依傍在我的懷中了。

一個抑揚高做的蟬，開始叫起來。

「告訴妳呵。妳永遠會美，讓人醉。」

「我永遠會二十一歲嗎？」

「妳永遠比妳年輕美！」

「我不信。」

「在記憶邊緣枯黃時，誰也忘不了妳有過如花的青春。」

「我不喜歡聽。」

「真的，那也太渺茫了。」

「我恨浮萍。」

「我知道你恨那句話。」

「你是我？」

「是不是萍水相逢？」

「我不敢多想將來。」

「那麼，你一定有所想了。」

「我思想你。」

「我？」

「對啦。瞧瞧，你的臉。」

「可是，我的臉會告訴你什麼？」

「你是一片萍，我也是一片萍。我們被風吹聚在一起了，你一定想不到有一天我們會被風吹散。」

「假如真像你所說的話，我將永遠隨着你。」

「但，你攔不住日月的穿枝呵！」

「妳是不是有感覺這故事的開端？」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這女孩子的輕俏綺麗，如廣漠原野上一朵鮮花。是人生過程中點綴，是人生明鏡；像天上藍雲。

她把兩隻手，攏住我的兩隻手。

我凝睇她紅白花短袖的袍子，赤腳穿着挖空白皮鞋，腳指甲上染有鮮紅寇丹。那體態，風韻；白玉般的皮膚，一切屬於這女人身上的皆依應無方。

我輕輕的笑了。

「燕，往前走走吧。」

她把右手挽在我的左膀。她把過半的體力交付給我；把生命的驕傲交付給我。我抬頭看綠葉上的碎雲，腳下與筠用同一聲韻走着。有着歐羅巴洲熱情，生在北國的姑娘呵。

坐在五龍亭內喝橘子水，兩人沉默沒有話。

我想起「美學」堂上所看到的畫片，被多少藝術家揚讚的；尚不如我所見的萬一。想起多少詩人筆下的美女也不如筠。自家的靈魂，就在無形中被一點美給溶貫住了。

「唉！再有一個月就開學了。」

「可不是。轉年我就大學畢業了，所學的是些什麼？我也不知道。筠，妳那位令弟下半年不也是要入××大學嗎？」

「他已決定入燕京大學，因為他的性情是自由的。」

五龍亭的簷角下，有人耐心的在垂釣。白石橋如一條帶子，水無憂無愁的閃爍着。

小西天的遊人不多，門檻下有對情人喁喁私語。

走過草莽漫住的石砌道，走過下面沒有流水的弓背橋。那條路被紅十字會療養院阻住；遂成一條不通的了。

草，挺拔的茁生着，絢絲像愛人的綉髮。小紫蝴蝶飄蕩無依，蜂蟻展起粉紅色的翼驚走。蜻蜓；綠的，紫的，黃緒的；如片片落葉，飛渡過傍岸的蘆草野花。

這裡沒有遊人，有一個值得眷戀的黃昏。

在磚砌的後面，風呂草，狗尾草正長着。

我坐在草內長石上。四境裡，滿佈了青春荒唐的朦朧。

她彷彿被熱情沸煎，她臉變得嫩紅，微喘的坐在我的腿上。她把頭揚起來；用水樣的眸子張望我。我吻遍她的額，髮兩頰和腥紅的唇。她拿過我的右手，置放在她的胸前。

當我接觸到這女某一部分，我的神經緊張了。我失去了理智，失了情感；失去了足以使自身淪敗的抽象的評語。我愛她，超過世間存留的愛以上；可是誰給我一個方法，讓我表示起來。這裡沒有利刀來割破我的胸膛，讓她看我的血是怎樣的紅。我沉默了，由人類傳襲的獸性，在內心起了作用。她如一隻小獸任我擺佈，把衣服放在旁邊草上，她緊緊抱住我，她低呼着；喘吸着。

我摸着她的腿，吻着她的脚。她把口紅烙在我的面龐。

當她看到帶有血漬的巾帕，便情不自禁的啜泣起來。

「筠，我欺負了妳。」

「你有心，以後怎麼辦？」

「訂婚，結婚。」

「唔，我後悔。」

「我不配作妳的丈夫。」

「不，我不配作妳的妻子。」

「可是事實告訴我們，路只有一條。」

「我的路只有一條，我是再沒有一日的清白了。」

「妳怕我負心！」

「男人心愛變。」

「放心吧，我永遠會對得起妳。」

我們作了一次最長時間的吻後，我便攙扶她回去。

黃昏溜走啦。紫雲、黃雲、紅雲，渲染在暗暗天邊。北海景物如一張剪影；遲暮的古意，荷香的夜風，游艇漸多，且有一個人吹簫發洩哀戚。我和她的淚全無所謂的流下來。再聽，更有人急力搖起雙槳，把水激動得嘩嘩的。

殘月窺人，水邊的風格外清爽。青蛙呱呱喊起來。

天上的繁星談笑着誰，人影在地下像一條蛇。

有風，有靜夜的南風。

北海記載下我一襲輕紗般的夢。

我忘不了她含淚的眼和星星，還有修長白色的天河。

(一一)

西風裡含有淚的分子，季候的改換讓人怪難受的。

葉子載着情落下啦。

雲薄天高，處處皆有着淡然的清涼。日子依然分晝夜，但人們全以稚童爲中心，漸漸爲永恆裡一種神秘東西所遺棄。

自家帶了畫具，把白塔的輪廓描上後，已是過午的時分。我記起和筠的約會，便坐在靠近船塢的椅上；遠遠的看，遠遠的想，又被遠遠的一件情緒把我羈絆住。

水永不停的流動着，殘荷便正叙說過往的黃金夢。土崗上的草開始變黃，老樹支撐住歲月的逼壓。有過路的孩子朗笑聲，妙齡的姑娘，成羣的高聲談話，妖媚女人獨單臉子。不限于年齡的情人，一對對溫存體護的，踏在時光的拍節上。

我如一個流浪的吉卜西；看蒼茫的樹葉，地下的小野草，我的靈魂，如一潭積水，清澈可以看見底，却又那麼空空洞洞。我一口口吸着烟斗，看自家吐出的雲霧。那付畫具不啻我一把手杖，多少寂默光陰是由牠幫助我打發的。

我的身後出誰種了奇葩，有一股清香。

「燕，詩人，畫家。想什麼啦！」

「妳，那時來的？」

「剛到。燕，又畫白塔是不是？」

她把穿着灰軟緞袍子的秀麗身體，裹在肥碩深洋紅袂大衣中腿，均勻細長，配上肉紅薄絲襪。那雙鞋，是大紅鹿皮厚軟底的；頭上蒙罩灰紅加雜的頭紗。白淨，輕俏，女人的典型；不落俗生長北國的姑娘呵。

「蹲，妳坐在這兒？」

她懶懶坐下，只遞過一隻纖長的手。

我們談過一星期的日子是怎樣打發的，她又問我。

「有詩吧！」

「沒有。」

「燕，我想起你那兩句。」

「什麼？」

「西風長斷杏春樓，似水年華一愛流。」

「唉，過去了。」

「我一輩子忘不了。」

.....

黃昏又撒下網子，日影西斜，但那落霞是極端的可愛。

我和她，走過曲折小道，走過人跡稀少的深澗湖。曲折的石橋，倔強的担当起日月吞噬。這裡有綠色落葉，有履步清亮的回聲。

穿過剝落磚砌走廊下，在望的是土山上一片將枯的桃林。傍左邊是一帶紅土牆，牆外有居住人家。這應走過的土道，極凹凸不平，我攙住她前進，爲謀得一絲的清靜，我們便找到一個只能容下兩人的椅子，坐下了。

我把背在肩上的書盒取下來，放在旁邊。蹲又站起來，坐到我的懷中。

這兒沒有另外一個人跡，有兩顆被熱火炙紅的心。

往下看，暮色的林木下，有回家的遊人。燈，起始亮了，斷續的傳來無線電的播音。有剛懂得愛的學生打起口哨。可是，一顆星，兩顆星，又從雲海中泛上了。

我們從土山上往下走，經過石橋。發現今夜有多麼可親的團團月色。

自然產生的美麗，原是給年青人預備的。皎月下的大海，薄薄灑上一層水銀。「瓊島春蔭」的高碑，嶙峋的石影，被明月點綴的倚晴樓……遠方的，近處的，皆如輕烟可愛。

「燕，你愛我嗎？」

「筠，你說！」

「我正愛着你呢。」

「筠，我們什麼時候訂婚？」

「明年。」

「爲什麼？」

「你大學畢業。」

「你不覺得時光慢嗎？」

「我覺得，……對啦，不知道爲什麼我怕是在作着噩夢。」

「甜夢。不，不，美夢。」

「冥冥中，有隻手會安排我們。」

「筠，你愛水嗎？」

「我怕一切。我總像失了一件心愛的東西。」

「有我永遠護持妳。」

「我怕朝露，夜霧，原野的風，白楊的落葉。」

「美麗姑娘別多思哪。」

「明月，螢火虫，還有我自己。我怕有一天會和牠們作伴。」

「人是脫離不了自然的。」

「自然會遺棄我。有一天寂寞會纏繞我。我想哭，可是沒有了眼淚。」

「妳又想起什麼啦。」

「我怕……」

「妳還怕什麼？」

「我怕有一天……」

「怎麼樣？」

「你會忘了我。」

她的淚又流下了。我用手絹斯文替她擦着。我會偷偷大胆的在暗中吻了她濕潤的臉一下。

「筠，前而是漪瀾堂。有妳愛的人陪着妳，去晚餐吧。」

在漪瀾堂餐後，明月就爬到了中天。

遊人被月色催促回去。北海如女神披上了銀紗。

我們相併立在石欄旁，任月色來地沒我們。

西風，悽愴的風，悲切的來調戲水邊癡立的兩個人。

我們把一小時可貴時光，趁圓月的媚臉，消磨在蕩漾的水上。

划了一葉小船兒，無力飄泊在北海。水，潺潺低語的由船邊流過，水上彷彿有幾千萬隻小銀蛇。筠坐在我的對面，我慢慢搖起雙槳。夜靜啦，一切的一切，皆被疲乏的倦意所薰陶。

愛惜這無邊水中月色的人不多，有幾對情侶，幾個孤獨男子吹着哨子，低吟的唱着。

我輕輕划進，穿過陰深的石橋洞。可數燐火般的燈，一片黑影，幢幢在岸上搖曳。有兩次划進荷梗殘落的深處，我吃力的撐出，我覺得世間艱難的路未免太多了。

轉到第二個橋洞時，我氣喘吁吁。筠說任小舟自己飄泊，看牠把我們送到那裏去。我用手絹擦盡額前流汗，手掌微微感到痛疼。

筠把鞋脫下來，說裡面滾入了沙子。我替她抖着鞋，摸摸她的腳，且低頭吻着，用手畫了她腳心一下，她咯咯的笑了。我拿出烟斗，點着了，不慌不忙的吸着。

她把頭紗取下來，我看到如深淵中淙淙流泉的細髮。上面插載一朵絲製的紅花。

「燕，你吸一口烟，火苗就亮一下。你猜像什麼，簡直是野火旁的獵人。」

「獵人是愛妳的。」

「小心點，船翻啦。」

移身和她並身坐到船尾我攙住她。

筠把手臂圍住我的頭頸，我野蠻的吻着她的高凸胸前和微香疏落腋下。

含情脉脉的水，把我們送到中央。五龍亭的輪廊如一條曲折的銀線，裡面有可數的燈火。

明月要墜下來，夜彷彿長啦。

(三)

秋天的尾梢，冬還沒有來。

我記着的話——未來的日子是長的，很久沒有和她聚會了。忙着考據一個十七世紀英國詩人的一生，意外體會出浪漫生命淪落後的哀戚。我想起莫伯桑在項鍊中所說的——生命是怎樣造成的那句話。自己的情感起始無主的徘徊……

星期六夜晚，宿舍中肅靜如衝入過往的時間裡。在迢迢長夜的燈下，我讀着筠的來信。

「燕：總沒有看見你，真是度日如年。詩人的靈感原是超人的，請你想想我——我病啦。寂寞開始來侵蝕我。」

醫生說，我胃上生瘡，得息養。好幾個星期沒有上課了，你已把我忘掉了吧。當初因為從你的談話裡知道你的理想伴侶不是

畫家便是音樂家；我擇取前一途，所以我有更多機會接近自然，奇怪的是我也和你一樣愛上了自然。可是，如今自然正開始拋棄我呵。

明天星期日，希望你來看我。

你的筠夜牀上

夜半，下的浙澀的細雨。

冷颼颼的濕風透進，我嚐到不寐滋味。在牀上輾轉着，我替筠祝福；雨聲開始敲碎我的心。

北京城的風雨，滴滴全含有淒涼古意。那城牆宮壘，在現代物質文明中自驕的瓦屋矮簷；兼或小販的吆喝聲，每一處極小部分，皆有他難得歷史性的。

早晨，我僱車由宿舍到筠的家。

天陰沉沉，彷彿人類希望將永遠絕滅了。驟寒的天氣下，稀少行人把頭縮到腔部寒凍着，身穿帶號碼藍坎肩的洋車夫，無精打彩，用拖泥帶水的步子前行，推水車的壯年漢子，依然奏着不合諧的音韻。……

宇宙彷彿更寬大了些。人，則越覺渺小了。

有不按時規的暗曬公雞叫聲。

電車只管響鈴，載着空洞車輛穿插在街頭，沒有人管。

一切呈現人眼中，皆一色的荒涼。都市不景氣，染到了每個角落裡……

東城××胡同，××號的門牌；是筠的家。

綠色的木門開了，那便是一條石砌的曲道。進了圓過門，兩旁有走廊，當中且有一個不小庭園。有亭子，有石桌椅，有透黃凋零的樹木；有已開雜色菊花。

我無心再流連，便被讓到客室之中了。

筠的弟弟昨天自燕大進城，預備乘下午的汽車回去。我們約畧談了談功課；說到某個教授乖戾稟性，今年有幾個新來的學生，因為太趾高氣揚而被「斃屍」。某校的皇后，某校的校花，某校的风頭人物的傳言私事……全成了談料。他說到姐姐還沒有醒，便又站到窗前看雨落。

暫時的寂靜。

隔壁有笛子的聲音，且有一個老人隨唱着崑曲。

我聽出，那正是「彈詞」上的「七轉」。

破喉喇，馬鬼驛舍，冷清清，佛堂倒斜，三代紅顏爲君絕，千秋遺恨滴羅巾血。半行字，是簿命的碑碣，一坯土，是斷腸墓穴。再無人過荒涼野……

「秋風雨已够讓人消受的了。再加上這凄切的「彈詞」，且有着大江東去的豪壯」。我對筠的弟弟說。

「想不到您也憶崑曲。家父自江蘇任下後，常常高歌自娛。這在老年人未必不是一種消遣的。」
我們相對扯聊一會兒，有個老侍媽走進來。

「老爺，小姐醒啦。請×先生過去！」

筠和我認識是在兩年前。她的家我去很多次，但她的臥室我却是初度踏進。

走廊的盡頭彙左拐，上了石台階，有間明亮如會客室的堂屋，內裡是從西洋的裝飾，有沙發，鏡亮矮桌椅。對面有扇玻璃，玻璃外是一片磚牆，雨依然下落。

屋角且掛了隻鸚鵡，正低頭在銅架上打着瞌睡。

牆上有筠畫的工筆畫；是我題的——「恁西風輕薄，紅顏飛向天涯」。——一個少女正依窗外望，紅葉片片的落着。

右邊小門內，便是筠的臥室了。

筠的弟弟到市場赴約聚餐去，我尾隨侍媽，輕輕進入。
我覺得一股寒氣由腳部升上來，我覺得冥暗中一個未來時光老人窺息我，辱罵我。我彷彿變成孩提，可是我懂得寂寞的多麼可怕；我的理智沒有了，情感只剩下稀薄的悲哀。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哭。

筠不像我理想中那麼憔悴；豐滿的面型，淡紅的雙頰。眼邊是黑大迷人，只略覺空洞罷了。

我走向前去，站到她的牀邊。她向我微微一笑；是的，她那笑簡直像啟發我智慧的金鑰匙。我感到區區幾十年人生過程中，苦淡味道真太多太多了。

我不清楚這是屬於那一種情字的綜合；是喜？是悲？是欣樂？是傷感？我總像失了禮儀，我才體會出少帶來一束鮮花。
侍媽奉上一杯茶，便退了回去。我坐在小沙發椅上。

屋內只有我和筠。她目不轉睛注視我，我以曠曠神色去量察這美人兒的綉屋。

一張鐵亮的軟牀，地下是淺綠色地毯。牀頭早窗，窗上被蒙于一襲淡碧色的紗簾。窗的那邊是穿衣鏡，和貯存衣飾的立櫃。牆也是粉為綠色，加雜着綠的圖案花紋。上面掛着筠的大小像片。

雨的殘滴聽得很清晰。靜，難耐的清靜呵。

「燕，把椅子拉過來坐。」

我移坐到她的牀邊，低下頭吻着她的臉和唇。

「燕，明年我們結婚吧。到江南度蜜月去。」

「我帶你去青綠水青山，看夕陽紅日。一個畫家是應該多得些自然秀統之氣的。」

「怎麼，我不願再住北方了。」

「北方的黃沙够膩人。」

「我偏偏會生病，像病嗎？」

「你臉色很好，不像病。」

「但頭不是病就好了。」

筠的母親來了。由這老婦人臉上的皺紋，我可以窺出她以往是怎樣一位貴婦。如今老了，老是可以使人微薄寒儉的。我們談到天時，說到筠的病。我想起筠曾說過她母親固執個性，我留心觀察，我覺得尙十分和藹。這屋中空氣一霎間極爲溶合，筠也彷彿接近愉快的歡樂了。

那一天我是被留和筠午餐的。

餐後，筠的經神更興奮。好在屋中只有我們兩個人。我用手摸着她，她狂歡如一個孩子；見了久別的親人。但，我總像銀灰色外面罩了一層金光。有不自然的暢快在外形上流露着，內裡有點兒寂寞，有點兒哀愁。

筠從鴨蛋青色的綢被中爬出來，讓我扶她依窗看雨。

她穿着紫條短睡衣，頭髮被白色絲帶纏繫着。赤腳穿上綉花拖鞋。

雨是沒有看見，因爲停了。但在我回憶中却意外多了一頁「慘扶美人望秋雨」的圖意。

我從筠的家中拜別出來，已將近另一個夕陽黃昏。

灰雲已經逝去，天上一片清澈，襯出了自然的荒涼。

風瑟瑟的緊了。不多的黃葉開始狂吼的舞落下來。北京城有人放出白鴿子，在半空中噹噹響着哨笛。

行人全像漠落的征夫，蹣跚踏上他們走不盡的路。

屋簷下，老樹上的葉滴，點點下落。風又颯的一聲捲過去。

西方微紅；雜色的雲霞幻變着。

我抬頭，看見一彎將隱的五色淡淡長虹。

(四)

筠寫信告訴我，她適時地搬入醫院去，那幾天我正忙着一個特殊心理考試。到協和醫院去看筠，是星期日午後。

北京城正下着第二次大雪。

雪片像一團團棉花往下落。枯枝，北風，厚白的積雪，白茫茫無邊。把北京城點綴得毫無生氣。天是鉛鐵色，也和鉛鐵一樣沉重壓到人的頭上。

我坐到帶棉蓬子洋車裡，兩隻手揣到大氅口袋內。風把雪片吹進來，自己噓氣也成了一股白霧。能張望到的那一線景色，灰

白死寂得讓人發愁。

如沙漠中駱駝的車夫，拉着，一顆輕快的心，送給另一個美麗的人。

一條街，一條街。焦急使我火燥。終於看到柏油路旁那巍然如宮殿似的建築。醫院外面靜，裡面更靜。辦完一切應有手續之後，便隨着詭去到筠住的××號頭等病房。

狠心的時光，人生……

上帝作證，畢現眼前躺在牀上入睡的少女就是筠嗎？她怎麼變得這般快，瘦了，弱了。她已不是我記憶中的筠。難道我走錯了屋子，是這個少女嗎？曾把持住我一頁粉紅色的生命……

我祈禱冥冥中神靈，可憐可憐我們吧。

我看着我頭髮零亂，閉眼入夢憔悴的筠，悄坐在牀邊。

一刻鐘的靜默。我私自立了個心願，爲了筠的健康，我可以犧牲我一切幸福。我可以皈依釋迦，我可以望彌撒，可以作基督的信徒。設若操縱人間萬物的是個神，那麼請偉大神靈應加給筠肉體上的痛苦，全數賜給我。

筠微微把眼睜開，惶怛而朦朧的瞟着我。力，力量在她已是一絲不存了。她張嘴喘吸着。

「筠，是我。認識嗎？燕來啦！」

「什麼，春天了。」

「沒有，不。你清楚看看，我是誰。」

她把眼睜得更大了些，用思慮心情察視我。

「哦，你。燕，燕……我怕，……我怕以後永遠不會再見你了。」

「筠，別傷心。我不是正在這兒嗎？」

「是夢是真？我們這是場夢。」

「妳慢慢會好的。」

「你……你……燕，別說謊吧。」

我幾次想抑止住流淚。但有幾萬支帶着回憶悲哀毒液的利箭，接連刺過我的心頭。我哭了。淚掛在眼邊，如一串串明珠。

筠可沒有注意。

「明年，對啦……明年……我願你陪我去看玄武湖……莫愁湖……」

她又深深喘上一口氣。

「北方我可膩了。醫生說我的要動手術……我怕刀……」

我低頭，用手絹蒙住眼，諦聽着如風音的獨語。

「燕，呵燕。你傷心，你哭……」

慢慢把頭揚起來，我們眼光相觸成了直線。

筠，淚也流下了。

「我恨我自己，我對不起你。」

「燕，……我會好的……我怕死。我需要活着……爲着你。」

「好好息養吧，別多思。」

暫時相默對，我們彷彿久違的兩個幽靈。

屋裡一色素白，窗外的雪紛紛飄落。宇宙間只剩淒涼素白色了。

「燕，我想把……把我的那隻鸚鵡給你。」

「妳先替我喂養吧。」

「我……想我……的病也許……不會好了。」

筠忽大聲哭起來。看護進來勸我回去，說不要再折磨病人身體，且我們談話過多，實在徒增悲感。據她說，病人已至很危險時期了。

我們永遠沒有能力反抗，任世一切支配我們。

……

出了x醫院，我像遺失了自家的靈魂。

一個人，蹣跚的由帥府園，踽到東安市場門口。

每個爭妍的鋪子，全垂頭喪氣般和天空一樣晦暗。立體的建築；金的，銀色的字匾，也被白雪裝飾上。路上只有厚的積雪，蜿蜒如一條長蛇，懶惰的爬着。

低着頭，路長呢，走吧。

「洋車嗎？」

我方注意到我神色的蕭瑟，把精神斂了一斂。

「北海！」

「您給四毛錢。」

是誰支配我又上了洋車，我木偶般坐着。

車夫把車放下，我看到圍城剝落磚牆。我爲什麼要到北海呢，我正被過往記憶驅使着。

給了車錢，買完門票，雪落在臉上，使我有點清醒。我看到結了厚冰的北海。冰上鋪滿了棉絮似的雪花。宇宙已成爲混然一體，沒有了路。幾個烏鴉，從老樹枝頭捎了雪片，啾啾的翩然飛走。北海荒涼了。北海永遠記留下我一襲輕紗般的夢。但一切是無聲的，一切又無聲的逝去。

(五)

我替筠的病但心懸念，然而時間不給我空閑，我空默默的新禱，願上帝睜開他的眼睛，慈悲我們一下吧。

星期六午飯過後，又去看筠。從北海後門進去，順延那條筆直的道，走到前門。冷凜的風寒下，一個遊人也沒有。陰灰鉛沉的天，北風刀子一樣，割裂了面龐。我急急的，抖擻的由禿山旁溜過；無數排立的粗大空心老樹，佝僂的佇在酷寒裡，曲折的枯枝伸向無望的天，巢棲的烏鴉互相哀然泣喚。這裡沒有明媚駁綴，這裡剩下受季候剝奪後的慘切自然景緻……

積翠牌坊顯出十分鮮紅，却已不太起眼了。但它是托襯冬天的，我們似乎窺見一點欣喜，即如淪亡失望中，我們得見了光明，雖說這光明如螢虫或燐火……

出了門，僱車到協和，焦急煎着我的心，我叨叨的企盼筠能給我意外的欣喜。……醫院到了，進門去，直接進到頭等病房××號看筠。却被僕役阻攔住，他問：

「您找誰？」

「××號的×小姐。」

「噢，搬走啦。」

「噢，快告訴我，什麼時候走的，好了嗎？是不是回了家。」

「那可不清楚，聽說是遷地醫治。」

我又匆匆出來，坐車到筠的家。按了電鈴，出來的是個年邁老僕，我急燥的說。

「我姓×。我找筠小姐，她幾時回來的！」

「噢，原來是×先生，筠小姐還在醫院啦。」

「沒有。我剛去，說已經搬回家住。」

「沒回來，我就不知道了。」

事實上顯然有了鬆圈，我再也無意去猜釋，抱了顆碎裂得萬塊的心回來，鋪牀上就睡去了。我鴉雀飛來好消息，任命運來公斷。

終於在一個夕陽昏暮裡，我接筠的弟弟打來電話；報告我說，他的姐姐業於昨晚在家中去世了，勸我不要太傷心，他早預到病是不會好的，難受也沒有用，他因為忙於一個主要科目考試，明天才可進城……以後的話一句也沒聽見，拿了電話機，我忘了是在作什麼。頭發重，眼前一陣昏黑，幾乎給跌倒了，曳了鉛重脚步走出門，僱車直到東城筠的家。

我坐在車上懷戀的想着：筠是不會死的，我回念筠在我腦中留下的俏麗倩影筠的輕聲淺笑微嘆……待到車到××胡同時候，冬日的落陽已將西沉了。

筠家中的大門，正半開着，靜悄悄的沒有人影。按了好一會的電鈴，紆紆走出的却是那個老侍媽，她直眼睛我，驚訝的說：「噢，您！您怎麼知道的，來得不湊巧，剛嘆氣。」

「妳是誰？筠小姐？」

「可不是，小姐臨死的時候還哭着喊您呢。」

「我去看筠小姐，快，別管我。」

「那不行，可不行。太太有話，不讓您進門……」她慌張的用整個身子擋在我眼前。

「爲什麼？」

「太太說筠小姐是您害死的……」

「我？」

「對啦。說是您，留給我們話，不認識您，您來啦給趕出去。」

這時間我已立在門內了。我不斤斤計較這些瑣事，鳳去樓空，我還對這個綠色門樓有什麼留戀。我幽心的還是筠的最後消息，掏出四塊錢，塞到微笑老侍媽手中。我開了口。

「你們少爺怎麼打電話告訴我，昨天晚上死了呢。」

「唉，那是老爺怕他傷心損誤功課，才說的謊話。」

「我到醫院，醫院說搬走了。到這裡，又說不知道，妳仔細細把筠小姐死的前後，說給我聽聽吧。」

「您不記得最後一次到醫院嗎？您走後筠小姐哭得淚人似的帶過去。找大夫來看，說人是一點望也沒有了；說什麼神經刺激過分只好慢慢等死。太太真惡啦，知道您剛走，可把您狠成什麼似的，說筠小姐的死，全是您害的……」

「醫院也不願意看一個不能治好的人，在病房裏活活死去，勸太太把筠小姐移到家來靜養，如果沒有變化，還可以勉強治……」

「唉，筠小姐對您那片心，真沒法說。天天沒黑下沒有白天的曬您名字。回家來，病像是減輕了，晚上也可以睡覺，夢裡還沒有忘了您，又哭又喊的……」

「這幾天，臉上顏色也挺好，簡直不像病樣。我們可全担了心，這是迴光返照，從昨天晚上情形就不對，一直挨到今天剛喘了氣。您來得可湊巧，還沒裝斂呢……」

「不，不行。我要看看。」卜我急忙的說。

「我看您也不用進去看了。人已經死去，何苦再惹閉氣呢？」

「筠小姐可留了些什麼話？」

「您不問，我差一點忘了。她說她那幾張大像片送您，說還有多少封您寫的信，伴她入葬……說您負心，連看她一次全不看。喲，還說，她那隻紫鸚鵡也給您呢」

「那麼，妳趕快替我拿出來呵」

「您別着急，聽我慢慢的說呀。信和像片，筠小姐剛閉眼，太太全給扯得粉碎了，可憐那隻鸚鵡也讓太太給摔死……」

「一點留念，一點痕跡也沒有，我心愛的筠便這樣和我訣別了。我的心被絞裂還痛。眼淚一滴一滴流下了。」

「您別哭，別難受啦，人死也不會再活，多到筠小姐的墳上看看陪陪她，也就算對得起了。」

「妳知道墳在哪兒？」

「可說不清。少爺一定知道，您問他去好了。」

「什麼時候出殯呢？」

「老爺說不要太鋪張，買口好材，有塊好墳地就行了。說小姐生前愛靜……對啦，說在城外，什麼地方呢……反正離香山不遠。」

「唉全是想不到的事！」

「命。全是命，多麼好的一位小姐……」

含了淚轉身回去，暗沉的冬夜，漫天的撒下煩惱的灰網。路上行皆似為冷氣凍結了，繁華的街道變得極清靜。失去大都城應有的市聲。

幾輛汽車在路旁徘徊着，警察不耐煩的閑話。

我不明白人爲什麼要呼吸，就和我不知道向哪方走一樣……

(六)

北京城，塞外的沙子捲進來時「春」就到了。實際上連一絲春天影子也沒有。

黃風拉起幃幕，路上的行人全像被黃土捏成樹枝或咬的蠶叫，宇宙迷茫得讓人頭昏眼花。黃色的天，黃色的地，黃色的城黃色的風，從外蒙古飛來無邊的黃色沙浪……萬物都受了黃色洗禮，呼吸在黃色的朦朧中。

筠，永別我無聲無息的將近四個月了。

我永遠銘記着筠的話——未來日子是長的。如今可長得讓人發愁呵。

春天是迷人的季節呢，在我只有傷心。

打電話約好筠的弟弟，在香山公共汽車站邊等我，預備星期日早晨一同到筠的墳上去。這一回可沒有忘却買束鮮花，記得筠最喜歡我那條紅領帶，也打好了。

那是不易見到的無風天。

從西直門上公共汽車。車上人不多，緩緩向前行去。

一片蒼黃的原野，翻鬆的土地，漠漠的藍天，天上不時掠過白色浮雲。

有騎自行車遠足的學生，在樹幹下休息。且用枯枝攪動溶化不久的溪水。身穿大紅布衣的村姑，用嘻笑的臉子目送着車，質樸的鄉人，忙碌的爲生存掙扎。城外春天已嫻嫻來了，我看見隱約點點微紅待放的桃枝，幾株嫩柳，也開始抽芽。飛，飛，兩旁景物匆匆由眼前飛去。我只空空的往外看，我沒有被春天的嫵媚誘惑住，我忘不了那個比春天還嫵媚的人。

車到海甸，下去了一大半乘客。受了城市繁華波及的海甸，爲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證實了它的興盛。林立的雜貨舖，布舖飯肆……物質文明盜去多少人類淳實；大減價的布幌隨風招搖着，且有幾家商店，播送留聲機唱片，引得路上的大人稚子，皆揚頭嘻笑的聽着，懷疑着。

離開這城外唯一的小商埠市街，車便加起速度，車窗透進猛急的春風，吹散我的頭髮，我便無心道旁景物，悄悄兀坐，任汽車一站站的停下，又飛去。

車在燕大門口停着時候，上來幾個穿了新裝的女學生，多麼活潑的青春顏色，在我眼中展開一片新春的影子。放肆高聲的歡呼着，且毫無顧及的互讀互謔自己的意中人，露出微嗔或會心微笑；彼此又約定關於「吃糖」的時髦問題。好個玩笑似的傷感引導，我的頭低得更低了。無數綺麗記憶在我腦中泛現，又淡然失滅……

聽說車到了玉泉山，我拖起頭隔窗望去，眼前是一派含愁微紫的春山，那座塔，在山上依然抗衡無情歲月，看看天，明明得的無際光亮流水。一個女人用驚訝口氣說：

「今天的天氣真好，我們的運氣！」

到達香山，我的憂鬱更加重了。下了車，筠的弟弟，正在道旁等着我。打過招呼之後，便由他領我到筠的墳墓，我們沒有話，只緘默的前行。

轉過一條條曲折的鄉村土道，一片廣漠荒野展視目前。無涯的雲天，高高的覆蓋着我們，泥土地邱下兩個黢黢身影。遙遠處整齊羅列的阡陌中，有勤勞的農夫正在播種，忙於春耕。黃色老牛，拉着鋤，斯文的翻鬆泥土……鳥雀兒歡呼飛鳴，織就成無限好的姍姍春光。

終於看見一團青磚牆的墳園，我的身心忽然感到一般難言戰冷，便急急的加緊了步子……在這裡我彷彿尋找到我會遺失的一件心愛珍貴東西，又牽連想到自我手中流過的無數歲月；及不可追的童年，眼內感到一陣酸痛我想嚎啕的大哭。我混身力量失去了，像個癱廢病人。吃力的挨到墳前，看到青磚砌成的圓塚；一塊石碑，上面寫着：

愛女汝筠之墓

我把那束嬌艷的鮮花置放碑前，和筠的弟弟並排站好，恭敬的行三鞠躬後，又垂首無語靜默，我的淚，如泉湧般潛潛流下了。我想起可愛的筠，想起這墳墓中人生前，如今全完了，沒有一丁點兒痕跡？「人」是多麼渺茫的東西。我想起筠微紅的臉子黑長睫毛，比潭水還清亮的雙眸，垂玉的鼻子，櫻紅的嘴……還有那修长身影，長而豐滿的腿……我又想起北海黃昏，筠似乎在埋怨我，但一切皆於一瞥間隱滅了。剩下呻吟，憔悴，悲哀，傷痛……我已經抽噎得不能止住，便放聲的笑了。

筠的弟弟含淚勸我：

「別哭了。人已經死去，慫哭的傷心，我姐姐在墳裡聽見也不好受，擦擦淚吧。眼全滴下來了。」

我用筠給我的手絹擦着眼斷續的說：

「我真對不起你姐姐。」

「唉您好好保養身體，替國家社會作一番有益的事，我姐姐在天之靈，一定會歡喜的。」

「我有好些話要向她解釋……想不到她這麼快就握別人世了。」

「我們坐在墓旁，陪姐姐一會吧。她怪寂寞的！」

便席地傍墳坐下。我想起筠生時會說過的話，她怕朝露，夜露，原野的風，明月，螢火蟲……如今真的便和它們作起伴侶，永恒也狠心揀棄這美麗的人。寂寞已開始纏繞她，自然正虐離她，她想哭已沒有眼淚，她對自己一絲一毫也不能爲力了。什麼是人生，簡直是一串悵感傷名辭的集合體。

我又疲乏的躺下去，把兩隻手枕在頭下，空洞的看天上掠過了春天輕烟似的白雲。

溫和的日頭，無語的就爬上了。

「天已經過上午，回去吃飯吧。」

我慌忙爬起來說：

「再讓我看一看兒，仔仔細細的看看筠的鄰居吧。」

原來排立墓樹的是短矮鬱鬱松林，像一面屏風。還有幾顆疏落白楊，兀然屹立。遠遠站在墳後的，是蜿蜒如線的山影，被蒙在一襲風光下，蒼黃中透出淡紫；偶而也閃爍出一兩點翠綠……四外，依然是綿亘無際的山。好難捺的寂寞場所呵。彷彿隱隱中有筠的啜泣，我又哭了。

再看碑前我剛放的一束鮮花，已爲陽光晒得枯黃凋零殘敗的臥在那裏。我歎息說：

「什麼全完了，晚了。」

「晚了。」

「唉晚了。」

一隻孤單布穀鳥——布穀布穀的叫着，由頭上飛過。

在筠的墓後，我發現幾顆剛茁生的嫩綠小草。

再能消幾日風雨，春天便匆匆歸去，芳草也就萎萎了。

(七)

看小說，覺得事情的發生太湊巧或偶然換了自己身體會出人生的虛幻。我們正替祖先延續一個永遠無盡的故事。但誰能指破一切「真」便是「假」！

是的，人類在時光上所得的功績，永遠是個簡單而又繁雜，不可猜測的「謎」：

爲了筠，我將永遠一個人伶仃的去打發日子，我很久很久沒有去北海了。

某一天，朋友們告訴我，春天已經遲暮，且給我折來一枝北海將落的桃花，我把它高舉着，凝望着，終於枯了。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呵。

可是我忘不了北海會渲染下我一襲輕紗似的哀夢。

未來的日子是長的？

但一切是無聲的，一切又無聲的逝去！

(三十年，春天寫)



朝

露

李 烽

四月下旬的早晨，微風輕輕的，輕輕的吹着。蔚藍的天空，飄浮着羽毛船似的雲，一片，又一片。

我走過景山東街，正要往沙灘那面去，偶一回頭，西來的一輛人力車上的影子驚住了我的脚步。顯露在烏黑光亮的髮下，那異國風韻的面孔，罩在一件浮着一層霜白似的草綠色的軟袂袍下，那具窈窕的身材……「啊！真像……」車子走過我的面前，她用左手擦了一下鬢髮，左手約指上一顆石榴紅色的寶石，她那雙展合着一排濃密睫毛的眼睛，在我眼前閃過去了！正是，正是咫尺天涯七年未見的瓊嫂。我全身的血液剎那凝聚在我心頭，望着漸漸小了的消失在北池子樹蔭裡的车影，我始終沒有勇氣追上去說一句話。

九年前，那時我是個好玩好開的孩子，羣表哥——是母親義姊的兒子。——從江南故鄉裡來，那年秀姊剛剛出嫁，便收拾了秀姊的臥房叫

羣表哥住下。

羣哥二十四歲，有一具健壯的體格，端正的鼻子，黑晶石一樣的眼睛，有一點稜自泛溢着熱情的嘴。我那時候不懂得什麼是美，常常聽得母親，姑姑們讚賞着羣哥是一副「英俊」像貌。他很沉默，雖然也常愛說玩笑話，但總是坐在房裡看書的時候多。同時又把比他小十歲的我看成極小的孩子，故與我一起時更沒有真正經的話說。

舊曆三月的早晨，我那天起得特別早，不知怎麼拿了一把口琴到院中廊下練習吹單音。

「昭兒！這麼早吹什麼？大家都還睡着哩！」母親擦起窗簾對我喊。

母親斥止了我，我很不高興，走到外院，立在階前看着天上飄渺的朝霞。

「昭妹！別生氣了，咱們到公園去玩，丁香花正開得好！」羣哥

然背後來指着我的肩說。

「這時候太早吧？」

：「早去早回來，別換衣服了，免得驚動他們！」

我和群哥去了，清晨，丁香花的香氣在微風中，滲過來綠的葉子，與的丁香，有活潑歡快的氣氛，有安謐憂鬱的氣氛，小巧的十字形的花瓣，盈盈的。向人倩笑，我想摘。

「喂！不許，人傢牌子上寫着『禁止攀摘花木』」羣哥按住了我的手臂。我只好放下，默默跟着他，橫斜搖曳的枝葉外，我看見了一個纖細的人影，她正在用那隻白皙的染着紅指甲的手摘花。我想告訴群哥，却見群哥正凝目望着那美麗的影子，半天，半天……

「哼……」我閉着嘴，夾着鼻音笑了！

：「笑什麼？」

：「我沒笑啊？」

那女郎聽見聲音，轉過臉來，是一張瓜子形的面孔，下頰却不是太尖，有一點方方的，眼睛不太大，且是單眼皮，不過極深，極黑，睫毛也極長，那雙眼和兩片微翻開的花瓣似的嘴唇，洋溢着異國風度，看見我們，不好意思，臉紅着，整理了一下肘灣間放着的大束丁香花，低着頭穿過花徑往北去了。

羣哥不自禁的向北走去，我暗暗好笑，跟着他。前面那嫵媚的影子，踏着一雙白鹿皮的高跟鞋，輕捷的，柔美的姿態，像燕子，像蝴蝶，像三月的藍天下微顫着身子的丁香花。後面一高一矮——羣哥和我——跟隨着。別人想來我們是如何的無賴吧？可是，我了解羣哥，他絕不是那樣的，他一向自尊自重，且他的感情之流也絕非投石可激的。他迷戀起這麼一陌生的影子？是的，我也有點迷戀，這丁香花那麼靜穆優美的影子。

走到圖書館時，我拉了一下羣哥的衣角，

：「羣哥！別傻了！再走快出後門了！」

他立在那兒，沒回答我什麼，却不再往前去了。滯過後面柏林的金色輝煌的陽光下，那窈窕的背影愈行愈遠了。

：「羣哥！看太陽都這麼高了，一會兒媽媽起來找不着我了，走吧！」

……

：「走吧！我回家想法子找秀姐夫去，他認識許多人，也許就認識她。」

羣哥悵悵的和我回去了。對我頑皮的態度也沒反抗的表示。

以後他變得比以前更沉默，也更愛想，不喜歡同大家在一起。坐在窗前看書，有時候，便打開窗子，望着窗外。窗外一棵梨樹，那縹緲的白花，陪着羣哥寂寞的心。……

日子匆匆的過去了，春暮了，雨夜裡，落花瓣貼在群哥臥房的階前，如厄厄和淚的同情貼上了那哥寂寞的心。

日子匆匆的過去了一團團的柳絮隨風飛起，飛過羣哥的簷下，擦動了羣哥的相思，隨着飛絮，捲着那相思，一團團的向天涯去了。……

他常立在天井裡發呆，望着天上的雲，池中的花草，缸裡的金魚。那天，母親問他：

「羣哥兒！是回家了就回去一趟再來玩，若是下人伺候得不週到，兄弟姊妹有得罪的地方也盡管說出來。你媽媽總說你老實，果然總是這麼斯斯文文的，不說一句話……」

：「媽媽真是太多心了！媽媽這麼關心我，弟弟妹妹也把我看成一家人一樣，我怎麼還會想家？至於下人們，那更不用說了，在家裡百事都是我自已下手，也沒人伺候，又怎麼樣呢？」

：「那你別這麼不高興啊！天氣還不太熱，早早晚晚也可以跟弟弟妹妹們去玩！」母親又這麼說了。

：「天氣倒還不太熱，只是羣哥的用情太熱了！」我忍不住這麼

插了一句嘴。

：「昭兒又在說什麼？」

：「哥哥哀求的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沒答母親的問話。」

：「今晚上陳六孃家裡給他們老太太辦壽，你也去看看熱鬧，聽兩齣京戲吧！」母親一面這樣勸着，一面向上房走去。

：「謝謝姨媽！我與陳六孃才見過面，不熟識也不好意思去得，在家看看書吧。」哥哥的聲音低得快聽不見了。

那天晚上，母親逼着我穿了一件眩目的閃着絲光澤的嬌紅色長衫，去陳家作壽。去得已經不早了，賀客真多，只聽見六孃給母親介紹什麼何四奶奶，張姑太太，楊家新少奶奶等等的，母親也叫我行禮，弄得我極不耐煩，坐酒席時，和六孃家的瑜姊琪妹在一起，還比較高興一點，杯盤交錯的燈前，那銀絲，金紅，淡青，牙白各色華麗的衣裳，塗得鮮紅的口唇，貝殼般的抹了蔻丹（那時是最流行的指甲油）的手指，紅的寶石，綠的翡翠，黃的金環，白的珍珠，耀眼的金鋼鑽，……這一切窮奢極侈，浮華流俗的表現，爲我一向最厭煩最卑視的，弄得我頭暈了，沒等鮮果上桌，我便放下了筷子，溜出正廳。庭院裏，轉就要開台了，我聽得無處躲，拿了一柄毛扇坐到廂房裏去。

：「昭妹！我找了你好半天，却躲在這兒睡，虧你睡得着，這麼纔鼓噴天的。」朦朧中聽見瑜姊喊着進來。

：「別叫我，今天起來太早，叫我睡一會兒吧！」

：「不許睡！今天是阿婆壽日，大家都要高興才行。」

：「高興也是勉強得來的麼？我不要聽那什麼鬼戲！」我懶倦不過，就不能再平和的說話，吵起來。

：「不要急啊！起來，我給你介紹一個好朋友！」到底是瑜姊年紀大，肯寬讓，我不好意思再執拗，爬起來，揉了揉眼睛。

瑜姊那天打扮得特別漂亮，淡紅條紋的長衫，襯得她的臉更白了，也不顯得太胖，雙垂的兩條大辮子烏黑黑發着油亮，兩隻標準的「

杏核眼」在圓圓的臉上活動的流盼着；我覺得她長大了。

：「看我作什麼？不認識嗎？」

：「給我介紹什麼朋友？」

：「一個美人。」

：「比你還美嗎？」

：「當然啦！我也够得上一個美字！」

：「走！不美可就是你騙我！」我才跳下了床。

瑜姊帶我繞到後院涼亭裡，一個憑窈的背影憑欄立着。清風伴着她，月光洒在那削得端正的肩背上。

：「玲姐！給你介紹一個小朋友！」

那位小姐轉過身來——月的清輝下，向我望着的長睫毛的雙眼，如一片被指甲從中輕輕劃破成兩片的花瓣似的嘴唇，穿着鬱鬱紫丁香色的長衫的影子。

：「呀！」我脫口喊出了這個字。

：「原來認識的嗎？」瑜姊問。

：「不！好像遇見過。」我這麼答，其實我看清楚了這就是使羣

哥哥朝暮慕懷戀的人。

：「這是玲姐，我媽媽新認的乾女兒。這是我伯母的女兒，你就

叫她昭妹。」

：「您怎麼不去聽戲？」

：「我不懂，也不愛聽，所以一個人到這兒來了。」她答，聲音是圓潤，洪亮，甜蜜的。

月的清輝下，她憑欄站着，那月光輕輕流下她的肩，臂，順着她細長的手指流到亭欄上，流入小溪裡去了，她默默的面對着月光，終未說什麼更多的話，可是並未使我感得一點凜然的傲氣。我坐在亭裡，躲在黑暗的角上，望着她；她那高貴又溫柔又超絕的姿容，吸引着。我。「紫色丁香花般的衣衫裡一定裹着一顆抑鬱的心吧？那盈盈在月

下閃着的眼眸上總像滾着淚珠。」我這麼想着，看瑜姊站在她身旁一比，真遜色多了。如果她是月，瑜姊就像星，不，連星也不能比，瑜姊就像園中懸結的燈綵，一切客人都像那懸結的燈綵，他們發着幽暗的燭光透過赤紅的紗罩，變作昏迷不醒的窄小的光亮，作庸俗的點綴；還不及月光的清純，高潔，偉大，豪放。

：「你們怎麼也不說話？等等，我到前院去拿點點心去。」瑜姊這麼說，說着向亭外走去。

：「把琪妹叫來吧！」瑤姐說。

：「她是個戲迷纔不肯來呢！」瑜姊說着走遠了。

亭子裏只餘下了我倆。

她仍然憑欄站着，却不再仰視月光，而俯首向着流水，向着那一串串昏暗的紅燈。我不再在亭角藏着了，慢慢往她那邊走去。

：「瑤姐！你什麼這麼發愁的樣子？」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愁啊！」她驚喜我這第一次談話的第一句話。

：「你一定不記得了，三月裏一個早晨，你在公園摘丁香花來着……」

：「對了！啊！還有一位先生同你在一起吧？」她的眼睛裏閃爍着過去的回憶。

：「那是我表哥。」

：「哦……」她的心如沉浸在一片往事中，她過往的生活中一定有甚麼傷痛吧？」

：「瑤姐！你真像一個月亮啊！」

：「比月亮更清寒吧？」

：「你的心的像那白蓮花一樣吧？」

：「比蓮心苦得多了。」

我們初次的談話就是這麼奇妙的開始了，我以了解她自居，她也

總把我看成對她很了解。我們談了許多家常事，我知道她有一個母親，一個大弟弟，一個小妹妹。家裡很窮，她在藝專學西畫，母親勉強供給她，希望她將來負擔起整個家庭的責任。

：「你怎麼認六姊作了乾娘？」

：「在一個劇社認識了瑜，她帶我到她家來，乾娘很喜歡我……」

：「瑜姐！我也很喜歡你，你以後到我家去吧！」

：「好……」

瑜姐跑着來了，手裡提了一個大食盒，氣喘喘的，

：「你們猜我怎麼去了這半天？魏家新姨娘來了，媽非叫我陪她談談話。」

食盒裡有很精緻的巧克力糖，玫瑰餅，蛋糕，咖哩餃，瓜子……

……我是很愛吃零食的，可是那晚盡望着瑜，盡付度她的心情，家境，在我面前恍着她的影子，我沒吃下去什麼東西。

她很早就回去了，分手時我囑她到我家玩去。我和母親半夜才回家，我想如果哥哥已經睡了，就把他叫醒，一定要告訴他。

進了家門，我先往裡院跑，群哥屋的燈熄了，窗戶却開着，月光照得屋子裡很亮，床上沒有人。我轉身望見庭中魚缸旁邊站着一個高大的人影。

：「猜我今天認識了誰？」我三步跑過去，一掌打在群哥肩上。

：「啊呀！嚇了我一跳！什麼事這麼大驚小怪？」

：「認識了一個大夫。」我俏皮的說。

：「什麼大夫？」

：「專給你治病！」說完我就跑了，「先叫他問一問吧！」我這麼想着，沒告訴他。

幾天裏，我見了羣哥，我總對他笑，他或者能明白。

x x x x x

瑤姐和瑜姐來過兩次，我給他介紹了羣哥，羣哥的臉不再陰沉了，常無言的笑着。

瑤姐自己又來了幾次，我和羣哥和她一起玩。羣哥不再沉默了，她一走，便與我談她的事，我把她的家境告訴了羣哥，還告訴羣哥，她愛畫，音樂，戲劇，她有很高的藝術天才。

瑤姐後來又來時，與羣哥談得很相投，他們在一起，我借故躲開，他們也就不再找我了。從此瑤姐的一切事，反要羣哥來告訴我，他比我詳細多了。

秋深時候，天寒了，大家都在上房吃飯，那天飯後，母親請一家人去聽戲，沒請羣哥，母親自己也沒去，我是一向不聽戲的，便在羣哥屋裡看瑤姐給他的像片，羣哥把我看成小知己，瑤姐的信也給我，是清秀勁拔的字，寫在白紙上，每封信幾張白打字紙都在紙角上用不同色的絲帶結一個蝴蝶結子，把信紙結在一起。那淡青色，淺紫色的結子結住了羣哥的心，瑤姐真是穎慧的女孩子。

：「何少爺！我們太太請您。」宋媽進來說。
我不知道是什麼事，跟了羣哥去了。

母親坐在屋裡，燃着紙捻，吸水烟，臉上有憂慮，莊嚴，煩愁，慈愛各種感情的絲扒滿着。我們進去了。她指着茶几旁的椅子叫我們坐下，只亮着一個台燈，光線真暗。

屋子裡靜悄悄的，母親的水烟袋在「咕嚕，咕嚕」的響。

：「姨媽！您叫我來嗎？」羣哥問，宋媽倒來三杯茶。

：「是的，我抽完這袋烟，再對你講。」

：「……羣哥偷偷看了我一眼。」

「羣兒！聽說你最近和瑤小姐交往得很近，有這回事吧？」

：「是的，姨媽！她很喜欢我，我更喜歡她。」羣哥的回答令我
又驚又喜，我爲他的勇氣，堅強所興奮了。

：「可是，孩子！六姨說她是又愛演什麼話劇啦，又愛跳舞，唱

歌，一點也不是個安安靜靜作姑娘的樣子。」

：「那是她喜歡的東西，可是她並沒因爲作這些事而損失了她的品格。」

：「最近瑜兒告訴我，你們熱烈到快要訂婚的程度。」

：「是的。」羣哥肯定的答。

：「羣兒！我不是你的父母，可是看着你長大起來的，……」

：「姨媽有什麼話，請說吧！我都可以安心的聽的。」

：「你知道你娘給你訂了婚嗎？」

：「我知道，在我十歲的時候，那個婚約我不能承認。」

：「你知道，瑤小姐家裡很窮苦，她嫁一個人，這個人是要能養活她一家人的。」

：「我可以。」又是一句堅定的答話。

：「羣兒！你不要這麼固執，背上了家的担子，可是一輩子也翻不過身來了！」

：「羣兒！你不記得希華叔爲了自由婚姻與家庭斷絕後來咯血死去的事麼？可憐他那麼一個有能爲的青年，死的時候才三十多歲，丟下了兩個孩子……」

：「姆媽！別說了，我怕聽。」在我腦中映現出希華叔瘦弱的影子來。

：「你爹娘是鄉鎮住慣的人，比我這思想又腐朽多了，你如果不履行小時候訂的婚約，恐怕至少要供給你經濟來源的……」

：「羣兒！瑤小姐也並不是十分好到能值得你這麼犧牲的吧？希望你再三想想，不要遲了後悔。」

……
屋子裡靜悄悄的，母親又「咕嚕，咕嚕」的吸着水烟，羣哥靜靜

坐着，以手抵額，臉上仍然是堅決，平定，他的意志絲毫未受擾亂。我担心。望着他，我的心中暗暗鼓勵他，得到玲姐那黎美麗，溫柔，天真，熱情的女子作妻是可付與絕大犧牲的，況且玲姐的聰穎與天才都足以助展羣哥的前程。

：「況且，最近你爹爹來信說今年年底要給你完婚了……」
：「真的嗎？這是……」羣哥憤怒，驚懼的黑晶石的眼睛在暗暗的光線中，睜大起來。

：「你爹原囑我莫早告訴你，但是你近來每天要與玲小姐在一起，我……」

：「不，姨媽這麼明白的人，早該告訴我的。」羣哥的聲音極了，痛苦咬着他的心，鬚下一根一根筋暴起來。

：「怎麼樣啊？群兒！想想究竟怎麼樣？總還是不想叫老人家太傷心吧！」母親的語調，非常柔和，可是在這時候消失了她柔和的力量，輕飄飄的，如一根雨絲，在沉默中飄，飄，落下來。

羣哥用牙咬住下唇，低着頭。

：「姨媽！我要爲羣想法子，我決不能和家裡妥協的！」半天，羣哥用斷然的聲調說出這句話來……母親嘆了一口氣，我的心沉落在悲憤與喜躍的矛盾中。

那夜，我見羣哥的房裡一夜都明晃晃的亮着燈，我還聽見他的皮鞋在院中石道上輕輕的響，我也一夜沒睡好。

此後，羣哥每天早出晚歸，我看不到他，想打聽他們的事也無從打聽起。母親不能原諒他，說他荒唐，說過他三四次也就不再多說一句了。

聖誕節前夜，羣哥搬走了，臨走時寫給我一個地址，並且說聖誕節最好到他家去。

x x x x x x x x x x
：「啊！昭妹來了！歡迎得很哪，我們這麼久不見了！當我在聖

誕節按照地址去訪問羣哥時，隔着白縐紋紙的窗簾，聽見玲姐喊着，她一面跳下石階。拉了我的手，屋子裡陳設極簡單，壁上掛着玲姐畫的油畫：一張捧着白蓮的少女像，一張碧雲寺的寫生。衣架上掛着西服，還有玲姐的棉袍。我立刻明白了。

：「群去買茶去了，他說天太冷不叫我去。昭！我們結婚了，這就是聘禮，你一定會同情我們！」玲姐伸過她纖細的手來，那白色的手指上，戴着一個石榴子一般紅的，亮的寶石戒指。

：「這些就是嫁粧。」她又伸出右手指着屋子裡兩張椅子，桌子，做飯的傢俱，當我看見那凍了冰的大水缸時，我倆都不自禁的笑起來了。這是多麼有趣而幸福的結合啊！

羣哥回來時，手裏提着油瓶，紙包，茶籃子。看見我，急急放下了茶籃，跑來和我握手。

：「昭妹！姨媽好嗎？她老人家生了我的氣，再也不會理我了！我想媽她們也許就快知道了這件事吧？」

：「不！媽媽只爲你担心，沒生氣。你結婚也不請我吃喜酒，可惡！」

：「那兒有喜酒，傻孩子，以後衣，食，住都要發生問題啊！」羣哥笑了，這笑裡有點酸澀，有點苦。

：「群哥！找到職業了嗎？」

：「下學期，寒假以後，可以找到一個圖書館職員的位子吧？」那天過得很高興，玲姐曉得一手江蘇味的好菜，我又去買了許多栗子，柿子，可可糖。我們吃着又看玲姐教群哥跳舞，晚上下了大雪，他倆披了大衣送我走回家去。

寒假我隨媽媽到鄉間住了一個多月，來上課時已遲了幾天，那學期功課特別忙，我也不能常去看他們，只知道羣哥每晚都在奔勞！白天去園，晚上到夜校去教英文！他担負起兩個家，五口人的衣食費用，玲姐懷了孕，仍然上學校，兩個人都消瘦得不成樣子，可是，

精神很好，好像極能「笑應艱難樂難此」。黑色的群哥的皮膚，如鋼筋鐵骨的架子，挺在生活的中流，還能在風浪動起時高歌。我欽佩他的苦幹精神，也欽佩能耐勞毫不爲虛榮所惑的瑤姐。

五月節的時候，母親叫我給群哥他們送了牛肉和粽子去。

：「群哥半年沒得爹娘的錢了，過節一定也沒得吃，你給他送去吧！瑤嫂懷了孕，也該煮點牛肉湯喝的。」母親想得真週到。

我去得很早，瑤嫂——我改稱她嫂嫂了。——正在縫一件小衣服，臉上很陰沈的樣子。羣哥坐在床上發愣，空氣有點兒緊張。

：「你們都才起來。」

：「噢，早啊！」瑤嫂說，

：「羣哥還沒去上班嗎？」

：「就要走了！」

羣哥說着拿起了西服上身，拖着慢慢的步子要出去。

：「羣！你別生氣好嗎？我沒法子去分這份負擔……」瑤嫂追上去，咽着淚說。

：「去陪昭妹吧！我沒生氣！」羣哥去了。瑤嫂淌着淚，走回屋中，伏在椅背上哭起來，瘦削的肩頭聳動着，胸部一下下抽登。

：「怎麼，你們吵架了嗎？」

：「沒有。」

：「哭什麼呢？」

：「昭妹！錢不夠用，我又……」瑤嫂說到這兒，「哇」的一聲大哭出來。爲了錢不夠用，就這麼痛心，這麼爲難嗎？真是孩子氣啊！我這樣想着，一面推她的肩膀。

：「瑤嫂！錢不夠用那值得這麼急？慢慢想法子才行啊！」

：「不是，你不知道……將來生小孩要一大筆錢，我弟弟又不

用心讀書，母親有吸大烟的嗜好，我一直瞞着羣哥給她這筆鴉片的錢

現在一天比一天費起來，我沒法瞞他，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當然……要生氣……」瑤嫂斷斷續續的說，我擰了一把手巾給她擦臉。

：「勸勸伯伯戒烟好嗎？」

：「她今年五十歲了，鴉片烟已經吸了不少年，原是爲治病，現在吸上了癮。母親本來是最慕虛榮的，不讚成我與群的婚姻，我怎能再不足她？使她有所藉口呢？」

：「別哭了！羣哥是會體諒人的。」

：「是的，她從來也沒生氣過，多大的事情，也不抱怨，也不責備，這次他是太難過了，也不怪他……」瑤嫂嘆息着說。

：「你別哭了！」我只會這麼勸。

：「昭妹！——你跟我去我母親家看看吧，今天過節，我想買點東西給她老人家。」

：「何必又化錢？這兒拿來的肉多得很，分一半拿去好嗎？」

瑤嫂聽了我的話。

一路上沒說什麼，走到一個大柵欄門口，看着是一個大雜院的樣子，門上有孩子們用粉筆寫的「小三是而子」「我是王八」等等的話，瑤嫂看見我很泰然的樣子，便減低了她的難爲情。拉着我的手向後面走，有的房門口插着五月節的艾葉子，貼着紅紙剪成的「五毒」。走到後院，一個很美的可是極不健康的女孩子向瑤嫂叫着「姐姐」跑過來，看見我有點含羞的低了頭。

進房門後。

：「這是我母親，這是表妹李小姊。」瑤嫂給我介紹，那是一位焦黃色面孔的老太太，比瑤嫂的眼睛大，鼻子也高，年輕時一定是美的，可是現在已經滿臉的褶子了。一種不良的嗜好是這麼毀人的，她的樣子已經絕不像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

：「不嫌髒，就請坑上坐吧！這屋子裡太窄了。」她母親說。

：「伯母不要客氣，都不是外人。」

：「媽！弟弟呢？」瑤嫂問。

：「生氣走了。」

：「又爲什麼生氣？」

：「早晨起來就跟我吵，說買粽子去，還說今天過節他要看看電影，我說他太不懂事，氣着走了……」

：「小孩兒都是愛過年過節的。」我這麼說了一句。

：「那是小孩了？比你都高，今年十九歲了，才上初中二年級，

整天去踢球去，球是他的命，……」老太太爽直的告訴我。

：「若是好好念書，我想法子給他弄錢去，也叫我高興點……」

這麼着，真叫我寒心，怎麼樣？他今年能升班了吧？」

：「他說兩門不及格，誰知道？」

：「媽！您怎麼也不管他？」

：「從小叫你爸爸慣得他那牛脾氣，誰管得了？我這麼大歲數了，身子骨又軟，也沒那麼大精神跟他操這份心。」老太太諍着，就側身向炕裡去拖過來放在炕角上的烟盤子。

：「別笑話，我可是沒出息得很。」她一面點上了烟燈一面像抱歉似的說。

：「伯母大客氣了，……」我是極拙於言詞的。

：「今天羣兒怎麼沒來？」

：「上班去了。」瑤嫂撒了一句謊。

：「小姐！你那表哥可叫我們給吃累壞了，一天累到晚，我這毛病又改不了。爲這他們夫婦倆也生過幾回氣，可是，也怪不得我啊，當初我對你表哥也說過的，告訴他沒有錢不能娶你瑤姐姐，一則瑤姐姐自己是愛美愛化錢的，二來還有這沒出息的母親和弟弟。你表哥不聽……」老太太一面吸着煙，有了精神，向我絮絮無停的說着。

：「媽！她這麼小年紀，您對她說什麼？」瑤姐截斷了她母親的話。

：「那有什麼關係？我看她是個很實誠的孩子，就對她念叨念叨，你不知道我這一肚子委曲沒處說去。」

：「媽若是委曲，我更委曲了。」瑤姐的聲音也是帶着她的酸辛。

：「你有什麼可委曲？」

：「哼！我盼着弟弟能成個有用的人，也好分担一下我肩上的分量，他偏是這麼不成器，我自己在家受苦，省下來錢，供給他，他這應叫我灰心。……」

：「你自己受什麼委曲是你自己心甘情願，說不了什麼，弟弟呢，你父母親就有他這麼一個兒子，也不能太爲難他。……」

：「對了！媽媽倒知道體貼他，可是，太爲難我了。」瑤姐的聲音有點哽咽了。

：「誰叫你是大姐姐呢？就是忍着，也得担載些。……」老太太的嘴很厲害，不過腦筋不清楚。

很重的脚步聲，一個黑面壯的男孩子莽撞的進來了，穿着一條舊藍布西裝褲子，一件白線背心，擦着汗，腳上補了的白球鞋已成灰色了。瑤嫂介紹了，其實，我已經猜到是她的弟弟。

：「媽！買粽子了嗎？」這是他進門後第一句話。

：「姐姐剛來，送牛肉來了。」老太太變成笑臉對她這唯一的兒子說。

他有點失望，翹着一隻腳坐在椅子上。

：「弟弟，今年能升班嗎？」

：「剛才王成告訴我，說不能。」

：「弟弟！你好好念書行不行？」

：「好好念書有什麼用？」

：「你這一輩子就這麼混下去嗎？」

：「哼，那個人不是混？」

：「若想過舒服日子，就不能不好好幹。瑤嫂然在利誘他。」

：「爸爸也沒念過書，可是他在世的時候，也有力量叫咱們長……」

大成人，過舒服日子。」他很有力的舉出證據來抗議。

：「爸爸沒念書，可是他學過手藝，他有專門技能，可是，因為他沒念書，所以才教養出你這麼糊塗的兒子來。不用比爸爸，爸爸那個時代過去了，在咱們這個時代，沒有知識就如同一個瞎子一樣，永遠不會見着光明，也永遠不會得着快樂，你自己不用力量去換，沒人把飯送到你手裡來……」我覺得玲嫂的話對她這個弟弟說來是太深了，他似乎不能了解，他並不覺得有侮辱他的話，也激不起他的憤怒來。

：「哼，群哥都大學畢業了，他倒好好的念書來着，可是，現在他掙的錢也不見得比一個拉車的多。」他又舉出有力的證明來說。

：「你真氣人，那你就打算去拉車嗎？」玲嫂氣極了。

：「你不怕我給你丟臉，我就拉車去。……」

：「算了！不要說了，你們這是大節下的給我添高興嗎？」老太太制止了他們。

：「玲嫂！群哥一定已經回家了，咱們走吧！」我拉起她的手。

：「姐姐！我若真去拉車，可是你叫我去的！」走到大門口，還聽見她弟弟在喊，我勸止了玲嫂的回答，她痛苦的搖了搖頭，對我說：

「昭妹！這就是我的生活環境！」

我沒法安慰她，在我心中起了最大的痛恨，對這壓迫着玲嫂與群哥的更大的力量。

默默的走回了家，屋門仍然鎖着，群哥還沒回來。

沒等群哥回來，我就回家去了，留下他們兩人是比較容易和解的。

寡母住在烟台，暑假我就去他們家玩了。到常見到玲嫂與羣哥的信，除去經濟情形日漸困苦外，一切都還安寧，只是故鄉家中的母親常背着強項的老父給群哥寫信來問問他的近況。

又到聖誕節時，群哥家添了一個小寶費，因為先大營養太不足，

瘦得可憐，是個男孩子，就命名了「小群」。醫生說這孩子太弱，母親要吃滋養食品，孩子也要搭喂代乳粉才行，這唯有富家子才能享受的權益硬派在群哥肩上了。

社會上種種剝削，人情的黑暗，親友的唾罵，最要命的這更重了幾乎一倍的負擔……對於群哥，所得「家」的甜密與溫暖，已很難叫他有心去體會了。我常常拿些好菜食給玲嫂去，又背着母親作了幾小棉衣給小羣。有機會時，也苦勸母親接濟他們一點零用，母親是除却一般慈愛以外，尤其心軟的人，也給過兩次不小的數目，不過，冬天有了小孩，爐火，砂糖暖水袋，醫藥許多額外的費用也加多了，群哥的肩頭也就常常壓着了。

生活真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壓着你去走履步唯艱的路。

x x x x x x x

除夕夜，我與小姑娘到街上去買小臘燭，恍惚看見一個洋車上坐着一位雍榮華貴的小姐，灰鼠皮的大衣，金漆皮鞋，粉色的袍角露在大衣下面，那車子飛跑過去，那位小姐到我面前把臉一偏，我却看清楚了是用脂粉層層遮掩了產後虛弱的玲嫂。我驚訝的呆住了……糊糊塗塗的與小姑娘買了便回家去，「玲嫂爲什麼裝扮得這麼華麗？她用什麼裝扮成這麼華麗？那兒來的衣服？羣哥怎麼能有同行？小羣呢？……」在我腦中起了重疊的問號，而不可拔的釘在我心上的是一種暴風雨的預感。

元宵節夜，大家都着燈去了，我前夜沒睡好，那夜便留在家中，想睡一會兒。正迷迷糊糊睡去時，宋媽進來喊醒了我，

：「小姐！何少爺回來了！」

：「回來？從那兒回來？」我一下從床上坐起，睜着眼睛問。

：「那我不知道啊，手上提了一個箱子，還有行李擔……」

我走到大門前時，羣哥已經提了手提包進來，秀姊的房間一直沒人住，倒沒玲嫂打掃。我莫明其妙，竟一句話也問不出來，羣哥正預來。

備到上房去，

：「姆媽他們看燈去了，只我一個人在家。我止住他。」

：「哦！剛才宋媽已經對我說過了，那麼，上你房裡去吧！」他臉色有點發青，在凍凝的初正的寒風裡，每個字從唇邊抖顫的發出來，發生了什麼嚴重的變故呢？這空氣緊張得叫我害怕。我倒隨着他進了我屋。

：「三更半夜，這麼急，是什麼事？」他坐定後，我問他。

：「一言難盡，」他艱澀的說出這麼四個字。

：「宋媽！沏一壺鹽茶，把太太房裡的藤蘿餅和栗子拿點來。」

我向窗外喊。

：「好，我畧備茶點，要聽你細說分明。」我轉過身來說，想裝出玩笑的口氣來調和一下羣哥恨極悲極的情緒。

點心和茶來了，我替他倒了一杯。

：「不要燈，月亮這麼好。」他命令。

我拉開窗簾，熄了燈。

：「還怎麼佈景法，」我又說了一句挑皮話。

：「昭妹！你若蕪拿開玩笑的態度，來聽，我也說不下去，怕你也聽不下去。」他鄭重的說。

：「好，我不開了，你說吧！」

他坐在靠牆的小沙發上，我背倚了床欄。

：「昭妹！金錢比愛情，什麼更貴重？」

：「這我不能答你，」

：「沒經驗也能答的。你想一下。」

：「當然愛情是無價可估的。」

：「精神上的快樂可以抵償物質生活的折磨吧？」

：「當然可以。」

：「一個人外貌美可取還是靈魂美可取？」

：「靈魂美可取，不過不容易遇到，沒有長時間相處也體會不出來。」

：「瓊嫂是怎樣一個人？」

：「那你不比我知道麼？我覺得她具有兩面的美。」

：「她虛榮心重重？」

：「羣哥，快告訴我怎麼回事，我不耐煩你這麼詰問下去了！」

：「你猜是怎麼回事呢？」

：「不管什麼事發生，總不會打破你們感情的，瓊嫂也不會離開你的。」

：「哈哈……嗚嗚……」他起始狂笑，狂笑未完，又大哭起來。

：「不會離開我，不會離開我，明亮的流線型汽車會載她離開我那兩間破瓦房的啊！」他喊着，嗚咽着。

：「羣哥！你平靜一點吧！我要你慢慢告訴我詳細的情形。我們大家想辦法。」

：「嗯！」他停了一下，又開始說：

「小羣生了以後，家裡的錢特別用得費，她娘家弟弟病了，母親的鴉片烟又是一刻也不能斷的，把她急得不得了，我每天從團回家吃了飯，晚上到夜校去，有時間就寫稿子，我想各種方法，用精神體力換來金錢，減少她的憂慮她在生小羣以前，倒還能與我共處難境，對我溫存體貼，把家裡整理得很清潔，我雖然勞累，可是很快樂，生小羣以後，情形就壞起來了，她被孩子磨得失去了耐性，常向我抱怨，又咀咒將來的日子，小的磨擦，激起大的爭吵，對我因為生活壓迫的暴躁，她一點也不肯容讓，與從前那種溫存，簡直變了一個人。後來小羣滿月的時候，她母親來了一次，我沒在家，等我回來，老太太已經走了，她的眼睛紅紅的，像是剛哭過，我再三問她，她才告訴我，母親來責罵她嫁我嫁錯了，現在一日三餐也不能寬心，又說弟弟病了，要錢。我聽後非常生氣，可是壓抑了我自己的憤怒，勸慰了她半天，又告訴她，雖然夜校放了假，可是又找着了一個家館，薪金也很多，她好像麻木的沒什麼高興。」

「就這樣，放了寒假，我夜裡仍然出去補習。十三夜裡我又去了，那家主人說過了十五再上課，我很高興可以陪瑤在家玩兩天了。回家去却見屋門鎖着，叫了兩聲也沒人答應，我想或者她帶孩子到母親家去了？又騎車出來，剛走到快到我岳母家的時候，看見一輛洋車從東面拐過來，她再裝扮成什麼姿態，我也會認出她的模樣，她穿着灰鼠皮大衣，綠旗袍，金漆皮鞋，抹得紅紅白白，燙成的髮髮下還壓了兩個白色耳環。我沒出一點聲音，拉低了帽沿，騎車遠遠跟在聽後面，車跑得很快……」

他呷了一口茶，我的心「撲——撲——」的跳，不知道他又說出什麼事。……

「洋車就停在X X飯店門口了，她下了車，手提着一個假水鑽串的錢包，閃閃的進去了。我問守門的Boy，進去的人是誰？那個Boy只笑我，說：「生先連她都不認識嗎？是剛來了一個月就紅得發紫的舞星江莉小姐。」啊！莉莉就是她的英文名字，我沒說什麼，頭如被打了一錘一樣暈沉，推了車到附近一個小酒館裡喝了半斤白乾，我是一向沒沾過酒的，這點酒就迷惑了我的意識，不知怎麼回家去的，她回去我也不知道，十四整整睡了一天，晚上朦朦朧朧的，聽見她告訴我到母親家去。我裝着沒睡醒，她又走了。可是她走後一刻鐘，我又穿了我那件黑大衣，騎上了車把她送到飯店門口，我在冷風中立到半夜，她那隻戴着我們婚戒的手被一個大腹實牽着，同進了一輛嶄新的新的汽車，一溜煙走了，我拚命用我凍僵的雙手雙腳，騎了車先回到家。

她進屋門時，我知道我臉色很不好看，頭髮也被我抓亂了，蓬着。她穿着一件平常穿的布棉袍，抱着小羣，可是那臉上殘餘脂粉還沒洗淨，手指的蔻丹也抹得很鮮艷。她見我注視她的手指，便偏促不安的把手縮藏到包小羣的被裡。

：「你在作什麼？」她問我。

：「剛從舞場回來，」這就是我的答話。

：「你也喜歡去跳舞了嗎？」她假作鎮靜苦笑的問我。

：「是的，我這些日子每天都去的，」

她沒說什麼，神情很驚奇。

：「我剛坐汽車送一個舞女回家，那個舞女是結過婚的，可是背着丈夫出來跳舞，她告訴我她很愛她的丈夫，這真是……」

她沒等我說完就抱着小羣跪到我面前來，把頭埋在我的膝上，我咬住了牙用力把她推開去，她摔倒了，孩子也摔倒了，我把孩子抱起，輕輕哄着，拍着，又放到床上，她爬來了，一臉縱橫的淚，手撫着胸部，坐在椅子上。

：「你肯原諒我嗎？我去是爲母親和弟弟，還有小羣……」她用另外一隻手來抓我的臂腕。

：「不要你的話沾污了我們那無辜的孩子！我掙脫了她的手，「難道我會叫你和小羣挨過凍餓嗎？」

：「我的心總是你的，況且我也沒有出賣靈魂，我也沒有……」

：「不許你再說了，你有心？有靈魂？……」

：「別罵我，行嗎？這裡是我跟媽要來十元，預備明天元宵節買點好菜給你吃……」她顫抖着手從袋中拍出來兩張五元的票子，遞給我。

：「我不要這樣的錢，這錢比乞討來更可卑，你侮辱了我，我餓死也不吃這錢買來的東西，」我接過票子來撕得粉碎，擲到她臉上去。她看見我撕碎了那艱苦換來的錢，又這麼侮辱她，她再忍不住忿怒，站起來喊：

你這是作什麼？羣！我作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麼？」

：「你對得起我」，可是，我不能想我愛的妻子被別人抱在懷裡調笑的事，我不能想我喜歡的人每夜迷醉在金粉酒氣裏，在別人臂腕間迴旋，我想盡了方法使你安心，使你快樂，我自己有時候一天吃一

頓飯，有時候只睡三四小時的覺。我忍着你的抱怨，忍着你母親的輕蔑……可是，你給了今天這報償」。……我哭起來了，昭妹，我實在還是太愛她，我說不出一句刺骨痛心怨恨她的話來，我也下不去手給她更大的凌辱。

她制止了我再往下說。她變得很平靜，用極緩馳的聲調坦白的告訴我，她的母親需要大量的金錢，她希望能過安富尊榮的日子，同時她個人並不討厭「跳舞」這個「娛樂」。……

昭妹！你可以想像到我聽了這些話怎麼懷恨吧？我用了最大的力壓住了感情的澎湃，與她作了最後的解決，我不能叫小羣受她這樣的教養，我們離開，小羣我帶走，沒有什麼條件。

今天天明時，她收拾着小羣的衣服，玩具。一面收拾一面落淚，我幾次想抓住她的手痛哭出我的矛盾的心情，終於止住了自己，提了小衣包，把小羣送到一個朋友家去寄存，我先到你這兒來了，要與姨媽商量今後的辦法……

：「羣哥！你應該原諒她，她是爲了母親逼迫，你們經過千辛萬苦才得結婚她不會不愛你……」

：「不，你不要再替她辯白，如果她沒有一點虛榮心，如果沒有一點對愛情的輕視，如果她認識什麼叫生活，甚麼也不會逼迫她去這麼作的。她這種性格不能改，潛伏在我們共同的生活，在未來的日子裡，終有暴發的一天，現在暴發了，還不算遲……」

羣哥先是激越，如山洪暴發，波濤怒馳於中原的神情，忽起忽落，現在漸漸平復下來了，明亮的月光射進屋中，我看着他爲苦痛所曲扭着的面部的表情，心中非常難過。他什麼也吃不下，我強他到從前住過的秀姐屋中去了，叫他休息，一切計劃，等母親回來再說。

母親在兩點才回來，我心中充滿了與羣哥不相上下的情緒，把事情全盤托給母親。

：「何姨媽正盼着一個孫兒，孩子回家去倒可以安安樂樂，只是

你羣表哥是情重義深的孩子，怕這以後不會快活了。」母親聽後這麼說了一句。

……

春暖時候，母親想回故鄉去看看，小羣已由三嫂撫養得又白又胖，母親把他帶到何姨媽家去了。羣哥在事發生一週後就離開了故鄉，沒來一封信，只是何姨媽倒常來信，小羣回家前，來信說她老人家很傷心，羣哥抵死也不肯回家去成親，弄得鄰里都有閒話，羣哥過着旅行式的「日子，到處考察，努力他寫作的專業，給何姨媽的信上有「兒雖如飄萍隻隻身萬里，無人樂我，亦無人哀我，神經上可免去許多煩惱苦矣……」這樣的沉痛語。

小羣到家後，何姨媽寂寞減少許多，來信多誇小羣又會坐又會爬起來等等的話。

「我們那失去愛子瓊嫂又怎樣了呢？」這個問題每每在我們一群小輩人裏討論着。

x x x x x x x x x x
今春四月我又看見了斷訊七八年的瓊嫂，是真是令我驚喜的，可是，遇見也就遇見吧，飄飄渺渺，也抓不住一點消息，她那微露蒼老，已經憔悴的面孔，如凋殘的丁香花一樣，想生活一定也過得不適意吧？

前天夜裏熱得很，我到十點鐘還不能進屋去睡，忽然想起到蕙珍家去，她三天前來信叫我去吃她們瓜肉送來的西瓜。

到蕙珍家，堂屋滿地狼藉着糖菓紙，瓜子皮，桌上還有盛着化了的冰激凌的杯子。

：「啊呀！你來晚了，今天恰巧朋友到得很多，三叔來了一個臨時的會，客人剛剛散去。」蕙珍好像抱歉的說。

正好，我真討厭甚麼會，許多光怪陸離，說不到一起的人也要在一起，況且蕙珍平常那種小姐的享樂的生活習慣，我也不能借同的。

蕙珍讓我到她房裏去，又介紹了三位小姐，她們一起談着流行的衣料，髮型，指甲油的牌子，絲襪的質地，……我見我也不會不願插嘴，就一個人到客廳去開留聲機聽。客廳裡有很多古字畫，我細心的欣賞着那字的一勾一撇。

已經三點鐘了，才聽見蕙珍喊下人僱洋車。

我又回到蕙珍房裏，還有一位小姐沒走。

：「你爲什麼要留我在這兒？」她問。

：「因爲看你今天很高興，想替你解解悶。」蕙珍對那位小姐說。

：「噢！我是不高興，我姨娘死了。」

：「哦！是那位很美的蘇州美人嗎？」

我聽見這句話，摒住了呼吸，想知道下面的話。

：「噢！我父親就那麼一個姨太太呀，娶來四五年了，對我們很好的，可是娶來兩年就吐過血，到底沒活長，上星期四晚上死去了！」

：「一個姨娘，想也作什麼。」蕙珍說。

：「噢！你不知道她多好，替我們買書看，出衣服樣子，每次與爹出門回來總買東西給我和弟弟。」那位小姐說，由她的話和態度裏，我覺察她非常天真。她那天真誠摯。

蕙珍繼續問她，她也繼續滔滔不斷的說，引得蕙珍也掉了不少淚。而這一切事正是璫嫂的生活史，由這小姑娘的嘴裡我才知道璫嫂在兩年舞女生涯後嫁了一個富翁作姨太太，把母親弟弟妹妹都帶去

同住。因爲她聰慧，熱誠，又美麗，頗能得上上下下一家人的歡心，和這姑娘的母親也很少衝突，不過她自己心中有抑鬱不舒的傷心事，又過了兩年催殘自己精神肉體的生活，終抵不過肺病的侵襲而去世了。

：「……她屋裡掛着一張說是她大弟弟的照片，可是長得不像她二弟，死的時候摘下來，自己燒去了，她從娶來那天，手上就戴着一個戒指，到死也沒摘下……」

：「是不是一個紅寶石戒指？我突然截住那位小姐的話，問。

：「噢！你怎麼會知道呢？……」她正面轉向我看，非常驚愕的睜着那雙天真的眼睛；

就沒回答，我的心裡激盪着複雜紛亂的情感，踏着夜色到後院草地上去。客廳裡的大鐘敲了四下。

隔壁間傳過來是誰秉燭夜讀的聲音，婉轉淒涼的：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不可一世的大英雄曹孟德的詩。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反覆的吟哦着這句抬頭看東方，漸漸發白，草尖上一顆顆，晶瑩的，透明的圓滾滾的露珠被我走過來的腳踢碎了。

清淡的曙光悄悄的邁出了地平線，天又亮了！



生 死

田 琴

黃昏時，我在一個地方做了一天工作，一個人慢慢地走回家來。這條道路平常就十分冷清，現在正是深秋時節，道旁的槐樹葉子都落了一半，一陣秋風過去，吹得滿地黃葉飄飄，景象看來更其蕭瑟了，我回到家，洗了手臉，正端了一杯茶在躺椅上休息時，突然聽到院子裏有人叫我的聲音，緊接著房門便猛地被拉開，仲康君瘦削的身子閃了進來——

「你真舒服！」

我想問他我怎麼舒服，待看到他那緊繃著的苦臉，又忙著把話忍住了。

「你手邊有閑錢沒有？」他突然說了這樣一句，用手抓著頭髮，默默地看著我。

「要多少？」

「五六十成不成？」

我稍稍默然了一會。我知道朋友一向闊綽，這個數目並不大，但是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需要起這個數目來。

「我現在有件急事要辦，」他看見椅上擺有煙捲，順手燃了一支，狠狠地吸了一口，也不落座，靠了椅背站著。「你知逸清又有孕了，馬上就得送她到醫院去。」

「你上禮拜不還跟我說，才有三個月嗎？」

「可不才三個月，」他看我聽不懂，急得直皺眉。「要是日子再多，更沒有法子。我告訴你，逸清已經同我商量好了，決定到醫院去打胎。」

「你們幹這種事有傷天良，我不贊成。」

我沒法再安靜下去了，站了起來，面對面地看著他。

他望著我歎了一口氣，慢慢地說：

「誰說我們願意幹這種有傷天良的事，再說做父母的那裡捨得。可是你得替我們想一想，要是再生下一個孩子來，我們一家都得餓死了。」

我沒理由再去駁他的話，也由不得歎了一口氣。他開始繞著屋子走起來，烟捲讓它兀自在手指間燃燒著，看看只剩小半截了。我覺得十分無聊，慢慢地燃上了一支，同時且提醒他別讓火燒著了手。他聽到我的話，才站住了，把那小半截烟扔向痰盂裡去。

「我覺得這是一件危險的事，總得慎重地考慮一下。」我只好這樣說。過了一會，我又淡淡地笑道：「我想正經的醫院也不願意做這種缺德的生意罷。」

他望著我慘慘地一笑：

「危險是顧不得了，至於地方呢，可以用不著發愁，我可以證明我們的確是夫婦的關係，請醫院老板們發一點慈悲，現在最焦心的就

是——」

「錢到不成問題，可是，仲康——」

「我想了好多天了，覺得除此以外，實在沒有什麼別的法子。」

他現在感情似乎稍稍平靜一點，拉了一把椅子在我對面坐着。

我覺得渾身怪燥熱的，走過去把窗子打開了，於是一陣夜的秋風便輕輕地撫摩在我的身上。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這個人結婚那天晚上被朋友們灌醉的事。那時節他應該是快樂的。會幾何時，就變得這樣消沉潦倒了。我默默地在窗口站了一會，便回轉身從抽屜裡把今天剛接到的那封信取出來，說道：

「這是××剛寄來的稿費通知單，一共五十塊，圖章我也打好了，你明天可以拿着去取，取了來就趕緊去辦你的事，不夠的數目我這里再拿給你。」

於是我又從皮夾裡掏出三張五塊的鈔票來，抽出兩張遞過去。他一面盯着我的手，一面點頭說：

「這多了，這多了，用不了。」

「現在正是用錢的時候，寧肯多預備一點在手裡，免得臨時去贖張羅，難道我們還要客氣嗎？」

「不是客氣，客氣我也不跟你開口了。我看你的錢已經被我搜刮得所剩無幾，你也不是有多少進項的，難道就不用錢嗎？」

「這個你倒不必操心，我要用零錢可以隨時到××會計股去借的。」

他望着我微微一笑，把信及鈔票裝到袋裡去。又默然坐了一會，便告辭走了。

他走了後，我看看棹上的鐘已快八點，便慢慢地踱到市場去，本來只打算隨便去吃一點點心的，因為朋友的事心裡很不痛快，由不得又走上了一家酒樓。

今天禮拜六，現在正當是飯館上座時候，我一個人在一間雅座裡

自斟自酌，覺得十分孤單。其實我現在倒真的覺得這個孤單是可愛的。我現在會突然發生這樣一個怪誕的思想：我覺得一個人戀愛了可以不必結婚，結了婚可以不必生小孩，則一切無謂的却又係必然的煩惱大可減少。我的意思到不像一些迷信精神變化的意見，老實說我之所謂孤單者乃是自己走的這條道路不免有一點子寂寞，若能有一個志同道合的伴兒攜手並進，工作或者會更有精神一點，將來的成就或者更比較有希望一點。然則個個人修養不同，體質不同，遭遇不同，興趣不同，這麼說也實在是不可強求的事了。

隔壁正有一對青年男女在那裏喝酒，低低地談着情話。這兩個人將來如何，是痛苦抑是幸福，實非吾人所能逆料。記得初見逸清時，這個沉靜大方的姑娘就是一個極好的印象。那時她師範即將畢業，天真活潑，平常談起話來有見解有主張，且那種前進精神與仲康極爲同調，彼時私心十分羨慕，以爲這是最理想的一對。人事的磨折太使人衰老了，逸清自從生了兩個孩子，小學裡教書的事沒法子繼續下去以後，精神就漸漸萎頓，我看她現在不過二十二三歲樣子，心境的消沈却已有如鎔鑿的深秋。我一面喝着酒，一面想，想這件事實實在太危險，假若有三長兩短，則對於這個可珍貴的人的記憶的負擔，不但仲康受不了，我們作朋友如何承當得起呢。喝完酒，隨便吃了半碗飯，我便忙着到仲康家去，打算好好地勸勸他們，希望他們眼光放大點，經濟已然困難，索性再苦一點，大家慢慢地求別的法子。我到了那裏的時候，看見兩個孩子已經睡着了，仲康正伏在桌上寫文章，逸清正靜靜地拿了一本書在那裏讀，情景十分恬靜。這個恬靜景象由不得使我發起怔來。逸清先看見我，大概是不好意思，臉微微有點紅，含笑向我點了點頭。仲康轉過身來說：

「你怎麼又跑來了？」

我笑着朋友笑嘻嘻的，詫異道：

「這是怎麼說，剛才那麼一個樣子，現在又是這麼一個樣子？」

他倒也覺得詫異，笑道：

「這有什麼奇怪，我就是爲着沒有錢才發愁，現在錢有了，我還老苦喪着臉幹嗎！」

逸清淡淡地一笑：

「這才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他作事情就老是這個樣子，急急個不得了，等到事情一過去，就又雲收霧散了。」

逸清的話說對了，仲康實在有點庸人自擾，孩子已經在肚裡，要急也不是從現在急起的，何必這樣驚驚惶惶，彷彿馬上就有什麼不幸事情降臨一祥呢。然而我却笑道：

「你的話也不對，事情既然過去，難道還要放在心上不成？」

逸清也由不得笑了，搭訕着倒了一杯茶給我。

「怎麼，你又喝酒了？」仲康望着我的臉說。

我笑了笑，沒有說話。

「我看你總是愛喝酒，」逸清笑着說。

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不知勸過我多少回了，我總沒法子把這個不良的習慣改過來。記得我們認識不幾天她就跟我說：「喝酒又傷身體，又妨礙工作，我不知道你們爲什麼老離不了它。」所謂你們，自然是我和仲康而言。那時仲康也喝一點酒，自從認識逸清後才漸漸戒除。近年來雖然因爲境遇不順，無聊時也喝一兩杯，但也不像以前那樣拚命爛醉了。我想着剛認識仲康時，兩個人在公寓裏過着實文度日的生活，以及後來又認識逸清，看着他們怎麼相愛，怎麼結了婚，生了孩子，便由不得歎了一口氣：

「六年了，好快的日子！」

逸清不知什麼時候低下頭去，現在慢慢地抬起眼皮來，憂愁地看了我一眼。仲康也爲這個情緒所感染，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我現在才想起我今晚上爲什麼而來，把臉對着仲康，說道：

「我總覺得這件事情太危險，應當多想一想。」

仲康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逸清，歎了一口氣：

「有什麼辦法！」

我轉過頭去看了看逸清，他正面對着窗子，兩個眼珠子呆板得一點動靜都沒有。我淒然地說：

「我現在凡事都抱悲觀，覺得一個人境遇雖然壞一點，只要有一兩個心與心相溝通的人，我們也可以緊握着手把這淒涼忍受下去，不拘誰，假若中道有什麼波折，一看此後誰都別想好好地過下去了。」

逸清眼皮一紅，淚珠掉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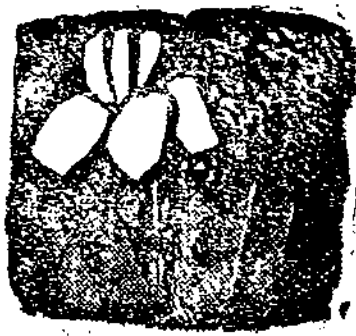
「我也未嘗不是這樣想，只是……我還有兩個孩子……萬一……丟下他一個人怎麼好……」

這些話說得太可憐，我不忍心再聽下去，輕輕地哼了一聲「再見」，就默默地離開了他們。

走到黑暗的胡同裡，我的眼淚也掉下來了。這晚上展轉反側，一夜不得安眠。第二天起來，一天作事也沒有精神，心裏覺得說不出來的亂。晚飯後，我定了定神，勉強拿起一本詩集來讀，還不到九點鐘，仲康突然來了電話——

「我現在××。逸清不好了，你快來，你快來！」

我放下耳機，走出電話室，輕飄飄地抬起腳來，這一脚却不知道應當邁到什麼地方去，我的眼前全然昏亂了。



轉落的詩集

石川達三作

克人譯

長篇 特載

（註）立刻蹬上木底草鞋，在木板的穿廊裡帶着粗暴的腳步聲，走到刑事房裡來。

向着練武場高台上面的神龜行過禮以後，鹿野刑事孩子的女人。雖然是穿着很貧乏的服裝，可是在看着鹿野刑事進來的眼色裡，一點都沒有恐怖的表情。

「幹什麼的呀她是？」鹿野一邊用下顎指着女人，一面打着隔，爬上了炕，把腿盤起來坐在煮着開水的大火盆旁邊，在小桌子上拿起煙袋放進嘴裡。

「扒手！」
「哦……因為年底了。」

鹿野毫不關心的說着柔道衣服，在十二月的酷寒中，從肌肉上冒着熱氣。拿毛巾擦擦，光着的身子披上一件衣服以後，回頭看了看那個女人。

「從什麼地方帶來的？」
「××百貨店。」

「哼！那個地方真多。是有名的扒手生意場。到年底下就更多了，是吧？……」

我感覺到這軟綿綿肉障，實在包容不下我這龐大的身軀了，遂毅然離開了母體，降生在一堆茅草上面。寒冷的空氣侵襲着我，我時時在發抖，母親用她那毛茸茸的身軀遮蓋着我。這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只是緊閉雙眸，我知道是我的媽媽，常常用她那柔軟的舌頭，替我舔着我那睜不開的雙眼，因為在我睜開眼睛以後，我還依然伏在她的身下，等待着替我舔麼。

當我睜開眼睛以後，我回顧着四周，我覺得一切都是奇異的；偉大的，而我是那樣的渺小，渺小的可憐！一切的事物若是加諸我的身上，絕不是我這脆弱的力量可以抵抗的，於是我緊緊的偎在媽媽的懷裡。和我同時降生的，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我們總是搶着，擠着吸吮媽媽的甜蜜適口的乳水，有時，我們也很高興的，隨着媽媽「咪咪」的唱着。

我們的身體與力量逐日增長，已經能夠離開那堆茅草，在地上跑跑了，可是媽媽總是不允許我們，她看見我們走到茅草邊上的時候，便一個一個的又囑回她的身畔，所以我們只有趁着媽媽不在屋裏悄悄的溜到地上去玩，若是聽到她走路的聲音，我們便很快的跑回去，有時

雪 花 的 經 歷

— 冷 儀 —



「喂！」中年警官打了一個欠身。

「從今天晚上起一直到正月，要非常加點警戒啊！」鹿野敲着煙袋。

「是嗎，可是冷得利害呀！」

「喂喂，站在那兒的女人！」鹿野輕蔑的叫道：「到這裡來。你叫什麼名字？」

女人坐在炕沿上了。看那樣子不過才二十五六歲，是一個很有丰度的女人。左頰的唇邊有一個大黑痣子，那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怪煽情的東西。

「哦。倒真是個美人哪。可惜做了扒手！」

「正要偷買東西一個女人的皮包，可是被店員看見了。」

「哼。從虛榮心起的動機哪。：喂！你名字叫什麼呀？」

女人撫摸着抱在懷裡滿一歲左右的女兒的頭，但是沒想回答。

「喂！不答應啊，名字叫什麼呀？」

「不出聲嗎？」警官也說着。

女人用着白眼從容的看鹿野刑事。

「你是審問嗎？」

「喂，你這東西，少說廢話。不說名字嗎，名字！」

因為裸露着的身子冷了，鹿野站起來穿上洋服。女人仍是默默的不說一句話。晚昏的黃色的太陽射在玻璃窗上，室中立刻明亮起來，鐵壺昇上來的熱氣，雪白的輝耀着。

「喂！家在那裡住？」

女人板着脸無興味的回答：——

「用不着的話少說，趕快帶我到署長那裡去！」

「說什麼！混東西！」

「混東西是什麼呀？」女人返問道：「要是審問就得像個審問的，再規矩點說怎麼樣？」

，玩的忘神了，媽媽已經走回來，而我們還在追逐着玩呢，她便一口一個嚼回窩去，還要狠命的叨一下我們的痔脛。

我們食量的大，不是媽媽的乳水所能滿足的了，每天，有一個老太婆替我們捧過一隻碗來，碗裡盛滿着一粒一粒的黃東西，起初我不大喜歡吃這沒有滋味的食物，可是爲了餓，也只得勉強的吞下去。

這位狠毒的老太婆，不知幾時把我的姐弟都抱走了，只留下媽媽和我過着無聊的日子。我尋找了他們好幾天，但是也沒有找到我那親愛的姐弟，我只有恨我的女主人，她爲什麼是這樣的無情！

我的女主人好像是很喜歡我似的，常常把我抱在懷裏，用她那粗糙的老手摸撫着我，我最怕她那濃臭的蒜味的嘴和我挨親，我便舉起我的尖銳的鐵爪，回她一個敬禮，若是把她抓疼了，她狠命的打我一下，把我推下地去，嘴裡總叨念一句：

「小畜生，又抓我！」

我很輕快的跑到母親的身邊，不聽她閑話！

這位老太婆只有一個兒子，她總管他叫「來福」，於是我知道我的小主人叫「來福」。他不常在家，可是我也真怕他在家，他慣會折騰我，他常常把一塊香甜撲鼻的魚與，繫在一條繩上，在我的面前恍來恍去，使我前擺後跳的撲食，好容易要捉住了，他抖然把繩子往上一甩，我食的機會便又失掉了，直到我累的筋疲力盡，他才肯讓我撲着那塊好吃的魚肉。

我總是那麽想着；親愛的姐弟帶走了我的快樂的童年時期，他們現在一定過着幸福的生活。只有媽媽和我飽嚼着他們母子殘暴的折騰，十天，半個月的，也未必吃到一點葷腥，他們還常常說媽媽慣偷嘴，丟了好吃的茶飯，便打媽媽和我，我們真是有冤沒處訴，每天吃不飽飯，還要挨着冤枉的責罰，到不如真的偷

「你！做小偷，沒有羞恥的東西！這東西大概是久做小偷的啦。……你前案是什麼犯？」

女人現着諷刺不屑的微笑低着頭，再也不想回答了。

司法主任的川地警部補已經做着回去的準備了。鹿野刑事很整齊的打好領帶走出來。

「慫回去呀？」

「慫，回去。有什麼事嗎？」

「是。剛才，從百貨店帶來一個女扒手……」

「哦。問過了嗎？」

「是，我是想問的，可是始終不回答。說不願意被我審問，讓帶到署長的地方去……」

川地主任嘆噓的笑了。

「看樣子我想總是有過前案的東西，可是……」

「押下吧！」

「是，可是還帶着小孩……」

「啊，哭的那個就是嗎？」

「是的，因為沒有奶吃，厚着臉皮叫給買牛乳什麼的……」

「哦。有錢嗎？」

「帶着六分錢。」

「給做點粥吃可以吧！」

「嗯。那麼就先押起來。」

「嗯。但是被害的方面怎麼樣呢？」

「聽說明天早晨到署裡來。」

「哦，那麼明天早晨帶到我這裡來吧！」

川地警部補並不留心的就回去了。大學法科出來以後立刻進入警察界，還是三十二歲的年青人，借居在下宿（註二）裏。今夜因為同級的朋友開忘年會，脫去了官服以後打算赴神田區的會場。

嘴，到飽了肚皮啊！

有一天，來福回來了，手裡提着兩尾鮮魚，我高興了，晚上，又可以飽偷一頓嘴吃了！

「你瞧，棉花！我的名字！出息得多漂亮了！一身棉花團似的，沒有一點兒雜色，你把他帶回公館去，作為孝敬五姨太的，不是可以討點好嗎！」女主人說：

現在五姨太忙極了，老姑太太家的表少爺來了，是由家鄉來的，住在公館裡，打算在這裡念書。老爺叫五姨太給他做衣服，給他收拾書房，整天不得閑，還有功夫玩貓！」來福說：

「管她有工夫沒有哪，你給她送去，她總記着你的好處不是呀！到節下，她給你說一句好話，你分零錢，不也分一大股嗎！」

來福答應了，我不知道將有什麼樣的遭遇，降臨到我的頭上，但是我至少是離開了女主人的醜惡的老臉，只是捨不得慈愛的媽媽，我圍繞着媽媽，我希望在這最後一刹那，仍能得些媽媽的溫柔的愛！

晚飯後，我終於伏在來福的懷裡，望着媽媽咪咪了兩聲，走了。

外面，已然完全陷在黑暗裡了，我伏在來福的懷裡，一絲不動的向周圍回顧着，真是奇怪，我們走不多遠，就看見一條豎立着的又長，又壯的大棍子，棍子的頂上還懸掛着一盞特別的燈，可比女主人家的燈亮多了！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忽然我們走進一座朱紅色的大門。門上懸着一盞比街上還要亮的燈。

「嘿，來福你上那兒去啦！剛才五姨太還叫你來的哪！」從門洞旁一個小門裡走出個人來說：「後來我纔知道那個小門裡，叫做門房；剛才說話的那人，都管他叫「管事的」，他總是在袍子外面，套一件沒有袖子的黑色短汗褂。」

第二天早晨，川地警部補會見了被害者奧村八重子。是一個裝束不很好的二十四五歲左右的女人。抱着一個生後三四個月的嬰孩，很謹慎的包着在毛織的斗篷裡。因爲祇是大概的問一問受害時的物品細目，和當時的狀況等，並沒用多大的功夫。奧村八重子是幾乎不能給人任何印象的一個平凡的人妻而已，可是川地突然想着這個女人或許就是奧村慎太郎的妻子吧？他是川地的同級生，昨夜的忘年會也會經出席，是一個多少有缺點然而却是健壯旺盛好酒的男人。

川地主任對部下說把昨天的那個扒手帶來。這樣一來，奧村八重子便說能够讓我回去才好。

「不能稍微等一會兒嗎。因爲現在就帶犯人來，必須讓她當面承認犯罪事實。」

「唔！但是；因爲我實在忙……。家裡祇留下一個孩子看家！」

「哦！」川地簡單的答道。且想着，實際也並沒有受害的原故，所以讓她回去也可以了。

「實在讓你受累了！」

「那個……」奧村八重子大概的應酬完了以後，胆怯的一面移動着脚步一面說着。「那個女人，又是帶着小孩子，怪可憐的，盡量的請寬恕她才好……。並且也沒拿了什麼去……」

「嗯。都知道了。大概的問一問，盡量往寬大裡做吧！」

「拜託了！」

她出去了的同時，扒手的女人被帶進來。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出於川地意料之外的是一個年青美麗的少婦。在拘留所中的一夜，頭髮也零亂的散在兩頰上，顏色很難看。

小孩子已經吃過粥了嗎？」

「沒怎麼吃！」

「唔。……昨天審問的時候爲什麼不答話呢？」

「因爲，和那樣的人無論說什麼都是沒用吧。要是慫，無論問什

「我回家啦，我媽叫我給五姨太送個貓來，您看看，多好看！」來福滿面陪笑的說：

「真不壞，好長毛兒啦！往後再有這樣好貓，也給我留一個。」管事的揪着我的白毛兒說：

我翻眼望了管事的臉，那張肥胖而嚴肅而詭媚的臉，的確比我那女主人還可怕，我把頭扎在來福的腋下，躲避着管事的眼光

「可以，可以，可以。我先見見五姨太去。」來福回答着，抱着我往裡走。

我們穿過幾層院子，才走進一間大屋子，這一間大的屋子，比來福那間屋子大有十幾倍！我真有些慌了，我疑心我是又降生到另一個世界！雖然是晚上，可是屋子裡的晚上，比外面的白天還要明亮，我定了定神，看見屋子頂上，懸着有比人頭還大的圓燈，連那些特別式樣的紅綠燈，真有好幾十盞；來福家裡只有一張四條腿的桌子，這裏却有一條腿的圓桌子；還有很長而矮的椅子，當一個漂亮的女人坐上去的時候，她會自然的跳動兩下，還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說牠不是桌子，牠却有四條腿，說牠是桌子，一個有鬍子的老頭，却縮在了上面，還有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在來福家裡，我所未看到的。

在那有鬍子的人的身邊，放着一個盤兒，盤兒裡還有一盞燈，燈很小，比來福家裡那盞燈還小，還黑暗！我正在想他們有那些亮燈，爲什麼還要這盞小的呢？那有鬍子的舉起一根棍子來，一頭放在嘴裡，一頭放在燈的上面，立刻送出一種「呼嚕嚕」的聲音來，最後由鼻孔裡出來兩縷白烟。

「老爺，五姨太，」來福招呼那個有鬍子的男人，和在那個長椅子上坐着的女人。

從此，我記住了；管那個有鬍子的，要叫老爺；管那個漂亮的女人，要叫五姨太。

「我都回答！」

「名字叫什麼？」

「酒卷美代！」

「唔……有過前案沒有？」

「沒有。」

「職業？」

「有這樣一個小孩子什麼事都不能做喲！」

「噢。怎麼生活呢？」

「什麼都沒有啊！」

女人的臉笑了。頰上的黑痣和深深的酒窩一笑起來，不可思議的像一個稚氣的少女。

「丈夫做什麼事情？」

「啊，真的，做什麼事？」

「哦。不在一塊兒了嗎？」

「那樣的話請您別問了吧。不痛快呢！」

川地警部補感到了一種和普通的女執手非常不同的印象。

言語一句一句的尖銳，頭腦運用的靈敏。那不是曾經有過相當生

活的女人嗎？川地這麼疑惑起來。

「上過什麼學校？」

「中學校……畢業的時候第一喲！」

「唔，父母？」

「請您不要問到父母的事情，我自己的羞辱祇希望自己能承受。不想把這樣的事情也連累到父母的身上！」

「哦，那麼是健在呢？」

「一個死了一個活着。」

「從前有過職業嗎？」

「有過。」

這時五姨太正捧着一張紙，聚精會神的看着，關於來福的招呼，似乎沒理會！

「喂，我們今天晚上請表少爺看雷峯塔吧？中和戲院，尙小雲的。」五姨太說：

「好吧，叫他們打個電話，訂個廂吧！」老爺說：

「來福去打個電話給中和，訂個廂座。」五姨太這才看了一眼來福。

「是——是。」來福答應了，又繼續着說：「我母親孝敬五姨太一個小白貓。」

「我看看什麼好貓！」

來福把我捧給五姨太，當我將接近她的身畔，便有一股濃郁的香味，沖進我的鼻孔，我伏在她的懷裡，她用那嫩白柔軟的手，摸撫着我的脊背，我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的舒適與愉快，這是我生平沒有嚐過的，這時，我想起了我的媽媽，却仍在那污穢的空氣裡過活着呢！

「真美！」這嬌脆的聲音，是多麼悅耳！「好長毛啦！喂，你看，完全白色的！」五姨太抱着我，走到老爺的面前。

「真不壞！」老爺的聲音，總有些帶着羨慕的！「留着你解悶兒吧！」

「叫什麼名字呀？」五姨太問來福：

「叫棉花。」

「好俗，看她白的像雪花，就叫雪花吧！」

從此，五姨太替我確定了名字——雪花。
五姨太非常的愛我，她常常用大紅緞子的花紅，繫在我的項間，或是在我頭上梳幾條小辮兒，辮梢上繫粉色的絨結，當她裝飾完了的時候，總是和我挨個親親！說句：

「好美呀，雪花。」

我便揚起頭來，望望五姨太，我也非常的愛她

我愛她那一雙烏黑的眸子，和那灣灣的兩道眉，襯着耳邊

「什麼職業？」

「打字員，做了四年呢。」

「公司的名字？」

「約翰商會。」

「那是外國人的公司啊！」

「是呀！」

「在外國人公司做打字員，是用本國文？」

「英文喲。」

「唔。那麼一定會英語了。」

「報紙什麼的還能够懂。」

川地從桌子裡拿出一本洋書交給她。

「念念看。」

「什麼？法律呀？法律不成。沒學過啊！」

川地又拿出別的洋書。仲馬的「茶花女」英譯本。她立刻接過來

打開最末幾頁，綺麗圓滑的念出聲來。

——Yesterday I found marguerite sad; To-day I found her feverish

and sighed weeping. Me enter, she flung herself around my neck,

and wept for some time in my arms……

「啊，真好，這個地方！」

她這一次停止了聲音，像是默默的讀下去。

「很喜歡小說吧？」

「最喜歡！」一展眼用上眼皮投過來一個微笑。她像忘了是在警

署內，繼續讀下去。

川地想着這一定不是從本心發起的惡人吧。這樣想着的時候，

川地一邊觀看讀「茶花女」的女人，一邊吸着紙烟。川地想希望知

道這女人所以要做惡事的根本理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恐怕不祇是因

為貧乏。假如為了貧寒才做惡事的女人，在警察的面前該是心驚胆跳

那對亮晶晶的東西，真是美！不怪老爺總說：

「你就是我的寶貝！」

五姨太在說話以前，總是先笑笑，笑的那麼輕鬆，那麼溫柔

！兩個深的酒渦，真是會使人沉醉！所以老爺總早鬥五姨太笑，

好欣賞她那迷人的酒渦！

在老爺躺着的時候，五姨太也攙着我，躺在爺兒的另一邊，

五姨太拿着一根鐵絲似的，挑着一堆棗核兒大的膠泥，在那盞小

燈上燒着，真好玩，會鼓起一個個的小泡，泡破了，出來一股異

香，五姨太便舉着我的鼻前，鬥着我玩，我用爪子輕輕的攏住

五姨太的手，狠命的吸一下，再放開她的手，他們便都笑了，因

此，老爺也非常喜歡我，因為我會鬥五姨太笑！只是一樣，老爺

若是不在家，我便懶得動，直到老爺回來以後，我又嗅到了那股

異香，才會振起精神來玩呢！

在我精神方面，可以說得到了充分的安慰，就是在物質方面

我也非常滿足；五姨太替我造了一間精緻的小木房，就住在挨着

五姨太睡覺的地方，裏面有很柔軟的褥子，天冷了，五姨太還替

我蓋上一條小被；食物呢，五姨太派定了李媽，每天替我預備兩

頓肝拌飯，額外，在他們吃飯的時候，五姨太便用白色的碟子，

夾着我最愛吃的魚與，一筷子一筷子的喂我；五姨太吃點心的時

候，也常常吧我些所謂的洋點心，這些好的吃食，都是我到新主

人家才嚐到的，可是我相信我的媽媽一定從來也沒看見過，我真

想怎樣分潤些，給我的媽媽呢！

每當老爺出去的時候，便有一個穿西服的人，來陪伴五姨太

說笑，聽說這就是表少爺，我很討厭他，雖然他也像五姨太那麼

香味熏人，只要他進到屋裡，五姨太準是把我放在地上，由着我

在那軟綿綿的地毯上打滾玩，她却像和我挨親的那個樣子，和

表少爺去挨親，有時更像她抱我的那樣子；讓表少爺抱着她，他

兩。在酒卷美代的一種放胆安心的態度中，怕是有什麼更深的犯罪的理由的樣子，川地這麼想着。

「你……和離去的丈夫過了幾年的日子？」

美代從「茶花女」上抬起青色的眼睛，瞅住他，然後又合上，低頭像少興味似的答道：

「十一個月。」

「是正式的結婚呢，還是同居？」

「從戀愛到同居，再到破裂。這就是始末的情形喲！」

拍的合上了「茶花女」歪着腦袋說道。

「紙烟，可以給一隻嗎？」

警部袖無言的把紙烟盒推過去，女人點了一隻又推回去。

情。

「小孩子已經入你的戶口了嗎？」

「沒有戶口啊。」

「唔，那可不成。父親叫什麼名子？」

酒卷美代吸着烟半响沒有回答，突然一槓把頭扭過去。

「已經說過，那樣的事情請不要再問啦！」

「唔，……那麼，家住在什麼地方？」

「叫春光莊的公寓。……欠了好多錢被撵出來了！」

「春光莊？」

「谷街。像貧民窟似的地方。」

「噢。……那麼，大致可以了，先回到屋子裡去吧！」

這樣說了，川地便叫部下。

「怎麼，不讓回去嗎？」

「因為還有要調查的事，不能就讓回去！」

「總然是審問過了，到底也沒有什麼呀？」

們不理我！表少爺若是高興，也會抱抱我，我因為討厭他，我便舉起我的爪子去抓他，有一次我真高興，把他的手抓破了，流下鮮紅的血，他狠命的把我摔在地上，因為有地毯，並沒把我摔傷，我一溜烟跑回我的小屋裏去了，過了一會，我探頭望了望，五姨太正用一條白布，替他裏那隻破手呢！

雖然五姨太沒有和我玩，可是在老爺回來的時候，表少爺也像我似的，會一溜烟的跑了，五姨太抱起我來，迎接着老爺，永遠是含着笑說：

「看你不在家，我真悶的要死，真是虧得雪花給我解悶呢！」

「有什麼法子？公事房是必要去的；那幾處也需要輪流的到一到，否則，又要說你的閒話！其實，我又何嘗不願意總陪伴着我的寶貝呢！老爺也總是說這一套！」

我只有向老爺「咪咪」兩聲，表示事實並不是這樣的簡單。可是老爺並不瞭解我的意思，却把我抱過去，溫存了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過着這種華貴舒適的日子，比較在來福家裏的日子所過的快的多，一天兩頓的肝拌飯，不知道吃了有多少頓了！只要我的壽命長遠的話，我的生活會永隨着五姨太的身畔吧！

我並沒有因為生活的舒適，而忘記了我的媽媽，我總是盼望着；來福也把我的媽媽送了來，那時我才能真正的滿足了呢！可是那狠毒的老太婆絕對不肯，只有我回去引我的媽媽來，可惜我現在沒有一點自由，因為有一次，我捉住了一隻老鼠，我正在甜密的嚼着，被五姨太看見了，她趕緊叫李媽替我洗嘴，她說：

「不要弄臟了雪花的嘴呀！」

從此她不許我出屋門，我怎能自由的出去呢？可憐的媽媽，你怎能來尋我呢！

有一天，表少爺剛走，老爺從外面走回來，一臉的怒氣，拍着桌子，向五姨太瞪着眼睛說：

「妳丟盡了我的臉啦！妳和表少爺幹的好勾當，妳給我說實話！」

警官推着她，肩背向拘留所去。

川地主任叫了鹿野刑事。

「剛才那個女人，在谷街的春光莊公寓住。名字叫酒卷美代，以前曾經和某男人同居過，去調查她的素行和其他的餘罪，再調查對方男人的素行和一切實在的情狀。」

「是，調查調察看，大概都可以明白吧。」鹿野刑事說完，敬禮以後便要退下去。

川地叫住了，從口袋裡拿出點零錢。

「告訴差役買點牛奶，做好了給那個小孩子吃！」

「可是，對犯人沒有這樣的事情吧？」

「啊！啊！可以。讓小孩子餓着怪可憐的！」

鹿野拿着錢出去了。

司法主任又吸了一隻烟以後，兩手擱在桌子旁邊的火盆上。讀着「茶花女」的流利的那個女人的聲音，一種智的表情尙閃閃的殘留着在眼睛裡。

傍晚，鹿野刑事的報告來了。

一，素行，通常。

一，經濟狀況，不明。時而得親人或其他近親之金錢送助。常涉足於當舖。

一，餘罪，調查不得其詳，似無前犯。

一，原籍，京都府何鹿郡物部村，地址不詳，原籍有親母生存，父死亡。

一，年齡，二十六歲。

一，以前同居之男現住大森區新井宿□□號。奧村慎太郎。日東生命保險公司外務社員。

讀完報告書的時候，川地主任不知不覺的呻吟出聲音來，在桌子用手托着額。

話！」

這是我初次看見老爺對五姨太發脾氣。五姨太泛紅了臉，半响才說：

「你瘋了嗎？還是喝醉了？我和表少爺幹了什麼勾當了，值得你這麼生氣？」

「什麼勾當？你自己作的好事，還不知道嗎？太混帳了，太混帳了！」老爺氣的直搖頭。

「我不知道！」五姨太賭氣子坐在沙發上了。

「你不知道！」

「拍」的一聲，接着又是嘩啦嘩啦一陣亂響，原來老爺又拍了一下桌子，震翻了茶碗，滾到地上，碗碎了，茶散了滿地。我嚇的跑到五姨太的懷裡，五姨太哇的一聲哭了，口裡邊還叨念着

「你還不如雪花呢，雖然我養活她才幾個月，可是我難過的時候，她會來哄我，我嫁給你三年啦，也不知道在那裡聽了狐狸精的話，回來和我發脾氣，你說我別的話，我都可以忍受，你說我和表少爺有事，我就不能答應，你要說表少爺年輕漂亮，我愛了他，那麼，從前比表少爺還漂亮年輕的人，我見過多少，爲什麼單單嫁給你呀？你現在這樣對待我，辜負了我從前對待你那片心哪！什麼話，我也不說了，你不是說我和表少爺有事嗎？你拿出明証來，我就告訴你實話！」

老爺像木偶似的一句話也沒有啦，呆呆的立着。

「拿呀？拿呀？」五姨太像是凶神附了體，緊逼着老爺說：

「你拿不出來呀，我有憑據，李媽，這兒來！」

「五姨太，什麼事呀？」李媽跑了過來：

「你告訴老爺，老爺不在家的時候，我和表少爺幹出什麼勾當來了！」

「呸，五姨太和表少爺幹出什麼勾當來，我可不知道，我就

以前同居的男人是奧村慎太郎。無疑的這就是也出席於昨晚忘年會的法科同級生了，做事的地方也符合，年齡也正相同。

這樣看起來，那女人抱著的小孩子便是奧村的了。奧村要是看見現在的酒卷美代的情形應該說什麼呢。

可是，川地立刻想起了今早被害者的事情。奧村八重子。是偶然的同姓嗎。不能這樣想。是慎太郎的妻子決無錯誤。

這個推察假如不錯的時候，酒卷美代知道是離去的男人的妻子而做出的扒手行爲嗎，或者是並不知道的做出來的嗎？

警部補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複雜情緒慢慢的昇上來了。絕對不能輕率的處罰那個女人，他想着。勿寧說把她從現在的貧乏裡救出來的做法才是最得當的處置。友人使她陷入了生活窮地，自己來給她一種償還，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吧。也就是在男性的共同的責任這一點來說，也有救助這個女性的必要。

川朴地英三郎還存有着朴林的青年的熱情，自進入了警察界以後也看過了不少世界的暗黑面，可是在沒有被這樣利害的社會把感情弄得疏痺的過程中，依然還殘留着學生時代的純真味。所以此時便免不了有想要救助酒卷美代的心意。由於她會英文打字一點來說，也像很有點才能。就這樣沉淪到罪惡的深淵裡去把前途的生涯弄成了暗黑的下場，川地覺得非常可惜

他自己走向拘留所去。

從鐵格子的縫間一看，女人在歲暮的嚴寒裡，低着身子，把自己覆在睡着在胸間的小孩子的身上，而且閉了眼睛。頰上的皮膚起着雞皮疙瘩，發着青紫顏色。

「想問你一點事……」

女人張開眼睛，顯出糊塗的樣子。

「奧村八重子大概是奧村慎太郎的妻子？」

她搖了搖膝蓋把臉背過去。

知道老爺不在家的時候哇，我給表少爺送點心，茶水去呀，表少爺老是坐在書房裡念書呢！五姨太不是坐在沙發上抱着雪花玩，就是叫廚子進來，告訴他怎麼樣預備老爺的飯！別的，我就不知道了！」李媽慢條斯理的說：「我有點兒明白，這是每次表少爺進屋以後，一張張的紅票子，由五姨太的手裡掖進李媽的手裡的功用

「你聽見了！」五姨太更有理了。「我沒作給你丟臉的事呀！可是你誣賴我作了壞事啦，好吧，壞事我做了，你拿出憑據來吧，你今天不拿出什麼來，就不行！」

「胡鬧什麼！完啦！完啦！」

「完啦！你完啦，我完不了，我不能無緣無故的受氣，反正，是有人和你說我的閑話啦，你非告訴我，是誰說的！」

「誰也沒說，算我今天喝醉了吧！」

「算你喝醉了，以後你要天天喝醉了，我纏不了這樣的醉鬼，你不說是誰，我也想到是誰了，准是四姨太和你說的！」

「我就沒到她那裡去，怎麼是她說的呢！」

「是呀，我知道你們舊情濃，欺負我一個人啊！我還活的了活？我不活着了！」五姨太頓着雙足，伏着椅背痛哭起來。

老爺像傻子般的立在桌旁，半晌，隨着五姨太一聳一聳肩頭，走過來。

「看你又犯孩子脾氣，一會兒把眼睛都哭腫了，快起來陪着我抽煙去！」老爺撫着五姨太的肩頭說，聲音又恢復了平日，而五姨太哭的就更委曲些。委曲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好啦，別哭啦，誰不知道我的五姨太最正經呢，今天我一時糊塗，折磨了我的五姨太，該打，該打！」老爺說着，真的在他那老臉上打了兩下。

「我不許你打！」五姨太揪住了老爺的袖子。

「好寶貝，不許再哭了」。老爺掀起五姨太的頭，坐在了

「你知道吧？」

「沒用的事情不問不可以嗎！」

尖銳的答語從鐵格子裡飛出來。女人的蒼白的眼睛憤怒的燃燒着。

第二天的午後，川地英三郎走到銀座附近的一家裝飾得很有意思的吃茶室。看了看周圍坐滿了客人的座位後，又走到隣接吃茶室的展覽油繪的畫廊裡，慢慢的迴覽着。美術……這樣的世界對他實在是很珍奇的。他想着親近於藝術的人們，在人生裡好像在充滿光輝的日光中生活着一樣的令人羨慕。若是自己也能畫畫來送此一生的時候，也就不想有什麼入世和求榮達的意思了……

再回到吃茶室，剛剛坐在椅子旁邊的時候，奧村慎太郎把頸子埋立起來的大衣領子裡，挾着一個大皮包，從門外走了進來。

「啊，上一次實在失禮了。大家散了以後，和秋元，廣瀨跑到銀座來，三個人又喝了一頓。廣瀨的運氣看起來是很好。紅利大概總可以分到千元左右的樣子。」

「嚇。你的紅利也相當多吧？」

「不是說笑話！外債僅僅能還上一半。正月要過不去喇。可以借五十圓的樣子嗎？」

川地退縮的笑了。

「可是，有什麼事情嗎？」

「嗯，想問你一點事情！」

「嗯？問我事情？奇怪！所以要和警察官交朋友真得想一想哩！」

奧村揉搓着冰冷的兩手，然後一邊合起來一邊笑着。

川地英三郎端起熱騰騰的茶杯，穩靜的說着：

「上一次的什么事情啊……」

「什麼事情。忘年會？」

她的身旁！一手撐着她的肩，五姨太把頭扎在老爺的懷裡，我只得暫伏在五姨太的腳邊。

「到底是不是四姨太說的？你告訴我！」

「不要說了，以後不聽她的話完了！」

「不聽我的話到可以，不聽她的話行嗎？一切的財政都在人家的手裡，我這樣的忠心伺候你，不只是手裡什麼都沒有，還要受氣！」五姨太又哭了！

「看我今天剛取來一筆款子，就交給你好不好？」老爺從懷裡掏出一疊子藍紙，放在五姨太手裏，五姨太睜開了沒有多少淚水的眼睛，望了望，手雖是緊攥着那許多紙，却往回推，口裡邊說：

「我不要，我不要，留着給四姨太吧！」

「寶貝，怎麼還和我生氣，我真想掏出心來給你看！」

「生氣？我敢和你生氣嗎？我是怕呀！」

「怕什麼？」

「怕什麼？我怕以後總是這樣鬧，我可怎麼過日子呀！」

「以後絕不再鬧了，我若再和你鬧，來，只管揪我的鬍子，打我的嘴巴！」老爺握着五姨太的手，來打自己的老臉。

五姨太嬌軀一扭，眼睛一斜，把手奪過來，說了句：

「討厭！」

老爺仰起頭來，哈哈的大笑！我真不懂他們是作什麼把戲！

「說正經的吧！以後，你也偶爾到四姨太公館去住住，省得她背地裡總說我壞話。」

「那我怎麼捨得離開你哪！」

「不害羞！」五姨太用她那纖纖的玉指，在老爺的臉上劃了老一下，嘆味笑了！

我幾乎跳起來，我爲五姨太高興，我爲五姨太慶祝，慶祝她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不是，扒手的事情。」

「扒手？扒手的什麼事情呀！」

「怎麼？你什麼都沒聽說過嗎？」

「不知道，扒手怎麼啦？」

川地想着自己說的話很不好。他的妻子對於丈夫什麼都沒有提過，這樣看起來，是奧村八重子事前已經知道了酒卷美代。所以在丈夫面前關於那女人的一切事情就都不願意說吧，川地這樣推想着。

「實際呢，上次你的夫人在百貨店買東西的時候，幾乎被扒手把皮包偷了去，犯人立刻被捕了。可是……」他簡短的把事情說明了。

「那真奇怪！」奧村做出憂慮的臉像：「家內爲什麼沒對我說呢？」

「哩，因爲那件事情……和你說了是不愉快的，那個女犯人……」

「唔！」

「知道吧。酒卷美代！」

川地看着奧村的驚愕的表情，一方更加重似的說道：

「有一個小孩子你知道嗎？」

奧村答應着點了一下頭。

「看那樣子是非常貧窮，現在仍然在署裡保護着，怎麼辦好呢？」

「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或者是辦法！」

奧村稍稍沉默了一會兒便攪合着咖啡。

「小孩子也在一塊嗎？」

「喂！奶也不足，我給買的牛奶，昨天是在保護室裡，但是保護室也冷得很呢！」

「那個東西一定很恨着我！」

「也許是。可是關於你的事，訊問的時候一句也沒回來。連你的名字也始終不說出來；但是讓刑事調查了以後，才知道對方就是你。」

以後，就是表少爺進來，也不像過去那樣親密了！他們總是噙噙的講話，連一個字我也聽不見。同時，五姨太對我冷淡多了，她總是一個人楞楞的坐着，除非老爺在家的時候，她才歡悅的抱着我！所以我總是盼望老爺別出去。

有一天，老爺出去了，直到晚上也沒回來，聽李媽說是住在四姨太那裡了。我想老爺，我還想那股子異香，於是我懶懶的臥在沙發上。

這天晚上，屋子裡並不太亮，只開了一盞大燈，表少爺進來了，他們也不說，也不笑，只手忙腳亂的，經一間從上面開門的小房子裏裝東西，他們裝了三四間，才慢慢的坐在我所臥着的沙發上。

「可以了嗎？」五姨太問：

「再等等！」表少爺答：

我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我只「咪咪」的叫了兩聲！五姨太抱起我來，和我親了親說！

「雪花，乖乖的，再見吧！」

「我更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了！」

「可以了！叫李媽！」表少爺說！

五姨太放下了我，走出去叫李媽，一會兒李媽夾着個小包，隨着五姨太又走回來，於是表少爺一隻手提着一間小屋，五姨太提着一間小屋，李媽提着一間小屋，悄悄的走出去。我想追出去，但是我全身一點力量也沒有！遠遠的聽見汽車笛子囉囉了兩聲。

我伏在沙發上睡着了，等到我醒來的時候，五姨太還沒回來，我覺得肚子有點發空，勉強走到小屋子旁，去吃我內肝拌飯，但是仍是一隻空碗放在那裡，於是我知道李媽也沒有回來呢！我只得忍着饑，爬到小屋裡，又睡了。

「豈有此理，你們太不管事了。」我被暴怒的聲音吵醒，我靜靜了聽，是老爺的聲音，我振起精神跑出來！喝！這些人，管事的，來照，廚子，老媽子等人都垂手直立在老爺的面前，老爺滿面怒容，指手畫腳的說！

「你們都死了嗎！三個大活人走出去，不知道！」

「五姨太出去，我們是知道，不過是不知道五姨太到那裡去」

兩個人沈默了片刻。然後奧村像下了一個決心的把臉抬起來。

「我也是想不出辦法。並且無論怎麼辦我也沒有發命令的立場。金錢的援助要是能夠的話也好；但是就默受呢還是怎麼樣。不，縱令她不要這筆錢，可是我現在的生活也完全是悲慘的，小孩子的冬天衣服都不能買，祇能把秋天和夏天的衣服合起來穿着。每月要是三圓五圓的補助還可以做到。假如超過那以上，簡直是不能指望的事情，這都是可恥的話呢！」

「哼……怎麼辦，把小孩子領回去也是不可以呢？」

「說得是呢。……可是——請想一想家內的性情吧。到底她還是討厭那個女人。但是爲什麼不把孩子放在她母親家裡或是寄託在別人家裡，而她自己不出去勞動呢，真是奇怪。要是做英文打字員，每月祇少可以拿七十圓的薪水。」

這種說話的方法實在也無了局的樣子。川地清楚的知道了奧村對於酒卷美代和小孩子已毫不負責任。那種圓滑的辯明和困惑的顏色也是想巧妙的逃避責任的充滿着狡猾的語調。川地很不痛快。

川地英三郎在最後祇究明了一個念頭便告別了。

「那麼，我就自己設法往適當裡處分，不過你是沒有別的意見了？」

「嗯。一切都委託在友情上了！」他巧妙的這麼說着。「盡量請往好的方面作吧，拜託了！」

也不像喝了酒騷鬧時候的大言壯語了，祇帶着卑屈的眼色，使川地大大的不快。

回到署裡坐在自己的桌子旁想着，可是把她怎麼處分的方法總也不能決定。釋放以後仍放到街上，那樣的時候，一切事情就算完結了。但是是一種正義觀告訴他並不是真正的完結。想着奧村的無責任感到不快，而他却不能也做出無責任的事來。

衝着烟卷，川地走到保護室去。酒卷美代用衣服的下襟包着脚，

啦，我們作下人的，那裏敢過問主人的去處呢！」管事的戰戰兢兢的說：

「放屁，你不會打電話報告給我嗎！太混帳了！」

「是，是。老爺別生氣，我們分頭去找吧！」管事的又說：

「可不是你們給我找去嗎？你先給張老爺打個電話，請他派人把住各車站，然後，你們再分頭去找，找回來，我當然會重賞你們，找不回來，哼，你們都留神吧！去，去！」

管事的答應了幾個「是」，帶着那些人慢慢的退出去。

老爺望着那群人的背影，深深的呼出一口氣，走到圓桌邊，點着一隻黑黃色的烟捲，然後背着手，在地上走來走去，不時的搖搖頭，嘆口氣！

這時，我和老爺是抱着同樣的心情！同樣的盼望五姨太趕快回來，在老爺呢，不可以欣賞那媚人的酒渦，在我呢，也可以恢復滿足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安慰！

我一直沒看見五姨太的影子，就是老爺也不常來了，只有我獨自住在這間大屋子裡！再也沒人給我送肝拌飯了，我常常是偷跑到廚房去偷嘴吃。因此我更想念五姨太了！她帶走了我壯年時期的快樂！

又過了些時候，一天，忽然進來很多人，搬掉椅出去；連我的小房子也給搬了出去。噫！我不知藏在那裡才好，最後！我藏在院子裡一棵牡丹花的底下，偷偷的望着，直到那群人都走出去，我才又跑屋去。

「真可憐啊！怎麼都搬走了！五姨太回來怎麼辦！」我心裡這麼想着：

在那天晚上，來福進來了，我像看見了親人，對他搖了搖尾巴，他抱起了我，伏在他的懷裡，一路走出去，我又看見了那些懸着一盞一盞燈的大棍子！終於又回到了舊主人的家，看見了慈愛的媽媽！

我又恢復了童年時期的生活，而失掉了童年時期的快樂！每當和媽媽一齊吃飯的時候，我總是憧憬着五姨太——那漂亮的女人。

(完)

凍冷的樣子坐着。孩子流着口水在蓆子上爬着。

「冷吧！」就站着的樣子問道。美代拿着一隻像似從刑事那借來的鉛筆正在紙上寫着什麼，隨着把紙和微笑一塊扔給他。

寫着這樣的文句：

扒手之歌

盜未得的皮囊裡，

也許有五十圓放着。

溫的牛乳和 Omelette 幻夢終于消去了。

飢餓的母與子，

今宵却在拘留所中熬。

……音裡怯慄着母親的歌唱……

寶貝呀！好孩子趕快睡着。

不幸給予母親的惡運依然不妙！

明天，被放出來走到街上去，

裝着百圓的錢包休再讓牠跑掉。

眼角裡溜着街上的貧乏人，

駕着銀色的汽車跑；

Central 旅館且住一遭！

川地微笑着「真好啊！」這麼說道，但是與其說是喜笑不如說却是一種難以描繪的痛楚，戰慄的衝擊着胸部。在這個女人的心裡，却有着早已經潛蓄到了此種程度的一種尖銳的反抗精神，川地想着自己或者可能背負這個處置的責任。在另一方面，她又能把這樣惡想的事情寫在紙上，並且坦然的公開在自己面前的這一點上看，實在還有着和詩的文句有雲泥之差的某種美麗的精神。

美代

● 客 人 ● 們 ●



周 金 ..

時坐在車上一刻不停的梳着淚，我恨我太無用，想努力叫心緒平靜下去，幾次都失敗了，哭得連自己也覺得無聊。

魯給我定了一個很適當的暑假計劃，並且由朋友處借下了許多書，一直到火車要開走的一刹那，她還紅着臉叮嚀着：

「我不許你整天死睡呀！練練字……早晚科一定來找你打網球；你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球手呢！……再見着你的時候，應當胖一點，那証明你又健康些……」

我一路想着魯的聲音和溫柔的態度……淚一直的迷着眼睛；屋子裡的東西零亂得走路都不能順利，我也沒有心腸去整理

把陳送走之後，我希望她是這早晨最後的一位客人，雖然我永遠俱有着歡迎拜訪者的心情和興趣，可是，今天，我不敢不否認我有私客人談話的心緒，那對我真是太殘忍。

昨夜，魯在十二點半離去，我送她從車站回來已經三點了，離別的苦味，浸蝕着我的心靈，雖然日子並不多，可是滋味都是一樣的難忍。在學校中無論念書或玩我不能離開她，所以這整個假期的分別，對我現着太長了，回來

於是想剛才在喫茶店等奧村的時候看書的事情想起來了。愛藝術的心不是明亮的心嗎。而且對人生抱着希望，把人生要純真的生活的心嗎。可是也許對着自己的敗落之姿懷着自嘲的心情也未可知。假如生活能够良好，不是也能做一個偉大的妻子和母親嗎！

「送給我吧！」他說着，把紙疊起來放進口袋裡了。

「可不能給別人看見喲。給別人看見了要罰我十年上下的徒刑呢！」

「噫。不給別人看！」他答應着，但是這女人爲什麼這樣信用着自己，真是奇怪的事情。

「可是還有點事要談談！」

「哦……上上次的那樣香烟，還想要一枝！」

川地把烟捲給了她接着說道：

「想放了你！」

「是嗎？謝謝！」

「不，等一等。附帶條件的。要有一個從這出去以後必得到什麼地方去勞動的定約。因爲在外面一游蕩起來，又會要做壞事情！」

「什麼事情都不願做喲！」

「不願意做就留在這兒。有了工作，把小孩子健全的養育起來不是很好嗎！」

「到什麼地方去呀？有帶着小孩子去做事的地方嗎？我可不知道！」

！

「暫時把小孩子寄託在什麼地方！」

「不願意喲。那多討人家的麻煩。我窮困，還要做扒手！」

微微隔了一會兒，川地用着安靜的調子說道：

「因爲你是懂得道理的女人，我才直誠的說給你聽。人家要用誠意問的時候，回答也得要用誠意。對於待你不親切或是不誠實的人，無論用什麼樣子的執拗態度都可以，假如對於一個把你的事情來

它，把魯脫下的衣服和書籍都堆到地板上，勻出一個人坐著的地方，我便癱坐在沙發上。

早晨李媽把我推醒，說天氣還早，最好到床上去睡，她扶着我一歪一斜的走到了床的距離，又毫無知覺的昏昏沉沉繼續睡去。

沒隔多久，李媽把我推醒，她說：「有人找哇！有人找。」

「無論多遲，我要掙扎着起來，我最怕給我的客人難堪，無故叫她們在門口站一分鐘，也是我的遺憾，我趕緊披上衣服，跑了出去。」

門口站着的女孩子，給我一個陌生的感覺，記憶壞到如何程度，我也不能承認我會見過她，或有過什麼來往，我的窘態，使她明白了這拜訪有點唐突，她紅着臉，自己介紹：

「您認識化學系的會——」

「啊！知道。」我若說不認識，一定對她更不合適，可是，說認識，簡直太勉強。

「我是她的妹妹！」她笑了。左腮上有一個很美的酒窩。

「噢！我的眼睛太可憐，你們長的像極了，我竟不能看出來！」天知道，我說了一個謊。

這謊使她變得高興了，少女天真活潑的表情，籠罩了她的靈魂，我沒來得及請她，她便先跳進了門，我也在她後面，跳了進去，她有一個美麗的背影，一跳一跳的，不需要我來指示，好像一位熟朋友，一口氣跳進我的屋子裡。

屋子很亂，對於一個第一次拜訪的客人我覺得很有點不雅，可是，事實在我眼前擺着，我似乎不需要再說什麼掩飾的話，況且無論我的臉紅到如何程度，也說不出漂亮的言詞。

我的客人，在一個位置上，保持不到三分鐘的靜置，便要換一個地方，她這種不安的態度（我只是說活潑得過火，並沒有一點輕浮的意思。）正好減去我的窘態，她好像一點也沒感覺到

誠實計劃的人，那種態度也行得通嗎。要看着對方的人物情形做事！

酒卷美代向着對面把頭靠在壁上。沒有反抗。

「一定很冷吧，可是今晚再在這裡睡一晚，仔細的想一想。假如沒有勞働的意思，就沒有把你釋放的理由。無論是以警察署的責任也好，我個人的責任也好。……剛才我去會見了奧村。約定了關於你今後的辦法，由我一個人負責任來計劃。奧村實在不是可靠的男人。你的氣憤也許是當然的事了。可是彼此已經是不相干。你是你，你給你自己建立一個完全的生活，不是也應該把你小孩子健全的養育起來嗎？……到明天早晨止，好好的想一想，然後給我一個回答！」

他剛要轉開離去保護室，美代突然回過頭來。兩隻眼睛裏注着滾滾的淚珠，閃閃的放着光。

想要到一個用英文打字員的公司找職業，但是立刻沒有找到。但是一個普通每月可拿三十圓或是三十五圓的女事務員的收入，無論如何也不能維持母子二人的生活。盡量的想要找對她適應的一種智的工作，但是說起女人的職業來，不是一言兩語便可以解決了的。尤其是在智的方面的職業收入，簡直有不可言說的過少。在男人支配的社會裏面，女人的正當勞働和能力自然的便被輕蔑，祇是對於以慾情作對象的女人才給以過高的評價。酒場裡的女人，藝妓，娼妓，舞女等有着女事務員二倍的收入。川地英三郎現在感到了更進一步的矛盾。

事情是要急辦。目前不得不先確實了她的收入。

酒卷美代會跳舞。在約翰公司做事的四年間，常常在宴會或是晚餐的時候被招了去，跳舞便也在這樣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學會了。

川地想做如讓她做了舞女總比勞働在酒場裡的好。於是他特意換了私服，訪問管內舞場的熟知友人，爲了給酒卷美代找一個舞女的位置。

從午后五點鐘起直到終業，要是勞働六個鐘頭，總應該有相當的

的存在，像一片水中的小樹葉，一會漂到東面的相片上，一會漂到西面的畫上，我也笑嘻嘻的跟在她的後面跑，看完一樣，她回過頭來用那對發光的眼睛望望我，我也無理由的淺淺一笑，我覺得她很可愛，特別是那兩隻聰明的眼睛。

在她仔細的翻着書架的時候，我便勻下心來，努力去猜她來找我的理由，總像是有點什麼事情，可是她不说，老是那麼跳着，笑着，我也不知道應當怎麼問。

後來，在屋子裡都檢查過了之後，她又向我一笑，一隻手推開了門。

「妳要走嗎？」

「可不，我白溜一趟。」頗有報怨的成分。

「白溜一趟，我不太明白妳的意思。」我真陷入五里霧中。

「你沒有哇！」

「甚麼呀！」

她也想起了她沒對我說過一個字，關於她找我的主意。在一陣大笑之後，她告訴我，她姐姐叫她來找我借參考書，因爲她要考學校：

「妳不也是那一行嗎？」

「妳是說妳也和我學一樣的科學嗎？」

「當然囉！要不我憑什麼找妳呀！」

「噓！」我吹了一整口哨，我覺得我的客人坦白得很可愛，也很可笑，我鑽到床底下，把她能用得着的書，都一本本的扔給她。

「幹麻都藏起來呀？」她一面用下顎夾着高高的一堆書，一面嚷着。

「我沒有藏的意思。」

她開門走了，我也不想再挽留，安靜在我面前發了一下光！

收入了。小孩子寄託在附近汽車行的老婆家裡，每月給七圓錢的謝禮。因為要做一身舞衣和一雙皮鞋，得支配人的認可預先支出五十圓錢。他自己作了保證人。

這樣決定了以後，川地就到春光莊去訪問，雖然說再有兩三天就要到新年了，室內却晒滿了小孩子的襁褓，酒卷美代和孩子給在一塊，並且好像在舊了的筆記本子上寫着什麼的樣子。

「做什麼呢？」

美代笑着坐起來。吸着一隻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來的紙煙。又是在寫着詩。

釋放之感想

美代

警察有着世俗的酷冷，
巷裡落着十二月的雪霜。

到處都充滿着冷與冰。

若是……還溫暖的話。

也便沒了……的不安寧，

是乘大船的心胸，

任憑載我到何方！

但看釋放了的下場。

孤獨的母與子，

仍然戰慄在飢餓中。

剛才，隣室像是來了匯票一張，

無聊啊——畜生！

川地把五張十圓的紙幣，並放在她的膝前。於是她把頭髮攏上

去，嘆息着說道：

「啊啊！我也成了預支，讓人家給縛束起來了呢，完全像一個妓女似的。舞場支配人沒有縛束了我，却把司法主任給縛束住了呢！」

「沒有什麼縛束的！」

我渴望着休息。等我到門口時，只能看見她的背影在胡同口那兒搖擺着。

李媽在替我整理着房子，她一向愛打聽客人的姓名，一直到會祖父，外公的來歷，假若我高興，她會貫徹到變成她們祖先的究竟是猿猴，還是黑猩猩，一直逼的我山窮水盡。

今天她不能放過這機會，我一進門，她便來了個當頭砲：

「這毛手毛腳的，剛走的，誰呀？」

「他姓會。」

「從前沒聽說過呀！」她一面擦桌子，一面往下引誘我。「那的人？」

「李媽。」我往下脫大褂，「我除了她姓會外，什麼也不知道。」

她瞟我一眼，覺得我是除了睡覺，什麼也引不起興趣，可是，她不能乾吃這個釘子：

「脫大褂，又睡呀！要我說哇！先洗完臉，省着來人瞎抓。」

她見講着，也成心給我點利害，最少我不能立刻睡去。

「也好」我拖着一條半睡的身子，準備去洗臉。

門鈴響了，隨着我聽到

「找四小姐！」

我抽了一口冷氣，誰呢？我想告訴說，我沒在家，可是良心不許我這樣騙人，（它永遠是我服從的法律），我又跑了出去。

來的是陳，我放點心，她是一位熟客，不需要我陪伴，她自已坐在屋子裡，我去洗臉。

回來時，她在吃着昨夜魯騰下的點心，我囑咐她凡是斷多的，硬的都給我留着。她沒理我。

我勉強支持坐在椅子上，我確信，只要頭往床上一挨，便能立刻睡去，陳看我的神氣，撇一撇嘴：

「雖然那樣也還是怪可怕的。啊！啊！好吧，拿二十圓豪遊，剩下的三十圓再做別的用！」

無論如何，女扒手終於做了舞女。

當川地的勤務完了回家的時候，走到舞場，悄悄的隱藏着自己在燦爛的照耀裡，她確實的是在跳着舞了。打扮着巧妙的裝束，無論從那個地方看都是一個漂亮的舞女。頭髮也盤曲起來，配着適度的化妝，真有着像女優似的熟練較美。僅僅數日前被警察帶來的酒卷美代，竟和現在的是同一個人，連川地自己也疑惑起來，看了那明亮，豪華，快樂的神氣。是一雙的暗苦也使人感覺不到的活潑和健美。

她早就靈敏的看見了站在棕櫚竹蔭的花盆後面的川地，用三個手指支着面頰飛色舞的遞過一個溫柔的笑臉。那個圓溜溜的大黑痣子像要滾下似的可愛，使人想着才不過二十二三歲的少女一樣。勿寧說，川地只當作是脫化過的酒卷美代。反因知道了她的私生活而使川地感到了興味，假如不意之中和這女人接近了，年青獨身的川地或者竟能用着真誠愛戀她也未可知。

舞場因為到了正月休息的時候，客人非常擁擠，美代無停頓的被客人追逐着，就是連和川地談話的機會也沒有。在內心的某個地方感到被美代無親的空虛，川地走出了跳舞場。

從此，盡量要想把酒卷美代的一切忘掉，川地這麼打算着。

想一想看的話，真是一個有意思的扒手。性格乖怪的一面也有意思，寫詩讀英文的事情也更給人以愉快的感覺，最終雖然做了舞女，那也不算可惡的行爲。可是，做爲警察官吏的他，而有了這樣戀愛的行爲，實在是一個不適當的對象。

大概的能够把她領到生活的道上去，雖然就是這一點，對於他也算完了一樁心事。

這樣的過去了五天，過去了一個禮拜。無論是從舞場或是從美代都沒有得到消息的原故，川地想那是無事的在勞動着了。

「我走啦！那股懶勁我看不慣。」
送她走了之後，我希望不再有人來找我了，我想祈禱一下，請賜給我一個安靜的上午。

事情比今天再別扭的太少了，我聽到一個尖銳的聲音在門口吱哇着：

「她在家嗎？她就說我姓歐陽。」

歐陽兩個字決定了我享受安靜的命運，我知道這個怪好聽的姓，也能聽出這比常人高八度的嗓子——歐陽燕，我同班的一位小姐，她給我最深刻的印像，就是一頭捲得叫人發昏的頭髮——她最滿意的樣式。

我像一個逃犯，被抓住了，強逼着去見法官，不知應當用什麼話開始，對於這位小姐，我沒有一點應酬的經驗。

從門縫中，她一眼看見我，小紅蝴蝶似的飄了進來，跳着，叫着，一把抱着了我。（她永遠學着電影上的動作。）我覺得加上沒有充足的睡眠！天昏地暗，屋子地一齊轉，吃的東西直往上噁心，我怕吐到她衣服上，可是我推不開她，我們一直像賭騾蟹似的，滾到屋子裡。

她一坐在椅子上，又隨着彈性跳了起來：

「可恨死啦！你叫人死等！」

我的頭還有點昏，四週的東西還在轉着，一動不動的站在地中間。毫無頭緒。

「真缺死啦！幹麻不找我？」她又推了我一下。

「唔唔！我翻極啦！」一着急，我說了實話，覺得有點失言，幸好，她也沒大注意聽，並不希望我的回答，只是有聲有色的嚷着，我的耳朵裡塞了一下子「死啦！死啦！」

「喲！」她一眼看見牆上掛的相片。「誰呀？說實話。」

「我爸爸！」不折不扣，用不着說謊。

一天，鹿野刑事站在川地的桌子前邊，把頭歪在一邊說道。

「上次的那個女扒手，她呀，還是不行！」

「哦，爲什麼？」

「舞場的支配人來了，報告了不少的事情！」

「唔，什麼時候來的？」

「昨天晚上，是您回去了以後的事情，他這樣說的。前晚八點鐘左右的時候，酒卷美代忽然不見了。隨着另一個舞女的僅僅裝着十八圓的錢包也不見了。說錢包是放在皮夾裡的，可是單就把錢包拿了去。聽說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以後，一直到昨天，酒卷美代也沒有到舞場去。看起來，那還是一個成了習慣的東西呢！」

川地並沒答話。雖然對於這個刑事也好像感到羞恥，他自己這樣想着。

他立刻向舞場打電話，想找舞場的支配人詳細的問問原委。事情是和鹿野刑事報告的完全相同。

可是支配人在報告完了以後，又這樣加上幾句說。

「我想總是她自己不願做了吧。一向都是很愉快的做着事情。因爲打算不做了，臨走的時候想要找點盤費吧。可是實在是奇怪的行爲呢。那女人還有三十圓沒支領的舞卷的樣子也扔下不要了。偷去十八元，扔下三十一元，結果還是不合算啊。被偷的那位，已經在這三十一元裡給還清了，也就沒什麼話可說，可是以前所借的那一筆，因爲責任的關係，我想總令是一半也好，一定可以給想辦法的吧。」

「沒有被什麼人誘騙了同到什麼地方去了的樣子嗎？」

「啊，那件事倒沒注意過。不過一向都是很受客人歡迎的樣子，險像也好，性情也很爽快。可惜走着這樣下流的路，真沒辦法呢！」

川地把電話掛上，困惑的把兩隻手按在火盆邊上，鹿野一邊緊着褲帶一邊說道。

「現在就去捕了來。大概總還是在那個公寓住。」

「你爸爸呀！」她一屁股坐在床上「昨天晚上又約我去跳舞。」
「我爸爸早已過了約女人跳舞的年齡。」我以女兒的資格來替我父親維持名譽，我想他不會與這位中國的好來場化的洋小姐有什麼糾葛。

「真缺死啦！破德行，硬拉人去。」

「倒是誰呀！」我有點冒火。

「小張啊！」我放了心。原來與我父親毫無關係。

記得在上社會學的時候，她緊靠我坐着，每堂都噹噹咕咕的形容着，小張小李的，足說了一年，可是，我今天還是一點也接不上槽兒，我恨我當時爲什麼不注意聽。

「他呀！」她抓了一本畫報：「真缺，深更半夜的在門口噹噹着，新買的車呀！噯！你的床單真不難看，昨晚又找人去，Dance，可恨死啦！把人的腰都要摻折了。討厭。」

「……」我想不起怎麼回答合適極力管着眼光不要離開她，最少我要保持一個聽者的地位。

「那爵士樂隊，糟極啦！」她把頭髮努力往後一掃。「那個俄國琴師，站在邊上，死瞪着人。」

「因爲妳太美了。」我毫不誠實的加了一句。

「討厭死啦！」她的態度，掩飾不了她的滿意，「他說我的眼睛」死啦，真缺。」

她說話的時候永遠喜歡加上幾個外國字，她很滿意這種方式，最少可以表明她是一位很洋化的姑娘，她決不辜負所知道的一個字，總要想法把它用上，英文，法文，德文，拉丁，她都知道一兩個字。所以她自己永遠覺得像在說着世界語。

我的低能，使我張口結舌，雖然年齡相差不了多少，可是在她面前，我完全陷入了幼稚的窘狀中。我的興趣和她的永遠差得那麼遠，那麼相反，她要是一位真心的時代小姐，我自己就應當

「哼……」

「那非得再經一次裁判不可，不從根本上改正還是不成！」

川地多少有點慚愧起來，但却決心的說道：

「讓他們把車預備好。我自己先去看一看！」

「哦！」

鹿野稍露出點遺憾的表情。那漂亮的女犯人本應該是他去捕來的，可是現在却讓川地奪了去。也可以說是一個樂趣讓司法主任給佔了去的感覺。

是一個難靛的通廊。門外麵舖的掛滿了焦汁的鐵鍋和盛麵用的大花碗，零散的這裡那裡的堆着。破舊了的拖鞋無次序的被扔着在進口的門外，過狹的廊道發出難聞的惡臭。無線電放着流行歌的噪叫。川地美三郎穿着官服，一個人在這污臭的廊道中走着。

二十二號室的門在開着，可是却從門上方的迴轉密裡流出白色的烟霧，是裏面吸烟的證據。

她在家了！川地想着，於是便放下了心，但是又多少有些氣憤。猛的一下把門打開，孩子正吃着奶，美代却悠然的依着炕爐的一旁在打着瞌睡，聽了門聲驚惶的坐起來。頭髮盤曲着，化裝也很俏麗，好像要預備出去的樣子。

一邊坐起來一邊破顏的叫着。

「啊來了來了！想也是來的時候了。呀，請上來，實在是太體了，可是這已經是很費力掃過了的呢！」

「你想辭去舞場的事嗎？」

「打算辭去。但是也不能再去了！」

「但是什麼，又做了不體面的事了？」

「哎呀！別那碎叨叨的申叱人喇。要說不體面也許是這不體面，可是場裡還欠着我三十圓的樣子。把三十圓扔下了出來的，對哪個人也不算損害呀，沒關係喇！」

承認是一個時代淘汰下的弱者，她的談話，就像百貨公司宣傳着廣告，衣料的行市，化妝品的種類，她能一口氣出數十種口紅的牌子，並且還都是把華人翻譯的中國字，再讀成外國音，聽起來成了一種界乎兩種語言中間的文字——這一手我就辦不到，我連一種香水的名字，也說不出。

對於娛樂和服裝上的知識，她是一位健者，流行的畫報下流刊物是她知識的來源，她的談話，完全是在背訴電影說明書，或廣告，再加上各樣頗有趣的表情，聽起來也像有滋有味。她能用長時間去背咖啡館的英文食品名稱。或在上課時，默寫明星們的英文名字。對於功課，她不管，她說她最聽不起那些死用功的傢伙們。

她的談話沒有中斷，我只能拿着時候，給她一笑，她也許覺得我太死板，或冷淡，可是在我已經够苦的了，因為我不想笑（也許想哭的趨勢更大。）的時候，強逼着去笑，比受鞭打的痛苦還利害。

她怎能拜訪我，是一個意外，也是疑問，這遠因也許是一年中把我當了她背訴羅曼斯的對象，列入知己之類，也許呢？她偏愛和我這樣不摩登的人示威，給我一點文明生活的啟示，記得她曾對我說過：

「幹嘛念書哇！玩玩，開開，別忘了妳那麼年青」。

我只能感謝她對我的關心，不過，我覺得我的生活中也有着陽光，空氣，和活躍的春天。

她不停的表演着，不停的嘮叨着，越說我越找不着插嘴的地方，她有時把我拉着在地板上走 Fo-L-Tar，一會又改成 Mela。

我惹起一個主意，大哥從故鄉帶來上產的花生糖，我想，道也許能安靜一下她的靈魂和肉體。

「吃吧！」我一狠心。把糖放在桌子上，「除了糖之外，我沒

「什麼叫沒關係。現在跟我到署裡去。這次非嚴重的處分不可！」

「那樣的話慢慢的放在後面說，先請進來呀。進來喝點茶。喂，請呀！」

說着走近去，像用手拉的樣子，川地很響亮的打了她一個嘴巴。

她兩手按着被打過的片頰，嘻嘻的笑着發音來。

「別生氣喇，有什麼理由盡可以說呀！」

「還有理由嗎。不要多說話，趕快預備好！」

「請等一等喇。現在正作詩呢。傑作就要出來了。還想出一本詩集。那麼還要請川地司法主任先生給寫序文呢！」

川地感到晦氣，真事似的生着氣的他，現在給弄得糊塗起來。川地覺得事情非常棘手，仍舊站在門口不動。最後，像是沒辦法的，衝上了一個烟捲。這樣做了的時候，酒卷美代立刻走近了他，點了一根洋火。這種舉動，不過是他被戲弄了，川地無言的想着。

於是，把一向都使用着的那本筆記本拿過來，嘩啦嘩啦的扯下了一頁。

「另外的不能給看！」這麼說完了就笑着，叱叱的把裡面的另一張撕碎了。

「要是生氣可討人厭喇！」一邊說着一邊把眼睛轉向川地的臉上。把撕下來的一張交給川地以後一轉身又鑽進炕爐裡去，把臉伏在被褥上。像似忍着不笑出來的神情。

可是，現在不該是看那惡戲詩的時候。川地脫了鞋，大搖大擺的走上來。把紙片曳在口袋裡，粗暴的抓住美代的肩直至站了起來，嚴厲的說道：

「喂！你不想做了嗎，為什麼老是故意的讓警察署費週折？」
美代忍着笑答道：

有什麼方便的點心給客人吃的。」

她用手指夾了一塊，手指蹩得很像樣，反覆的在眼前看了又看，我恨我沒給她預備顯微鏡，然後，像吃毒藥似的送到口內，嚥一下眉頭，這動作使我傷心，我擔心她吐出來——可是，嚥了下去。

「好吃嗎？」我試探着。

「還不難吃，可是沒有美國的——」

「不見得，這是土產，美國不會有賣的，」我也給她個小釘子，我的東西犯不上叫人吃着，還挖苦着，無論什麼東西都是美國的好，樣式永遠是巴黎的才够資格，中國的東西，沒有一許起色的，她當然不見得都用外國貨，不過，永遠是一面罵着，損着，一面選擇價錢的買。

她一塊塊的往嘴裏塞着糖每塊都嚥一下眉頭，這好像成了吃東西時固定的表情。一面翻着畫報，鼻子，嘴，都努力的動作着，我想她是照着畫報在練習表情。

我得了一點工夫，休息一下我的腦子，偶然看一下她的頭髮，還是那個叫人發昏的樣式，整個頭上都是捲，細看呢——一個碎了的破蝸蜂窩。

她的衣服穿得又緊又怪，顏色配得永遠是那麼刺眼，（並沒有漂亮的意思。）站在人群中，總能顯着「奇特。」決不能平平常常無聲無色。

她最大的理想樂園是美國，當然說好來場更恰當一點，最崇拜的英雄們是大明星，她能一串串的背出他們的生辰年月，誰愛吃什麼牌子的糖，誰好戴瓜皮小帽，誰的手上有一個黑痣。

在學校中，她有很老的資格，（我是指年限說，）記得剛入學的時候，她比我們都高明，她能尖着嗓子和洋教授說問候話，能知道各各教授的特別脾氣，也知道怎樣逃堂，不被點名的老頭

「得罪。可是我並不真是那麼可惡的女人喲！」

「那麼爲什麼不好好做事，建立一個幸福的生活。刑事非常惱怒了這事。你還總是這樣做，我一點立場也沒有了。以後就不知道要受什麼處分？」

「什麼處分都不在乎喲！」

「不在乎？」

「噫。我故意使自己貧乏！」

「爲什麼？」

「就是說出來，你們男人也是不能理解的吧。雖然，啊，說了吧。……要是認真的活起來，我想還是死了的好。對吧？」

「被薄情的男人扔掉了，孤苦的抱着一個小孩子；我不知是不是還能真專似的活下去。雖然我從前也會經誠真的想過，努力造就我自己，拚命的養育小孩子，但那結局是爲了什麼呢？就是我怎樣的把小孩子供養起來，那個男人也還是裝做不在乎的樣子。我盡量的做壞事情，盡量的做一個沒有辦法的女人，盡量的使我自己貧乏，這樣做了的時候，我想或許能讓那個男人受點良心的責備。」

什麼刑務所呀（註三）警察呀，一切都不在乎呢！不是說恐怕不能出來了嗎。哼，我本不想出來，假如真的關在裏面的時候，索債的也找來，……吃飯問題也就解決了，……是呀！我並沒感覺到受了什麼懲罰。就是連想也沒有想過。是根性歪曲了呢。假如你有改換這根性的親切，就先請把奧村慎太郎叫到刑務所去，要是問我爲什麼做壞事情，那就是因爲那個東西活得太舒服的原故喲。明白嗎？——真正說起來，其實我也並不是那麼可惡的女人。」

「雖然祇說了這話，還打算帶我去嗎？哦，那樣也好！」

「跟我走！」這麼說着川地站起來了。是再也不堪忍耐的心情。假如這樣一連累起來，那將不知有着什麼難堪的結局。實際也許先應該懲罰奧村。可是，並沒有一種正當的訴訟手續或是其他的什麼理

子看見。

假若，在我的一生中，曾經崇拜過她，恐怕只有那個短短的時期了，因爲對我都是陌生的事物，而她却很安然，可是這種信仰，只延續了十幾天，結果我的女神瓦解了——她原來當了三年
Festivals。

我沒有很快就和人熟起來的能力，特別是她，我有點避免，也像逃避，她對於我們這樣剛入學連教室都找不着的傻孩子們，有着很多的花樣，好像是，越走到我面前（穿平底鞋的人。）小高跟越響的火爆，成心撞人一下，然後，眼睛瞞着遠處，以嗓子裡往外擠一個：
「Sox！」

她不能失掉每一個示威的機會，只要誰無意中說了一句錯話或把什麼東西認錯了，她的笑聲是永遠比別人高一倍，並且努力替人家宣傳到很廣。很久。所以同學們都和她是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得罪人總不算痛快事，也犯不上，況且，我們都不是洋人，她也不想巴結，另一方面既不想改國籍，也不必搖旗吶喊給他加威。第二年，我們選了社會學，她坐在我左面，我一向沒有和她套交情的慾望，假若能長久保持靜默，到是我的幸運，可是，沒有三天，她先向我挑戰：

「妳的頭髮幹嘛老那麼短哪！」

是一張紙條，我不能再沉靜了，我也沒理由回答她，等教授回過頭去時，我對她一笑，真糟，笑出了禍，她有着許多紙條，寫着，笑着，一個鐘點，她把得意的事情都告訴了我——六表哥從美國寄來一捲畫報，小陳從芝加哥用信轉寄了一雙絲襪子，今年冬天決定買一件流線式（？）的外衣，上禮拜看電影，坐了廂座……

下課鐘響了，她還拉着我說她新買的鞋上有一隻小銀蝴蝶。

由，就無故的釋放一個惡作劇的女人，那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事。
「趕快預備好。」他又一次嚴厲的催促着。
酒卷美代踉蹌的站起來，妄亂的握住了川地的右腕。
「走吧！」自己先站在前面，握着手腕就要出去的樣子。「手拉手。啊！」

「混蛋！」把手抽回「抱小孩子！」川地這麼說着：

「孩子放在家裡！」她笑了。

「抱着去！」說着輕輕的把她推開。

「呀，可怕呢！」說着抱起孩子，趕快的先穿上了污穢的木屐。坐上了汽車，她開始哼着小調子，但又突然停止了，小聲的。

「這麼一點微罰也值得進刑務所嗎？」

「那是在裁判所決定的事情！」

「噢，是嗎。裁判所的特遇很好嗎？」

到底，川地笑出聲來了。

「對不起，請抱抱小孩可以嗎？」

「幹什麼？」

「有點事情！」

川地不熟諳的接過來孩子抱着，女人從袖子裡找出一隻紙烟，很輕快的把牠點着了。

「麻煩您了！」把孩子接過去「正月也過去了。可是我還沒吃過

一次雜煮（註四）呢！」她這樣說着：

車很急的顛簸了一下，她倒向川地這邊來，把手扶在穿着斗蓬的膝蓋上面，並沒有拿回來，却是媚人的笑了。笑起來的黑痣子像花一樣的顫動着。

「祇要能夠看見您我就很高興呢，說真話吧，我在舞場的時候也相當有意思。客人也真多。一百五十個，很容易掙的呢！您也會經去過一次；那時我真高興得什麼似的；但是，從那以後一次也沒去過

放學時，我去見院長，我寧可少得分數，我不願意再上這堂課，結果，沒被允許，我還得和她一齊上課，當然，她還得努力往下報告着，她的歷史，哲學，理想，我沒有好記性，一年中，她真說了不少，可是我只覺得一面聽講，一面再旁聽着，高跟鞋，咖啡館，跳舞，小張的鼻子，小李的領帶……

突然她尖叫一聲，粉碎了我對她的回憶，我想她是把糖吃光了，爲了顯着主人的殷勤和週到，我給她倒了一杯涼開水。

「沒有咖啡和牛乳，我簡直不能喝。」她並沒有（我自己安慰着）侮辱我的涼水的意思，只是爲了聽自己的身份，請，我把杯子放在茶几上，並不想說什麼道歉的話。

「妳會提琴呀！」她一眼掃到了牆上的琴。

「糊里人塗。」我沒有吹牛的習慣。「你不是也會嗎？」我記得她對我說過，在音樂會上曾表演過夢想曲。

「我討厭它，難聽死啦！我才不想學呢，我會鋼琴。」她鼓着嘴，用恨毒的眼睛，看那樂器，我想假若有一隻鋼琴在屋裡放着，她一定又討厭它，而喜歡別種音樂。

安靜在她臉上停了幾秒。

「噯！」她有飛色舞，「妳看這嘴，跟小張的一樣，真可恨死啦！送人那紫一打破手絹，妳看這眼睛。」她推了我一下。

「That's Power. 知道嗎！」

「噯！」

「小張啊！和他呀！一分一毫也不差，他的眉毛，他的眼睛，還有，那風流瀟灑勁。」她嚙口吐沫，簡直和埃格佛林上斷頭台一樣。

「上斷頭台？」我覺得她的形容有點太殘忍。

「啊！可不，……討厭，什麼東西咬了我一下，上斷頭台吓！」我也記起了看過埃洛佛林和倍蒂黛維斯演過一個片子，真有一個很悲壯瀟灑的上斷頭台場面，可是，我若有朋友，我不忍心這麼形容他。

吧，所以就禁止了。」

「那是爲什麼，」

「那是……啊，實羞啊；我要是好好做事的時候，您就要把我的
一切事情都忘了吧。所以爲了不讓您忘了我，才又做起壞事情——三
十一減去十八……虧損十三圓！」

車到了警察局，立刻叫鹿野刑事把酒卷美代帶到保護室去，自己
坐在桌子旁邊，把已滅了的火盆裡的火弄燃起來。

他想着事情是很困難了，那個女扒手總好像是對自己求愛的樣
子，也許因爲自己對她太過於親切了。可是如果她不是因了一種奇怪
的動機才做了惡事的話，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女人。詩作得雖然不
好，可是在那性格乖僻的裏面却有着某種興味存在着。

他想起來把剛才在公寓時放在口袋裡的紙片取出來看看了，如一向
似的，雖然不是太巧妙的東西，但也寫得非常熟練。

從愛到罪

因爲說愛是至上的，

愛情便超越犯罪，

可笑的癡愛反招來了罪的懲罰！

癡愚的女人不久就要下獄

多坎坷的乖命毫無懺悔的餘地。

法條雖能治……但……

女人啊，祇有降伏在愛慾的深淵裡！

刑吏啊制裁的人啊，用你們的心裁定女人；我啊……由於……使

我犯了罪。

對於這個女人無論用什麼樣的刑罰想使她改心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吧，川地英三郎這麼想着。雖然給她三年五年的刑罰也不能有改悔的
樣子。好好歹歹的受着的教養，却成了難堪的困難根因。

爲了使這樣的女人真正的有改悔心，假如不使她抱着一個心服的

大哥穿着睡衣撞進來了，找我借書，她尖叫了一聲，用手接
着胸口，完全和電影上的恐怖場面有着相同的表情。

我不能不爲我哥哥的粗魯說兩句道歉的話，可是沒等我介紹
完，她已經開始了她的應酬。（永遠那一套。）

「您喜歡電影嗎？」

「一點。」

「Dance。」

「一點。」

「台球？Polo。高爾夫？回力球？賽馬？游：游，游：」

大哥失去了回答的工夫，只聾了一口趕一口的「哼。」，終
于在她說得興高彩烈時，書也沒拿，便溜走了。

她的聲音，一刻不停地在敲着：坐的地方也一次一次的改變
着，兩條腿一上一下交換着，好像永遠沒有合適的時候，我已經
失去了聽或說的能力。用手擰着頭，耳朵嗚嗚的響，像一個徒刑
卅年的囚犯，耐心的等待着解放後的自由。

「哈！」她看一下錶。「我得走啦！下午小劉約我看電影，
六點小陳請吃飯，討厭死啦！」她用手往後理一下頭髮，「晚上
去哥倫比亞……」

「喂喂……」我伏在桌上笑了起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爲什
麼這樣高興。

小紅蝴蝶似的，舉着勝利的微笑飛了出去，頭髮在後面隨着
身體搖擺着，兩隻腳好像不許同時着地，這隻沒下去，那隻就跳
起來，我疑心她鞋十接着兩條小彈簧。

「謝謝你給我的拜訪，我很榮幸。」到門口時，我也學學一
次紳士風度，用洋話說了一句謊。

「再見——Good Bye！」

微風又飄來了一句法國話：

「Au revoir！」 一九四一，七月廿三日，北京。（完）

人生觀，而且變更他固有的人生觀念，對於真心改悔的問題是再也做不到的。

可是，就是對於宗教這件事情，恐怕是要從頭到尾給以輕蔑是無疑的，在一個不想相信的人面前，無論什麼樣高邁的教論也失去了牠的權威吧。

以一種最強有力的影響可能和牠接觸的東西，除去她愛着的男性以外，不能其他的東西。

雖然從職份上說，他也已經不再想和那個女人有現在以上的接近了。但是他又想，假如把那個女人就這樣的交到裁判所，以後再交到刑務所去的辦法，也還是不妥當，而且也還是不算上策。

他在第二天的午後，又到保護室去看了。酒卷美代正在打着盹睡。

「怎麼樣？」他這樣說道：「不再想做一次事情嗎？」

「嗯！」女人率直的回答道：

「做做看？」

「有什麼好地方嗎？」

「假如想做的話，一定給你找個好地方！」

意外的她把一隻手按在席子上。（註五）

「拜託了！」這樣說着。

「哦，很聽話呢。你要是有做事的意思，就對舞場方面說點好話，而且也設法不用經過裁判就算結束了吧！」

「謝謝！」

和例來的態度完全兩樣了。川地想趁着這個機會試着勸她改換人生的態度。於是給了她一隻香煙，自己也燃了一隻，慢慢的開始說了：

「你所以過着這樣紊亂生活的原因，無疑是受了昨天說過的那個奧村慎太郎給你的打擊，可是在道理的另一面上，我想你也多少有點錯誤的思想。」

（未完）

中國文藝社啟事

茲敦聘

高承恩大律師為本社常年法

律顧問此啟

高承恩律師通告

茲受中國文藝社之聘為常年

法律顧問特此通告

事務所：東城燈市口大街路南六十二

電話：五局 零二三五

長篇連載 咆哮山莊 (續)

愛密黎·勃朗特作
林 樞 譯

第十一章

有時候我自沈想着這些事，便突然驚恐起來，起身戴了帽子去看田場上的情形如何。我勸告我的良心說警告人們對他的行為如何指摘是一種義務；然後我又想到他的難改的壞習慣，覺得沒有希望改善他，也就聽其自然進進所除泥的宅子，懷疑着如果他聽信我我能否安心。

一次我經過那古老的大門，是要到吉莫敦去故意繞道的。那差不多是我的故事所講到的時期：一個星期多霜的下午；土地裸露，道路乾硬。我走到了大路從你左方分到曠野的一個標石那兒；像一個粗糙的沙柱，北面刻着「咆哮」，東面「吉」，西面「鷄十字」。它做了到三個地方的指路牌。太陽的黃光照在它那灰色的頂上，讓我想到夏天；我不知道爲甚麼，只是突然地，一陣孩子似的情感在我心上迸發出來。二十年前辛利和我曾以它做心愛的地方。我久久注視着那風雨剝蝕的石塊；又彎下身去，看見近根的一個洞裡仍然是蝸牛殼和小石子，都是我們頂喜歡和比較不持久的東西一起藏在裡面；然後，像事實一樣真切，我似乎看見了我早年的信件坐在枯萎的草泥上；他那暗色的寬大的頭向前低着，他的小手里一塊石片拋出土來。「可憐的辛利！」我不禁喊道。我跳起來：我的肉眼也受了欺騙而暫時相信那孩子揚起臉來直看着我的臉！它轉瞬間消逝了；而立刻我覺到到山莊去的一種難禁的渴望。迷信催逼着我聽從這種衝動：假如他死了！我想着——或者快要死了！——假如這是死的預兆！我走得越近越覺得

心亂；而看見那房舍的時候我的四肢顫抖了。那幻影趕過了我：它站立着由大門向外望。這是我看見一個鬚髮棕眼的孩子把他的淡紅的臉靠着柵欄的時候的第一個印象。後來又一想猜到他必是哈利敦，「我的」哈利敦，從我十個月以前離開他之時並沒有大變化。

「上帝保佑你，寶貝！」我叫着，立刻忘了我的愚蠢的恐懼。「哈利敦，這是內利！內利，你的保姆。」

他後退到伸臂不及之處，拾起一大塊硬石頭來。

「我來看你的父親，哈利敦。」我又說，由那舉動上猜帶着即使他還記得內利也認不出來就是我了。

他舉起他的投射器來拋了出去；我開始說一套勸慰的話，却不能止住他的手；石頭打在我的帽子上；隨後是一串從那小傢伙口吃的變聲上來的咒罵，無論他懂得不懂得，說時帶着熟練的着意，而且把他那幼兒的面貌扭成一種可驚的惡意的表情。你可以相信這讓我發怒的程度不如讓我難過的程度高。我幾乎要哭了，從衣袋裡拿出一個橘子給他來慰解他。他猶豫着，然後從我手中抓過去；好像他以為我無非打算引誘他而不給他。我又拿出來一個，讓他够不着。

「誰教給你的那些好話，我的孩子？」我問。「副牧師麼？」

「該死的副牧師，還有你！給我那個。」他回答。

「告訴我你從哪兒學的我就給你，」我說。「你的先生是誰？」

「魔鬼爸爸！」是他的回答。

「你跟爸爸學甚麼？」我接着問。

他跳着去捉那水果；我又學高了一點。「他教你甚麼？」我問。

「甚麼也不教，」他說：「除了不讓我到他跟前。爸爸受不了因為我咒他。」

「啊！魔鬼教給你咒爸爸？」我說。

「對了——不，」他懶懶地說。

「那他是誰？」

「西斯克立夫。」

我問他喜不喜歡西斯克立夫。

「喜歡！」他回答。

很想知道他喜歡他的理由，我只能問明白這幾句話——「我不知道：爸爸給我多少錢他照樣罵爸爸——他罵罵爸爸因為爸爸罵罵我他說可以——要樣樣都罵。」

「那感謝你的不愛你念書寫字麼？」我接着問。

「不，我要謝謝牧師如果一門門，他的——牙就要給打到他的——上驢子裡頭去——西斯克立夫說準了！」

我把椅子放在他的手裡，囑咐他告訴他父親說一個叫內利。狄恩的女人等着跟他說話，在花園門口。他走上小道，進了廳房；可是，不甚辛利，却是西斯克立夫在門階上去出現了；我即刻轉身儘量快地跑上大路，一直我跑到路標那兒才站一站，覺得驚嚇得如同我惹動了一個妖怪一樣。這跟依薩伯拉小姐的事並沒多大關係；除了催着我更加決心去留神防守，盡我的力去阻止這種壞影響傳布到轉十字莊來；即使我因為妨礙林頓太太的高興而引起一場家庭的騷擾。

第二次西斯克立夫來的時候恰巧我的少女主人正在院裡喂鴿子。她三天沒跟她的嫂嫂說話了；可是她也免去了她的暴躁的抱怨，而我們覺得那是一種大安慰。西斯克立夫沒有跟林頓小姐說一句不需要的寒暄的習慣，我知道。他剛一看見她，他的首先的預防便是把屋前

眼掃了一過。我正站在廚房的窗前，可是我退得看不見了。於是他走過鋪道到她那兒說了幾句話：她似乎窘住了，想走開；他爲了攔阻她，用手握着她的臂。她轉過臉去：他顯然問了她無心回答的問題。他又向廳房迅速地望了一眼，以爲沒有人看見，那流氓竟厚着臉擁抱了她

「猶大（註：出賣耶穌的門徒。）！好細！」我喊叫着。「你還是個假善人，對麼？早有主意的騙子。」

「你說誰，內利？」我身旁的凱撒琳的聲音說：我過於注意守望外邊的一一而沒注意她進來。

「你的下賤的朋友！」我激昂地說：「那邊藏着的流氓。啊，他望見我們？——他就要進來了！我真不知道他會不會有方法找一個跟小姐戀愛的可信的託辭，他已經告訴他恨她了。」

林頓太太看見依薩伯拉掙脫了身子，跑進花園，一轉瞬之後，西斯克立夫推開了門。我止不住要發洩一點我的激憤；可是凱撒琳生氣堅持不許我出聲，又威嚇着：如果我敢狂妄得插入無禮的話去，就讓我離開廚房。

「人聽見你說話也許以爲你是女主人呢！」她嚷着。「你要自安於你的身分！西斯克立夫，你這是幹甚麼，惹這種亂子？我說過你得別管依薩伯拉！——我請求你照辦，如果你不厭煩在這兒受接待而願意林頓把你關在門外的話！」

「天不容他那麼辦！」那惡棍回答。正是那時候我恨透他了。「上帝讓他老實着忍耐着吧！我一天比一天着急送他上天堂呢！」

「住聲！」凱撒琳說，關了內門。「別磨難我。爲甚麼你不管我的請求？是她故意向你的麼？」

「那跟你有甚麼關係？」他怒聲說。「我有權吻她，如果她願意；你沒有權反對。我不是『你的』丈夫：『你』不必猜忌我！」

「我並不是猜忌你，」女主人回答；「我是替你提防。別這種模樣：不許你跟我一臉怒氣！如果你喜歡依薩伯拉，我讓你娶她。可是

你喜歡她麼？說實話西斯克立夫！嘿，你不答。我敢說你不喜歡她！」

「林頓先生會贊成他的妹妹嫁這個人麼？」我問。

「林頓先生應該贊成。」我的女主人決定地回答。

「他可以不必費心，」西斯克立夫說：「沒有他的認可我照樣辦得了。至於你，凱撒琳，我有意現在說幾句話，趁這個時候。我願意你明白我『知道』你早已惡待我——惡待！你聽見麼？假如你居然以為我不覺得，你就是個傻瓜；假如你以為甜言蜜語可以安慰我，你就是個傻子；假如你覺得我會忍着不報復，我要讓你相信正相反，過一小小會！同時，謝謝你告訴我你的小姑的秘密：我立誓我要好好對付對付。你別管！」

「他的性格怎麼變成這樣了？」林頓太太驚異地喊着。「我早就惡待你——你還要報復！你怎麼報復，沒良心的野獸？我怎麼惡待你了？」

「我不想在您身上報復，」西斯克立夫回答稍稍柔和了一點。

「沒那麼打算。暴君虐待他的奴僕，他們並不反抗他；他們壓迫在他們下面的人。我情願讓你磨難死我給你取樂，只要許我也照樣取一點樂，而且儘可能地別侮辱我。已經踏平了我的宮殿，別造起一間小屋來得意地讀去你把它給我當個家那補燕善。假如我想着你真願意我娶依薩伯拉，我就抹頸子！」

「啊，糟糕的草我並『不』猜忌，對麼？」凱撒琳喊着。「好罷我決不再提議你娶太太的事了；這跟送給魔王一個『魂』一樣壞。你的幸福，跟他的一樣，在於給人痛苦。你証明了。愛格把你來他就要發的壞脾氣平復了；我也安心起來安靜起來；而你知道我們平安就慌了神，似乎決心要惹一場吵子。跟林頓吵，鄉如你高興，西斯克立夫再欺騙他的妹妹：你就是完全想好了在我身上報仇的頂有效的方法了。」

談話停止了。林頓太太在火旁坐下，臉發着紅而又陰鬱。她自己的意志漸漸變得無法處置了：她既不能壓倒它又不能約束它。他含糊

着雙臂站在爐邊，沈思他的惡意；那時候我走開去找主人，他正在不明白凱撒琳何以那麼久在下面沒回去。

「愛倫，」我一進去他就說：「你看見你的女主人沒有？」

「看見了；她在廚房，老爺，」我回答。「西斯克立夫先生的舉動讓她非常不高興；實在，我真覺得現在是把他的來訪按另外一種關係去處理的時候了。太柔和了有害處，而且現在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於是我報告了院裏的活劇，以及後來的全部爭論，照我所敢說的讓它儘量真切。我以為這對於林頓太太決不會很有損害，若不是後來她認為那被告是她的客人。愛格。林頓好容易聽我說到末了。他最先的話就表示出來他不覺得他的太太完全沒過錯。

「這個受不了！」他喊着。「她居然承認他是一個朋友而且硬讓我們交往真是丟臉！給我叫到屋外兩個人，愛倫。我不許凱撒琳再逗留著跟那下等流氓辯論——我已經遷就夠了她了。」

他下了樓，吩咐僕人們在廊下等候，我隨着他到了廚房。廚房裡的人又已經開始了他們發怒的談論；至少是林頓太太正在用新生的力氣斥責；西斯克立夫已經移到窗前，低着頭，顯然有些怕她的狂暴的怒罵了。他先看見了主人，趕快做手勢讓她住口；她突然聽從了，發現了他的暗示的理由。「這是怎麼了？」林頓對他說：「你還留在這兒有甚麼正當的想頭麼，那個壞東西已經跟你說出那種話來？我想，因為那是他的平常話，你不在乎：你慣於他的下流了，而且大半以為我也能慣了呢！」

「你在門口聽着來着麼，愛格？」女主人問，那聲調特別適於激怒她的丈夫，含着又是不關心又是對他的煩惱的輕視。西斯克立夫聽見林頓說話時抬起眼睛來，聽凱撒琳說話時又譏諷地笑了；似乎故意引着林頓先生注意他。他成功了；可是愛格無意對他大發怒氣。

「我直到現在總是容忍你，先生，」他安地靜說：「並不是我不知道你卑下鄙賤的性格，而是我覺得你不過對它負一部分負責；凱撒琳願意維持跟你相識的關係，我認了——慢一點。你在場便是玷

汗最有品德的人的精神上的毒藥；爲這個緣故，也爲防止更壞的結果，此後我不許你再進門，現在通知你我要你即刻離開。担誤三分鐘再走就是強迫的毛臉的了。」

西斯克立夫用充滿了嘲弄的眼光打量了說話人的全身。

「凱西，你這小羊威嚇起人來像個公牛！」他說。「它有在我的指節上撞裂了頭的危險。真真的！林頓先生，我非常遺憾你不值得打倒呢！」

我的主人向走廊那邊看了一眼，對我示意叫人來：他打算冒險去交手仗。我聽從了暗示；可是林頓太太猜到了一點，隨着我去了；我正想叫他們的時候，她拉回我來，把門砰一聲關上，上了鎖。

「好正當的手段！」她說，應答她丈夫的怒氣的驚訝的神色。「你苦沒有攻擊他的勇氣，道謝，或者任憑被人打敗。那可以改正你假裝有過分的勇氣。不，我把鑰匙吞下去也不讓你到手！我對你們每人的好處得了稱心的報答！對這個的軟性情那兩個壞性情縱容了這麼長久，我得着的不是感謝卻是兩個無知的忘恩負義的例子，愚蠢到荒謬可笑的地步！愛格，我原來是袒護你跟你的家；現在我願意西斯克立夫把你打壞了，因爲你胆敢對我有壞想頭！」

在主人身上產生那種效果並不需要打一頓的方法。他由凱撒琳手裡奪那鑰匙，她爲了萬全把它扔到爐火的最熱的地方去了；因而林頓先生全身神經顫抖起來，他的臉色變爲死灰。他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那種感情的發作：混雜的痛苦和屈辱完全壓倒了他。他靠在一個椅子背上蒙了臉。

「呀，天呀，在昔日這可以讓你得個武士爵位呢！」林頓太太喊着。「我們敗了！我們敗了！西斯克立夫寧可反抗你也不願意做個國王派軍隊向一羣老鼠進發。振作點！你受不了傷！你這種人並不是小羊，而是個吃奶的小鬼子。」

「恭喜你這個毫無骨氣的懦夫，凱西！」她的朋友說。「我爲你的賞識慶賀你。那流着口涎打寒戰的人物就是你認爲總比我強的！我不肯用我拳頭打他，可是我要用我的腳踢他，嘗受相當的滿意。他哭了麼，或者怕得要暈過去了？」

那傢伙走上前去推了一下林頓靠着的椅子。他不如不近前了，

我的主人很快地跳起來，一拳正打中他的咽喉，若是較瘦弱的人便打倒了。這暫時讓他閉住了氣；正當他呼吸困難的時候，林頓先生由後門走到院裏去了，又從那兒走到前門。

「嘿！你來的事算斷根了，」凱撒琳喊道「走吧，現在；他要帶着一對手槍跟半打助手回來的。如果他真偷聽了我們的話，當然他決不會饒恕你。你害了我，西斯克立夫！可是，走吧——快着！我寧可看着愛格被困也不願看着你。」

「你以爲我要讓那一拳在我喉管裡刺疼着走麼？」他咆哮着。「無論如何不能！我要把他的肋骨碰進去像個壞棒子一樣，然後我才能出門！假如現在我不打倒他，我將來也要害死他；所以，你既然看重他的性命，我就去攻擊他！」

「他不來了，」我插嘴道，造了一點謊。「車夫在那兒，還有兩個園丁；你當然不等着讓他們趕你到大路上去！每個人都有一根棒子；而且主人多半要在客廳窗戶那兒守着讓他們實行他的吩咐。」

園丁們和馬夫的確在那兒；不過林頓和他們在一處。他們已經進了院子。西斯克立夫又打算了一回，決心避免和三個下人交手；他抓起來火棒把內門的鎖打破，他們走進去的時他逃走了。

非常興奮的林頓太太叫我陪她上樓。她不知道這一場騷亂我也幫了一份忙，我極願意對她露出未。

「我快要瘋了，內利！」她嚷着，一下子躺在沙發上。「一千個鐵匠的錘子在我的腦中敲打！告訴薩伯拉別見我；這場亂子因爲她；萬一她或者無論誰現在來惹我生氣，我就得瘋鬧。還有，內利，跟愛格說，如果你今天夜間再見他，說我有得重病的危險。我願意成了真事。他極討厭地驚嚇了我痛苦了我！我要讓他害怕。況且，他也許來說出一套謊言和抱怨的話來；準得反攻，天知道我們要鬧到甚麼地步請你照辦，我的好內利。你明白我在這件事上哪一點也沒有不是。他不知中了甚麼魔竟偷聽起來。西斯克立夫的話是荒謬的，從你離開我們之後；可是我本來可以一會就引着他談伊薩伯拉，別的都不關緊要了。現在，甚麼都錯到底了，因爲那優子極想聽自己的壞話，這種想頭像魔鬼一樣把一些人纏住了！假如愛格沒聽見我們的談話，於他決不會有甚麼壞處。真的，他用那種不高興的不講理的調子說起我

來的時候，我已經罵西斯克立夫罵得嗓子啞不能罵「他」了，我不管，簡直不管，他們彼此怎麼對待；尤其是因為我覺得無論這場活劇怎麼結束，我們都要離開誰也不知道多久！唔，如果我不能保持跟西斯克立夫的朋友關係——如果愛格要卑鄙猜忌，我就盡力用讓我自己心碎的方法讓他們心碎。那是完結一切的簡便方法，到我被逼到極端的時候。可是那得保留着預備最後的危險；我不肯用它去突然襲擊林頓，對這一點他一向謹慎，怕惹惱了我；你得陳述不用這個方法的危險，讓他煩着我的暴脾氣，一招起來，就近於顛狂了。我願意你能把臉上的冷淡除去，顯出比較很關心我的樣子來！」

我接受這些訓詞時候的遲鈍的表情無疑有些惹人煩惱；因為那些話是在完全誠懇之中說出來的；可是我相信一個能夠預先計畫利用她的發怒的人也許會加強她的意志力而設法相當地約束住自己，甚至在怒氣的影響之下的時候；而且我不願意「恐嚇」她的丈夫，照她所說的，增多他的苦惱只為迎合她的自私。所以我遇見主人走向客廳的時候我甚麼話也沒說；可是我冒昧地轉身去聽一聽他們是否在一起重新開頭吵架。他先說話了。

「你別動，別撒琳，」他說；語聲裡沒有一點怒氣，而帶着不少悲傷的失望。「我不久待。我既不來爭吵也不是來講和；可是我願意先知道，經過今天晚上的事件，你是不是打算繼續你的親呢關係，跟——」

「啊，開恩吧，」女主人打斷了他的話，蹣跚着腳說，「開恩吧，咱們現在別再提那個了！你的冷血不能給激得發熱；你的血管裡滿是冰水；可是我的血沸騰了，看見這種冰冷讓我的血管亂跳。」

為讓我去，就回答我的問題，「林頓先生繼續堅持着說。「你」非」回答不可；那種強暴嚇不了我。我發現了你能够跟別人一樣不動情，在你願意的時候。你從此捨了西斯克立夫麼，或者你捨了我？你同時做「我的」朋友又做「他的」朋友是不可能的；我絕對「要」知

道你挑哪一個。」

「我要一個人在這兒！」凱撒琳暴怒地喊着。「我要求這個！你看我不見我簡直站不住麼？愛格，你——你離開我！」

她按鈴一直到它，一聲壞了；我從容地走進去。那是足以把一個人聖人招惱了的，那種不合理的，邪惡的怒氣！她臥在那兒向沙發扶手上撞頭，又咬牙，為得是你會以為她要把牙咬成碎片！林頓先生站着看着她，帶着突然的悔恨和恐懼。他告訴我我去拿一點水。她喘得說不出話來。我拿來一滿盃；因為她不肯喝，我灑在她的臉上了。過了一小會她全身挺直，眼向上翻，而她的兩頰，又白又青，裝出死的神態來。林頓顯得恐怖了。

「一絲一毫關係都沒有，」我低聲說。我不願意他屈服，雖然我禁不住心裡害怕。

「她嘴唇上有血！」他說，顫抖着。

「不要緊！」我尖刻地說。然後我告訴他如何在他沒來的時候決心要發一場瘋。我不小心地大聲說了這話，她聽見了；因為她突然站起來——她的頭髮披在肩上，她的眼睛閃着光，我頭上和臂上的筋綳得特別利害。我認定至少是折了骨頭；可是她只向周圍睇視了一下，然後跑出屋去。主人叫我去追；我照辦了，追到她的臥房門口；她緊關了門使我不能向前走了。

次一個早晨，因為她決不提議下樓吃早飯，我去問她要不要送上一點去。「不要！」她斷然地答。同樣的問題在午飯時和吃茶時以及次一天又重複了幾次，得到了同樣的「否」。林頓先生那方面呢，在書房過日子，並不打聽他的太太做些甚麼。伊薩伯拉和他見了一點鐘的面，當時他盡力引出她對於西斯克立夫的接近的真正恐怖的情感；可是他從她的閃避的回答聽不出甚麼來，只得滿意地停止審問了；然而，他加上一個嚴重的警告，說假如她瘋癲得去鼓勵那個下賤的求婚者，她自己和他中間的親屬關係就要完全斷絕了。（第十一章完）



煙 (續)

蕭 菱

一摺小小方寸的宇宙，一件一件裝得那樣滿的分量，於是已在無力負擔了。

臉前的那張無可制止的升發着熱烈的喜悅的影子，由祖父嘴裡說着的大爬虫……又加上祖父嘴說着的死，死？死？幾時住厭了就出山？……這每一個感印，皆在阿麗的腦子裡停滯下且在汎濫着。等十七歲的女孩子頹然的無法收容這樣一堆汎濫成沉重的壓力，就感覺頭腦眩暈，心中煩燥，待無法支持體重時，就突的倒在牀上了。

過多的思慮，使這女孩子病了起來。當時更把祖父嚇壞了，自己捶打着兩條腿，心裏想：如非做祖父的氣阿麗，阿麗如何會病了呢？……

透窗上有燈光，山中蟋蟀叫成如雨聲，天上飛着嘍嘍啾啾，……的山鳥，衝破着黑雲，漸漸黑夜深些，更深些……

黑暗遂織成了一支抑鬱的網。如磨蝕了水銀的一面古鏡。用人事的手，已經埋不清這抑鬱淡淡的影子了。

綠葉畫滿全山，花朵開放成千萬萬。暑日的熱圍於每一屋簷下

，夏為酷熱染成成熟了。

這裡今年意外的缺乏着雨量。到處，大量的滾動着熱量，雖花樹繁密也對祛暑力量做不到涼爽了，天上在灑着火……

鴨驟於水中，頭臉潛入河底。狗皆挾起尾巴伸出舌頭，睡息於屋簷陰影下。全山靜靜地，除去偶有一串細長的麻繩，約丈餘長拴在兩樹端，上邊掛灑着潔白的竹布或藍布男女小孩衣褲，如捲入熱氣的風，吹成如飄舞着的煙席外，人人皆躲於堅固山石砌成的挖有前後紗窠陰涼屋中，想想心中事。（這山中的每個人，這時都像對目前的生活，感覺欣然。故人人全一份生活得結實更朗的日子，他們都在無矢的想，想的是那縹緲與風荷呵。）

居住山腰的那家人。——在如何表現他的靜靜地幻想宇宙呢？

做祖父的使用多少小心與體貼，使把阿麗的小病痊癒了。祖父眼看着阿麗又那麼爽朗與跳躍，做祖父的方把焦燥與担心的弛鬆了。及至心一弛鬆，祖父心裡可就有了算計：自己風燭之年，雖也不願意想到死，然祖父的心，不如別人心思那樣狹。比如死，人終須死去的。正如花樹的凋落吧！小時候不讀過一句：花開能有幾時紅？想到判

花，就敏銳的想到阿麗身上了。阿麗還不是一朵花？爲的這朵花是祖父親自用眼睛看着她枝葉繁榮起來的，應該還讓她如花一樣始終喜悅着死去呢？可還是任其留有無可安心蹙着眉尖的担心不情願的閉上眼睛死去呢？這得想想的。想到了自己的年紀，就更想起自己如突然一睡不醒，阿麗應請如何打發那一堆死之前，那一把長長的日子呢？

祖父雖爲一點焦思所苦惱，但是除去幾十天阿麗的小病，增加了祖父的沉重思索，致見蒼老外。精神仍如往日一樣像一隻猴猴那樣敏捷與健康。祖父懂得散對於一個人的恥辱成分，故對於安靜的日子中，尤其懂得去利用這好體格做些如何值得人人欽敬的好事情。爲的給阿麗爭取一點現成的好道路……

山腰中，一溜綠柳樹蔭，幾近四五丈寬一股平坦的道路。山中人日見繁多，故一些人與人接觸的機會的交易，也是繁多的。尤其山中人，人人皆抱有勤謹的習慣，所以在一份不願過事奢侈的心情下，類如肩兩挑牛羊肉的，挑幾匹藍白布的，叫賣婦人使用油脂粉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多有人負責，不過貿易的性質，全然意存便益山中居民，從未計有盈利。爲此交易時，既無所爭執，買的人却又得到少許即是過分喜悅。雖說這地方的交易，每天有一定的時間。可是也還儼然如市場的規模，而熙熙攘攘。但從不爭吵震振耳，類如城市中商人那種缺乏道德的意義，整日鑼鼓喧天，企圖靠虛偽的刺激，博取類近欺騙，或變象掠奪的現象。而且大多數，幾乎人人皆有一張溫和健談的嘴，在供給佳戶取得所需之外的時間，人人態度是那樣的安閒，相互喜悅的利川這聚集，交談着閒適的故事。

這裡的一堆人，人人在太陽升起時立即感到生活的力量；太陽落去，更從未想及與落日一起沉落。打發每一個日子，從不懊悔；而接迎次一個日子，就又那麼愉快與活潑了，生活似乎豪奢義意，但有一種力量，使人人皆懷抱着一個無法說出的意義。（他們這股情緒，可並不如城市中的那種想法：偶然爲上帝派到一塊地方，如其能够得

到充足的陽光，飲食，愛情之後，就像一隻龜，每個人都以爲是無法不活下去的；可不明白活下去的意義。只知意圖安靜，平安無事。幾時生命枯竭，一切在無聲無臭中完結的。這一堆人呢，他們乃是爲了日子過的太寧靜了！故把一份生活的意義，反爲寂寞所掩遮。遂將那股沸騰的力量，用到了無法避免的平凡上，就那麼水潔如洗了。）

祖父這時搬起一隻大磁缸，漲紅了臉，然後一把把的茶葉，扔在大缸裡，嘴在焦急着：

「阿麗！快點拿開水來，待會兒人多嘴也多，喝起來，看好不夠用……」

阿麗與祖父頻頻使用匆忙提取着開水。等缸中水，已經滿滿了。且呈碧綠色。業已爲開水沖成了一股香味，清醇與濃酸。

祖父可爲這股香味感到了欣快喜悅，在天真的憨笑着……人漸漸多起來。

人人皆爲暑日的炎熱所煩燥。揮動扇子，乾燥的舌尖，來不及談話了。

「四順你來，購這缸，綠吧，沖這顏色看了就得打去一半熱，來，喝一碗！」

搖打着小鼓叫賣布匹的年青貨郎，爽快的接過了滿滿一大碗龍井茶，格兒的遂喝了下去。等肚子漸漸感到一陣涼爽時，恰有涼風吹臉上，遂不住口的稱讚着：

「老頭子，你幾時買來的這樣好茶，喝了下去惹人脾胃，那麼清香與涼爽？……」

「哼……你去問阿麗……」

祖父這時忙着讓陸續在樹蔭下休息的人。

人人經過祖父殷勤誠懇的讓讓，人人喝着碧綠茶，人人慢慢就感到了爽快，忘去了熱天。故人人就都齊聲的說着：

「老頭子！人好心也好，原來這樣好茶葉，給大家一杯杯喝，幾

時抱個外孫兒吧……」

有時逢到阿麗去到室中去提水，這話也就過去了。倘碰到阿麗也在幫忙祖父給別人滿茶呢，阿麗的臉上刷的下，就覺得如天上的霞一樣。但是既不能嗾人走去，又不願自己搭訕的跑開。着急的樣子，就常使一群義務享受祖父的辛勞與與好心的喝茶人，用着加雜着關心的贊美說：

「女孩子真美真聰明，照習慣也該出門了。不知道那一個有運氣的人，配帶這塊玉？」

及至，說話的人，把眼神朝向祖父表示這好的意見時，祖父起始用微笑接受這稱贊，到後就頹然感到了沉重的苦悶壓力，及再畧沉思，就黯然沉默了……

阿麗呢，時常用兩隻手緊緊的捂起了耳朵。（這世界那能就容易的忘去呢！）

涼涼的風，吹到臉上。山泉淙淙，酷熱的悶人空氣下，人人飲着不斷的綠龍井，而人人又無十分必要的沉售。如此，做祖父的，這裡的一塊柳樹蔭，不久已成了山中唯一的幸福的地方。等祖父更於人枯坐無聊時，就把一包包汗烟取了出來，凡帶有煙袋的，可以不必担心自帶煙量的缺乏。且祖父從不會使自備煙袋的人，吸食自備的煙葉。理由是祖父的烟味是遠勝於衆人的。於是好茶之外，又多了一包包好的煙葉。故納涼人時常一袋袋抽吸着汗煙。遠望可以看見嫻嫻的烟紋，遂有一股力量，每日大量的吸引着堆人。

無形中，這地方已成爲了山中惟一的好地方。但日子一加多，有人就在好心上升發着一點不能安心的疑問，於是有人問祖父：

「老頭子，你白陪茶葉和烟葉，我們實在感覺好多歉意與不平！給你，這是一串錢，白使你許多老筋骨，已經不過意！東西是錢換來的，那能總去空吃喝！……」

老頭子嘻嘻的在傻笑：

「誰希罕幾吊錢，拿回去！快拿回！」

及至祖父發見每個人皆在毫無吝惜疑意下各自叮嚀的由粗線縫成的塔鏈中取串錢時，老頭子可急成臉通紅，跟蹤的映求完這個又求那個。終於第二天，祖父仍然廢去大半天的功夫，去給退還二十六個硬給擲在地下一大串錢就跑了的人。

有人氣忿的質問祖父：

「老頭子你白陪茶烟給人吃喝，爲的是什麼？」

祖父仍然說不出什麼理由在傻笑。

但，爲了人人每天在中午最熱時，跑到祖父的茶缸前，已經成爲習慣。有時在感到了不來既做不到，而那份不安與歉意又無法鎮定，到後遂有人想出一個好辦法：凡售賣布的，牛羊肉的……可以實行以物易物的折衷辦法，量力去做一點近於酬報老頭子的勞力與好心的交換。

最初老頭子原不認可這辦法，不過到後有人聲容蓄有愠色說：

「老頭子，你做好事，也得爲別人留點份，你如一定要把好的道路一人走，那我們就惱了。我們如惱了！看你這茶葉與烟葉不臭爛了，那才怪！」

老頭子担心的，並非在於茶烟的當真腐爛與臭壞，而且害怕着沒人再來飲茶與吸烟，故祖父遂忍着一肚皮不高興的答應了。

那天，由早晨直到將近黃昏。祖父還仍在和一個貨布郎起着吐沫飛揚的爭執呢，……

「四順！你這樣，可是辱了我！不行！你一定要拿回去多一半，阿麗喜花衣，也不致要這多，我老頭子一身粗藍布，滿穿它四五年……」

貨郎也急了！

「老頭子，我喝了你將近四十一天的龍井葉，抽了你將近十包好關東，不行！這是十丈花格布，你得完全收下才算合乎理！否則我

四順不能好好去睡覺！」

祖父心中想：應允了這折中辦法，像到多些苦惱了。整片的豬，一堆堆脂粉與針線，幾葫蘆好白乾……祖父爲這會焦急不安羞慚的對阿麗說：

「如像這樣下去，如何行？妳看着門，不要讓他們再往進扔東西，我出去把這事情講再回來。」

祖父跟蹤的先跑到了猪肉櫃：

「胖子，這是四串錢，給你，這是早晨你去送豬片的錢，也許少一點，明天告訴我，我再給找補……」

「老頭子！回來，聽我說，你給錢也得給出理，就收錢也收不了這許多……」

祖父已竟揚長不顧的跑了。

但祖父現在可竟爲四順這年青的貨郎所難住不放了呢！

「四順，依我說，還是拿回好，何必一定要累我老頭子跑瞎路！」

「老頭子，你聽，這樣子多難看！撕破了衣服，我四順可沒有人補，老頭子你又不曾用針線！」

嘻嘻……

還是阿麗出來笑着說：

「四順伯伯，布早送回你的家，最好快點回去瞧瞧有沒有損害和油垢？……」

汗在一張紅臉上冒着像雨點大小的小珠子……

老頭子可笑成了一團。舊布郎臉容急如紅霞，頭不回羞澀的消失在爲墨塗染的黃昏中了。

x

x

x

x

「先生，你們械裡人雖不缺少好茶葉喝，但你們可沒這好山泉，來，先生你喝一碗，保管你的熱汗爲這茶祛個盡……」

夏日天上雲，正一團團地像白絮，軟軟地爲風吹成跟蹤與無力。

翠巖形成了橫屏，目前一塊大草地，頭上綠枝參天，常綠的天幕下，幾叢山石做椅，曲曲的清溪流瀉着幽冷。遠處田畝毗連，使阡陌像圖案，黃金稻穗起伏着豐盈軟軟波浪，鼻際時臭到一股稻麥的香味薰人欲醉。再陪襯幾許爽朗誠實磊落人物的整浪……我尚未使那碗碧綠茶送至嘴裏，即已感到暑氣皆消，意外的涼爽與舒適。我說：

「老祖父你這龍井茶，早已聞名了。謝謝你，再給一碗吧……」

我的臉上，有着一臉洗不盡的城市中人的灰暗顏色。果如我理想的不錯，大概是應爲這老頭子所微微的不滿才對！但到後可竟外的響起了一串銅鈴是的音響：

「先生！告訴你，你們城市中人儘會什麼客氣咧，乾脆，依我說，是不懷好打算！前次我到城裏去，茶葉舖的小徒弟，正在對一個客人說：『您不用給錢了！』手可在懇切的去拿錢，這情形把我老頭子寒了心，不想幾十年的光景，人都成這樣虛薄了……阿麗！阿麗！再續開水呀……你住在老大老家，可知道他哥倆怎不來喝老頭子的龍井茶？……」

老頭子將將說到老大老二怎不來時，叫阿麗的女孩子，正提着大銅壺來續水，似乎方聽到了老二，當即臉上汎着一片紅霞，極不自然的跑去了。

跑着的那張窈窕的後影，一瞬間給我的美麗的印象，我在默默的想，我應爲老二的眼力伸出大手指。臉像一粒瓜子粒，眼睛在長長的睫下，像是兩隻小燈籠，皮膚白晰細膩，智慧與聰明，似皆在這纖秀的風緻上，透骨的顯露着……

於是我在咀嚼着適將出現的那片紅霞，那現象再加上與人的踉促，於是我在心裡默默的說着：

「這樣一個美麗的好孩子，誰不希望對其崇拜與侍奉呢！你倔強的老頭子，偷犯着固執的牛脖子，不讓人去喝那碗冬瓜湯，老大不要

緊，老二非跳在你條山澗裏，你這條好山泉不可！……」

心裡有了這沉重的念頭，故把目的，就轉個灣去試探着老頭子：

「老祖父，聽說你唱得一嘴好唱歌，不知道是否也如老二那人唱得像黃鶯那們清脆又入耳？……」

誰知道老頭子可對這激勵掛着火。

「先生！你是在替老二做說客吧！告訴你！老頭子唱的山歌，可看不起那一絲絲軟綿綿地勁頭兒，這山中的好風俗或好習慣，都快爲那敗運的聲音給帶走了，告訴老二講，他想要阿麗先把歌聲洗乾淨，把琴頭再養成一雙小鐵球，阿麗說不上也許他有份！……」

老頭子率直的說出了心中的意見，我靜靜的聽着那股迫人的聲音在迷人的空氣中迴蕩，我像沉醉於一角醉人的古舊世界裡，非常感動；不過這一點坦白心意的堅定陳述，給我的使命企圖上，不啻一把利劍，做到了爽利的決斷。我開始覺到一些新的寂寞，已爲我安置在自己的心上之一角。因爲這老頭子，他有嚇人的生活力量與認識，而又有嚇人的豐富意志與主張，我已無法不屈服在那張強亮單純的靈魂姿態上了。對一股磊落武斷的氣魄在孱弱的底頭。我暗暗地咀咒着我的自信的狂妄，我在怯懦的放棄着這條道路了。

我仍在窮迫的沉默着。也許是一絲微微的嘆息，又引起老頭子的感觸。

「你這人很好，我時常聽到老大老二說，你人如何熱誠與憨直，看見了人果然差不多！你嘆的什麼氣，兒女私情，折磨過多少人的意志呢？來喝茶吧，把抑鬱看成太隨便，也是不大健全的！」

我伸手又接過了一杯碧綠龍井茶。我沉默的喝着，我在另外使用眼睛鄭重的注視着這個人，嚇，好一雙利害的眼睛呵！帶一點兒憂愁同時又毫不缺少對於未來作一個極爲信記的樂觀，總像有什麼言語，要由那副眼神中流出。雄健的氣魄，神秘的壓迫着我，有股力量，迫我如不把心裡懷有的打算扔開時，在這老頭子面前，至少是僵促的把

語言的安排，感到無從着手的。而且那點替一個人獲得一棵心的設計與幫助，也許是太缺乏聰明的打算了。

我在這樣一股氣質的面前，我感到着過分的羞慚，我在極自知的，以爲被破一個噩夢的能力與勇氣，已爲這氣質打上了折扣了。……

午夜中，我躺在一架極爲涼爽的竹牀上。我聽着另一間通空屋中一個人輾轉於牀側的聲音，我漸漸爲自己的失敗所羞慚，爲自己回來的說法的缺乏含蓄所懊悔，到後那反復響着的聲音，形容出轉，仰臥，在費着極吃力的力量，擺脫着折磨的嚙咬，這悶人的聲音，影響到竹牀，起一絲極爲怨殘的音響，我竟爲這音響所感動，我復再發起一點勇氣，我在準備着對那老頭子的倔強做第二次的交戰，爲了對那老頭子的倔強，引起一點自尊的忿怒，我竟在這樣想着：「你老頭子儘管愈倔強，看我非把你的寶貝由你家裡讓牠跳到她在渴慕着的人懷中，到時，看你老頭子羞不羞！……」

一點年青人的心理下，我在準備着：爲救一個人，爲踢開兩棵心中間的那股無可擺脫的阻隔，我採用了另外一個孤注一擲的辦法。

蕪花悄悄睡在翠葉旁，海風加雜着六月槐花香的氣息，吹着涼滑的幽芬的風……

山中的夜，是靜靜地，除去偶有一二唱着山歌的聲音外，剩下的只有虫鳴。我沐浴着這輕鬆的涼爽，心爲一股涼爽，刺激成異樣的興奮。我懷着一棵空虛的心，我竟不自由的走向埋藏着兩棵美麗的雙魂的山腰地方，且在對着這山腰，微微嘆息着無名的嘆息。

十五夜，照在這山中的晶澄的月亮，畫出的清晰，是與白日無何差別的。祇是一股銀白色的光亮，多增加了人的一份思索力量與夢境的感觸吧！

我在旅行着一個脆弱的夢境……

我驚奇的叫了出來：「噢！……」

月光照耀着一棵如月光如花新鮮如牛力猛雄健的影子，在正

吐着一串銀鈴的唱歌。

睡時製目星爲綉被。

醒來點星月作燈，……

這樣唱着美麗的歌。直到霜露悄悄降落，衣服潮濕了，終於就把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唱活了心。急於出來看看唱歌人，生長一張如何美麗的嘴，會唱出這樣好唱歌，這歌聲可能讚美阿麗嗎？

祖父正爲午日炎熱，微微感覺不合適，遂很早便睡眠了。阿麗因祖父病並不要緊，兼天尚早，故坐在屋門旁，一邊聽着祖父的均勻呼聲，一邊就在無聊的數着天上星。爲趨走心中一堆堆亂麻，耳朵搜尋着每一絲聲音的分量，隨後就聽到了一串唱歌聲。阿麗聰明的耳朵可聽得清，這聲雖也軟綿綿，辭句也很美，但不是那人的！如其是那人的，阿麗早就唱着：「心要爲極溫暖的唱歌撫摸……」了。

不過這聲音的力量，到愈唱愈甜時，終於阿麗要看看這唱歌人是誰，爲何聲音比那人的還溫柔？……

阿麗出來時，那人吃的聲便笑了。

「阿麗，阿麗，祖父睡沒睡？老大的聲音也不比老二弱！……」

「……」
柔軟如銀月光，給山中盡出明朗的輪廓。阿麗看清這唱歌人正是那個人的哥哥老大，當即驚愕欲退。

「阿麗，聽我跟你說，人能活下去，爲的是什麼？皆有它的意義啊！祖父有願把阿麗交給我，但是，阿麗，你的心，可正預備偷偷地交給了弟弟好老二！爲的老二會唱歌。能唱軟了一棵心。阿麗，愛情的戰場無奉讓，妳把心先放一個好好的公平的高地方，用智慧勇敢雙料得到的幸福，才是值得驕傲的！阿麗，再聽我說一句：老太原沒同弟弟爭的心！但老大不可不把怯懦，無能，失敗掛在山中人的到嘴！祖父對着那麼多的人說出老大老二如何如何的見地來，阿麗，妳先看一看，究誰應該侍奉妳的心，阿麗忍耐點，勇敢點，沉靜點，

不，驕傲點吧！」

（我在微微的顫慄着……）

月光下的空氣是極其溫柔的，微風下吹着田稻味甲蟲味泥土味，連同一股勇悍味的混合氣息，女孩子阿麗嗅着這幫助生物生長興奮歡欣的味，遂開始對生命的力量，生發着激辣的活躍了。

阿麗臉紅紅地，又想應當即跑開，而便成全那個人的心。但，臉前的美壯如獅子，勇敢如小牛，謙馴如小羊的人，有股力量使阿麗咀嚼着：這人的好風範，足夠在人心上煽動着愛慕與傾心，……及忽的想起那個人，就又像不敢叫，這人也同時的走進一層美麗的夢境中了！突的又想到了流淚？流血？……阿麗沉默無主的怔忡着。到後阿麗知道，如阿麗自己不去立即衝破這夢境，當應想一個儘所有的好方法，使用一點美麗的顏色粉飾愛樂着兩棵心。終於更有一點奇實的幻想使阿麗想出一個說不出意思的感觸：人既應感覺爲生活，還是讓感覺自然的發展吧。

這時月光正照着一副笑臉，這笑臉漸漸衝破了阿麗的沉默，征服了阿麗的担心，阿麗不自覺的隨即走進一張強健的影子身旁併坐於一塊山石上。臉前一股山泉，照着一張英俊爽朗的赤紅色臉，臉上伏着幸福且聰明的微笑。另一張長髮散亂的尖尖的白臉，一股幸福源泉的兩盞如星光樣的亮眼睛，髮如波浪透明，經月亮照耀，手臂如大理石白的……

山中草虫鳴叫如雨，月光更加明亮。

「妳的心，我已有權利把聽裝飾於我的懷裡……」

女孩子已經到了需要近於美麗的撒野的年紀了。爲了另外一個人未免過於太溫柔，過於太幻想，是缺乏着刺激力量的，而前這個人，於溫柔外，更多一股勇敢撒野近於獅子的蠻力氣，又經過月光照着夢境的色澤下，一股神情風儀，就像一個勇敢的王子了，這女孩子遂爲沉醉了。

「三月三，水缸無水我去担，

脚襪鞋履我願洗，

願洗裙腰願洗衫……」

勇敢美麗的獅子瘋狂的奴性的唱着。身旁的一堆秀麗白膩修長豐滿柔軟溫香的身體，在閉目微笑的消化着唱着爲自己犧牲的說明的誓歌，漸漸感到了聲音的甜，就把頭轉動着，閉着眼，唱着：

「夢裡常逢君。

醒來不見人。

相見既無因。

夢也何須向。」

阿麗突爲一隻健壯的手臂圍攏了。到後竟於一股熱趨阿麗頹然的倒在一隻凸凹起伏着強健肌肉的心脯上了。

（我的心裡在沉醉的想着：多美麗的一張傳奇畫呢……）

x x x x x

「……………」

時間在……中過去了。

現在兩人從夢境中醒來。

女孩子的一切，現在在這男子的心中，可不同了！用一堆淚與血侍侍這女孩子，這女孩子對一堆侍奉是既非有所辜負，而且把愛裝飾了這女孩子，更是極應該的事。如此，歌聲成爲了女孩子的搖籃，美麗亦成爲了男子的信仰之源。月光下兩人嘴角皆掛着一串微笑，幸福的微笑呵！

雖兩人在月下的一切美麗行爲，想法與打算上在使用着微笑去作懇切的說明，但終於兩人心中，到後更感到爲另一個人的陰影，佔據在兩人的當中，而且一時無法驅散。爲此，兩人就都像讓一股無形的力量所阻止，阻止兩人不敢驟對未來的幸福，下一個適當的註解與行

動。

於是，一股緊張的袖徑，像要弛鬆了。

尤其女孩子心中，更爲一點弛鬆後的心情所悵悵。平常在愛情的氣氛下，天真嬌憨如春風，快樂跳躍如小貓，熱情的馳騁，是沒有什麼疲乏現象的。但現在可如一尾沉在水溪中的金魚。笑容頹頹，臉上且投有抑鬱絲紋。

「阿麗，怎的不說話！」

像是陰霾天空的黑色雲上突現出金黃色的陽光。

「心中話，永遠說不完，轉告老二，也勇敢點！阿麗永遠在等候一棵寄有血淚的心！現在的阿麗，尙未能屬於任何人！所有的熠燿與光亮，皆是試驗與比較，老大老二一個樣，誰讓阿麗的心發抖，阿麗也許就屬誰！」

天空恰正殞落一棵星，像是一條金色線。

兩人似對各自心中想着的一件事，感覺到一點點說不分明的心虛。

（靈魂的飢渴，也似在碰到了枯泉吧？）

月隱於雲中了。

女孩子更挨緊了男子，細聲說：

「勇敢與勞心，是可換得一棵心的，祖父病中許在喚阿麗索耍龍井茶喝呢！月正未落去，趕快回去吧！」

「……………」

x x x x x

歌聲的踪跡，愉快的影子，漸漸消逝於隱去光亮的黑暗中。我仍枯立於榆樹底下，在爲一個正在懷側響着輾轉聲音，人的心的遺欲的痛苦，我在感傷着想：這個人粉紅色的夢，在開始淺退着顏色嗎？

月亮又爲浮雲飄動着忽明忽暗。突的露出了光亮，我始發現了那孤立樹前的自己的呆呆的影子，已爲月光照得頻頻的打着寒噤了。微微的嘆息，衝破了死寂午夜：

「我不能再獻給那個人的痛苦上，彌補一點怎樣的新設計呢！」

六，淚珠金字塔

弟與兄，既每人皆在一種毫無勉強，而一任其流放着熱情美麗光輝下，去握着那壓一支小小的白手，於是各自就由這手掌上，直射透於每人心中那們一股燃燒的力量。每一個人如和那女孩子頭併頭的唱着一歌的時候呢，那女孩子也會由衷的搖動着兩棵靈魂，而在澈底咀嚼着老大或老二這名字的甜味。

（靈魂的方向，走着的是如何的荒涼與辛酸呢！）

老大和老二，這兩人在女孩子阿麗的心上分量，是那樣的勻稱與平衡，既無忽畧一個聲音的勇氣，又不能從歌聲勇敢愛慕上取得好壞。如此，這女孩子的順其自然辦法，看來雖是危險的事，而又是應該的事。

那天我懷着一探空虛的心情，我緩緩地走着為月亮照亮的山地，像像爲一點寂寞所籠罩，漸漸我又走到了睡着兩棵即將衝突的心的居室。

月光照滿屋中，竹床上仍在輾轉着爲苦悶撕扯着的人，我蹣跚腳的走進來，做哥哥的已經回來了，而且已入睡正酣，臉爲月光照着一層幸福的微笑，我突的對這微笑，感到了過分的厭惡，厭惡的分量，到後且使我升起一點英雄的見解，我當即爲一股熱血所鼓勵，我當跑到臨窗竹床旁。

「起來，老二！勇敢點，起來，我有話說！」

老二爲了我一向保持着的禮貌與態度的突然拋去而驚訝；老二感到了驚奇與歡悅。但是因爲舉動過於缺乏含蓄，故這人首先以爲「勇敢點！」這話，應是立即實現的自衛警報，於是他握緊了我的手。

「你，……什麼事？……」

迅速的我又恢復了理智，一段急促的悻悻雖鬆弛，但無可自制

的忿怒，是無法掩飾的。

「來，我告訴你一點對你極爲……事……」

一隻雄健的手臂握在了我的手中，驟然透出熱烘烘的一絲絲汗。我心在想：

「行，憑這汗，這人在戰場「大約是個健兒的！」

午夜中的山石是潮濕的是冰涼的，我把一塊毛氈鋪在了山石上。

「老二！在戰場上，你願意留點血去爭取光榮？你還是願意頹喪而自干失敗呢？」

起初這人表示驚疑，終於他笑了。

「老二，老二在這山中留血已不止一次了，可從未留過一滴淚，祇是要看血流的值得不值得？」

我在默默地心中想：照這人氣魄的與體格，好的品行與行爲講，如其知道了心中夢想人，已爲自己的哥哥得到手，如其因這刺激，而不耐生活在這點錯綜的空氣中了，是否不僅增給他，一點忿怒而已，如其他在加沉重的上想放上一片鮮紅的血抑鬱呢？親弟兄？……於是我反爲自己的缺乏含蓄，感到了懺悔的羞慚，於是我想法子先把這緊張給緩和。

「老二！如其得到一件心愛的物件，你以爲取到手的應該於下一些代價嗎？」

「……」

那個用沉默作答覆。

「倘如放下代價，恰有別人放下的比自己的份量沉重，不幸而失敗了苦惱呢？繼續加重代價呢？」

「自然是加重的！爲了榮譽，爲了光榮！」

「可是同你競爭的正是你的哥哥！」

這時我在記起一句話，做哥哥地以前曾經用着：「我不學沉入相思的痴兒女，坐在山尖上，惋惜身旁丟了的軟身體……」慷慨的在退

讓，照理就應把道路讓給做弟弟的，一個人好放心走那平坦大道路，但……月光底下的動作，更爲我親眼所看到，做哥哥的對兄弟失去了情義……於是我在等待着那年青小夥子如爲一股驚愕所無主，我預備多給他填入兩支手，於是我在無可自主用着氣忿這樣的說出來。

臉前的反是一副平靜的笑容。

這話的力量，像對這個人一如無所動心，且臉上浮起一絲閒適的笑容，慢慢的低聲在自語：

「哥哥的意思，我是早早在知道呢！……」

那人沉入浮思中，這話雖不缺乏答覆的意義，也許太冷了。故這人接着說：

「哥哥今天將將給一個人唱歌，唱成了疲乏，將將回來……」

「噢，你知道他給那個人唱歌嗎？」

「怎麼不知道，阿麗，嘿，阿麗！」

爲了保持着一點禮貌，我暫時沒把：「怯懦的人呵！」的責備說出來，但我無法不用懷疑問着：

「既自于居於失敗，爲什麼還在用無謂的苦惱，折磨着自己的心呢？這對你是無味的浪費呵！」

「不，不，我永遠忘不了：「神在天上聽，我如不要阿麗作妻，我永遠不結婚，倘要阿麗需要血去兌現時，斫下一條臂，也是快樂的！」這誓約，我親自對阿麗說的，嘿，我親口說的！我怎樣能……」

「不過阿麗在接收着另外一個人的唱歌呢！」

我在激動着這個人的心了。

依然的沉默，這點突然保持着的近於遲鈍與麻木，我在對這人的勇敢，升着最大的懷疑。

手在無目的地播弄着手指，眼遲鈍的失去光彩，這寂寞已近於悲哀的顏色了。我也在沉默着，這人似乎覺到如再延長沉默，極易使人

感到：自己在利用沉默，避免一點熱血的激盪。遂即睜着灼灼地眼睛，像突然由沉重的夢中，極抑鬱的思索中醒來。站起來，眼睛似在冒起血紅的光線，握着我的手：

「哥哥不但今天晚去見阿麗我知道，而且哥哥在早晨就把這意思徵求我同意！同意！不錯，捕獲一棵心，是人人有份的，何況哥哥對我講：我去唱歌給阿麗，爲的證明一點山中衆人給他的好聲譽，看看是否辱沒了那誇贊！適可而止，決無與弟弟去搶着一棵心的那興奮，爲了不辜負老頭子的看待，爲了證明自己在女人的傾心中，佔了如何一種能够自信的力量與條件，末了，阿麗仍是老二的！哥哥今晚去山腰，去的行爲與意思，統對老二在捕獲那條瓏玲的心上不相干，……回來的時候，且說已與阿麗很快的心口對上了心口，而且那女孩子已在跳動着愛慕的心，屈服於哥哥的懷中歌聲中了……但是哥哥說：阿麗仍是老二的，哥哥做出來的成績，既証明了老頭子的眼光也不差。就此忘了這條路！以後老二再看見哥哥去到山尖去唱歌，以後永遠不必再叫老大做哥哥……」

我在微微的笑了。心中想着這點情感的錯綜與變幻，有着好多地方，是不容易容許局外人參加一絲生硬的意見與見地。世界是偉大的，情感也正如一切生物漫兩樣，不論其缺乏任何生活之條件，自有其無可理解的自然適應。既不缺少歡悅，更不缺少眼淚。也許爲生活絆了腳，也許爲幸福的光亮，照得結實硬朗，……一切人皆無力量可說呵……

「老二，你這人是聰明與勇敢的。事情擺在你面前，該自己決定了。女人如當真可愛，就得通盤算一算，但是女人可不同划算子，只要頭腦聰明不喝醉，就可充足辦到的事。你把算子算成如何精密與詳細，你可算不好女人的心……」

「阿麗這女孩子，是聰明的做着一件很對的事！女人，是應該不辜負天賦給她的那美麗與智慧的。如其再能智慧的使用那點美的顏

色，去征服一個人，使勇敢與犧牲皆建築於女人本身那點美麗的面色上，而當作了鴉的，對的！阿麗做的太美了！」

爲避免這個人對我的厭煩，我在坦白的說：

「老二，既這樣，就不該消極的放棄着勇敢呀！」

提起了勇敢，這年青人就在開始着興奮了。熱烈的說着，堅決而且自信的說着：阿麗方面，把他放在心上的地位，是愉快且應該信認的。幾天來的頹廢與苦惱，那是在思索着如何去開始能叫阿麗祖父對老二也如女孩子的對自己看重。沒放下代價，而獲到手什麼，這年青人也非那樣就甘心享受現成！中間既恰好有哥哥爲自己做着試驗勇敢的機會，雖哥哥在說着：僅爲證明一點聲譽，絕不去想獲到阿麗。認爲這是絕好的一個使老頭子認識自己的機會。故甚且極希望哥哥的試驗，變成了弄假成真……到後想到弄假成真極其容易實現，而且事實也正在無形中默默地朝這路線中走。如其事實果給自己創出這樣一條路，做弟弟的對做哥哥的如爲試驗上，留點血，是否應爲安心與毫無缺陷呢……每每想到這點，難於決定的想法上，即感到了過分的重壓與苦惱……但內心中既有一條難於磨滅的影子，藉自己，摸到了愉快與興奮；但又爲一堆無可擺脫的艱難所折騰，於是遂沉默於苦悶中了。

現在老二仍在沉重的苦悶着……

在某種感情下，有時男子的籌措，是會引起一股過於危險的那樣無可用理分析的濫用笨力的。我默默的接受這堆說明，到後我竟笑起來。自己過於自信着自己的能力，以致事情的實在性與未來的演變，實際皆非起初那麼平凡的情形。不過事既這樣出乎原來的簡單，而又那麼想着可怕，我在爲我的這股笑容，漸漸感到了過分的羞慚與下流，不過又在缺乏好的方法，助這事的未來的激流。於是我也似乎爲這點苦惱緊緊抓住了，我在苦苦的想：應該如何的爲這熱情古怪的年青人的危機上想出一點光明的照耀呢？於是我握一隻寬大的手掌，我

在珍重的說：

「朋友，我盼望你莫太把勇敢濫用了，跳海雖非勇敢的真意義，過分浪費勇敢也不好，留點勇敢，到另外一堆日子還有它的用處呢！」

「……………」

天在呈魚肚色，山中漸漸爲太陽畫上了光明。我們兩人似乎沉默了很大時間。終於這年青人首先感到了光亮的力量，臉上突疎散了抑鬱。拍拍我的肩膀：

「睡覺去吧，晚上月下聽我去唱歌！」

「……………」

十五夜，月亮高掛天空，什麼都清清楚楚。

哥哥弟弟兩人的臉上，皆意外的掛着孤高自賞，相互鄙夷，嘴角上各自掛着生存的笑容，星子已出空。兩人正各自在時時凝神，聽着山腰中一個女孩子尖細清脆的歌聲的號令……

「我的歌聲如甜漿，

喝下一口醉一生……」

兩個年青人突多這股歌聲所興奮，忘去了血統的自然顏色，相視突變怒容，並無推讓，視山腰爲沙場，各自唱着旗幟鮮明的歌：

爲了做弟弟的略略發音佔了先：

「妳的歌中每個字，

都在我心上開了花……」

遙遙回答着熱情清脆的回音：

「你應把這花藏在心中香一世……」

於是一個心，當真開放了花朵了。但並未中斷的又一股含有較量……

「我的歌聲生長了翅膀，預備飛入妳的心……」

一樣的得到了醉人的應許：

「我的心，正在需要溫柔的歌聲來擁抱！」

兩股雄健的歌聲，在同一溫柔的鼓勵下，此傾彼繼唱亮了星月，唱香了花朵，更唱醉了一棵美麗的心。

x x x x x

「祖父，你瞧，老大老二，歌聲一樣甜！」

女孩子負歌聲唱醉了。安靜的躺在祖父懷中，月光下一具纖秀軟柔的身體，爲祖父撫摸着，祖父微微的嘆息着：

「傻孩子，你知道什麼，這歌聲中皆有毒，阿麗且莫聽，捂起耳朵，這裡真有毒，你不如失神飲下去，等到藥力發作了，你年青的孩子沒有法子去忍受……」

做祖父的看阿麗像白玉做成的皮膚與年齡，心中如有所感的在沉思：這些歌聲憑阿麗，侍奉的字眼決不委曲它！但這歌聲的意義，不是那樣好簡單：老大，哼！人好心也奸，唱歌好，勇敢也不錯，阿麗給了他，大是應該事。但又有老二在競爭，這時就難了，「一女不嫁二夫郎，阿麗小孩子，那能知道這多事，祖父可不能不出頭……」於是老祖父像是一隻猿猴跳下了山石，走向山坡間，借着山音響着「串銅鐘」的聲音，朝向兩個聲嘶力竭唱啞了嗓子的人在說：

「『好女不嫁二夫郎』，你兩人歌聲皆一樣，似乎無法去分別。而且血換來的心，擺出才光榮，有人用拳頭能阻止一個人的脚步，而使其甘心奉讓了，那時才好商量呢！……」

阿麗這時急漲了紅紅地臉，跑來抱起老祖父的嘴：

「商量！商量什麼呢？祖父怎麼儘去說瘋話！」

祖父看了看阿麗，秀麗如水兩眼，正在射着一股天真的生命力量的火燄。想到這火燄的燃燒力量，隨即嬌矜的笑着說：

「看看角力相撲的玩藝，也很好，憑阿麗，流點血也是應該的！」

x x x x x

哥哥望着弟弟痛苦的呻吟，看見弟弟爲自己的拳頭所造成的傷痕，一血血下，緊緊咬着牙，及至嚙出無法用牙存蓄而流溢着的痛苦的呻吟的時候，哥哥似爲懺悔悲哀愉悅所磨蝕，無法制止的流淚着淚……

地下淌着一堆山竹牀上流出的血。

漸漸那年青人醒了，睜開眼，微微的笑了。

我在爲這笑着卑陋的寒噤。

「哥哥，你哭什麼，沙場上無弟兄，弟弟的血，爲一個人流的多欣快多光榮呵！……祇是一兩天中還不能同哥哥去較量唱歌了！望你代唱些懷念的轉達吧，不要緊，告訴你，不要緊！怎麼尙在哭，哥哥！你好好侍候弟弟的傷，傷好了，再去……」

血在象徵着這個人，那麼大量瀟灑爽朗的流着……漸漸血使這人暈去了。

做哥哥的眼淚像是雨點……

屋子裡那麼一股淒涼悲壯的空氣，悶得人呼吸感到了緊迫。我用手推開了窗，希望這屋子裡，爲悲哀凝結的濃厚淒涼，讓屋外空曠的宇宙所分去，但屋外可正在落起雨。

一陣繞有涼意的孤零零風中雨，像是爬過山嶺，摸過了白楊樹頂，之後撥撥了哀怨之弦，互訴着一件悲哀的故事，冷澗潺湲，悲哀如潮湧，暴風雨跟蹤的隱息了虫聲，只剩下雨下着，下着……

哭聲呢？雨聲呢？是那無可辨別呵！

那個人仍在底着頭，默默的沈思。

我突然爲當前的這空氣所恐怖，我在無法使用勸慰誘止這人的悲哀，於是我輕輕的問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時我們站在土坡上，停止了唱歌，我忽的想起該是我去得失敗的時候了。如其不回頭走去，而把勝利讓給了弟弟，就非爲一個女人而流一點血不可！但是，我並沒有企圖，我又何必給弟弟的希望作梗呢！當時我幾乎把最初的一點虛榮想法，像是也預備完全拋去。但是，天！有一個固執的担子，就使這事情完全變化錯了。我如就那樣率讓的走去，對於弟弟是否反顧不利呢？我正在這樣想，眼就發現了弟弟恰恰正一拳打過來！漸漸弟弟的眼睛，正放射着一股含有敵對放着閃閃的凶殘光亮時，不知道有着如何一種力量，就使我忘去了一切的把事情變化成這樣……」

這人眼睛就望着躺在竹牀上的弟弟，哭泣着：

「老二，哥哥決沒有與你爭一個人的心，是事情把哥哥帶到錯上去，從此哥哥再望山神職一職，老大不是你哥哥！」

竹牀上的人似已酣睡了。

我在爲這故事聾聵的感到茫然，我應說什麼呢？安慰？……於是我用細微的聲音說：

「唉！老二禱的是腦袋，這地方如受重傷，就不能再受大刺激！何況又流了這樣多的血！最好暫時不把山腰中的人與事，在他的臉前隨便提！」

遠窗上有燈光，草堆裏虫鳴，看，天上飛着嘯啊嘯啊……鳥。天漸漸又黑來，雨仍在下着……

時這，牀上的人，除呼吸尚勻外，一直在酣睡。做哥哥的又在垂下頭流着悲哀的淚。我在這寂寞的空氣中，我默默地想：「女子不是上帝，就是魔鬼！如其不是『美麗力量』，就是一種『魔力』。爲什麼這老二，竟如此的固執着一個女人的獲到的癡強呢？女人究竟有什麼條件，竟爲其這樣尊若天神的不惜犧牲呢？」

這點感觸，更使我不顧禮貌的，把其轉移到那似正在爲極度痛苦折磨着人，那人正近於羞慚的自愧，使用眼淚在洗着胸中的抑鬱。他

的眼淚，不自主的落着，最初像是屋外落着的繁密的雨。現在外面雨已在斷續着滴落。而這人呢，爲悲哀所刺激着，竟仍在像失去了穿線的珠子，落着……：腦袋低垂着，無語的漫泣，這使我深深的感動了……

「哭既醫治不了弟弟的病，而且目前的事，你如以爲應做得一個好的結束，哭這力量，不是那麼無用與單薄嗎？」

那人正在抓撓着頭髮上的手，突的落下來。兩隻爲悲哀充滿了殷紅的血絲的眼睛，像一股火熱的光燄，威脅着我放棄一種對這人的懷疑或衰頹的力量。終於這人響着沉着的聲音。

「你以爲我在用淚珠埋葬着錯誤嗎？不是的，……：情感真是爲人所難理解的東西呀，我得爲我的感情負責，我應該讓這串眼淚的教誨，不白白的廢它的力量，……：我摸到了感情這神秘的凸凹與稜角，我懺悔有什麼用！我咒咀錯誤，又有什麼用！……：」

我在想：人藏在心坎上錯綜想法所焦燥，我更爲這人的矛盾想法所憂慮。作弟弟的既打完了爲一個女人流血流到底的算盤，故弟弟的辦法滿有出路的，說來結束上，也許很簡單：不爲一股幸福的源泉所營養，營養成新鮮與生氣；也得爲一個得不到手的美麗信仰所流血！再或者爲流血的代價，而留下很好的光榮故事而死去……：雖然這點應走的路線，缺乏一點正道平康與坦平，但他既把美麗的面色，看成較血統的連繫更值得留連與動心，也許做起來好壞皆那麼容易的打發或保存……：只有這做哥哥的，既表示着弟弟走了先，哥哥決不去走與弟弟相爭的路，而却又弄假成了真。弟弟的血，雖也許不白流，而哥哥地勇敢代價，如何就能白白地放棄呢……：這樣演下去，也許是很好的悲劇……：不過，不過，現在這勝利的人，又在親口說着：自己爲博去好聲譽所遺給弟弟的傷痕，所苦惱的悲痛……：可又在說着自己的做法，在深深地感到着缺乏意義。對某種情感的推動顏色，又在表示着苦惱與厭惡？……：這人竟要把以

後的日子放在如何一種方法上而去打發呢？……」

懷疑的分量漸漸加重。我在用眼睛盤算着這個人，誰知他竟談出了這意思，突的用衣服胡亂把臉上殘餘的淚痕拭靜然後微微嘆了一口氣，似乎精神略微鎮定了些。遂像在自語着：

「女人，女人神秘的力量……是那樣的可怕！」

日過頭看了看躺在牀上爲女人流着血的弟弟，就仍用着極其興奮的聲音接着說：

「當時如其在另外一個女人的臉前，任何應爲或拋去應得的而讓步呢，爲了弟弟，我應該即時微笑的退去。但是，不幸佔在面前的，是一個特殊的女人，一個極爲美麗的女人，這樣就有一股力量！使我因爲退讓是最大的恥辱！……噫，恥辱！臉上熱烘烘地：到後那一股相撲的：天，那不是我的力量，是魔鬼的力量吧！魔鬼的支持吧！我全然失去自主的本能！……」

我們在沉默了。在安靜中的時間，是那麼難挨的苦悶，我在希望着這時有一點聲音或動作，好沖破了這死氣沉沉的悶人的寂靜……

這一夜中，我用着千萬句安慰與鼓勵，勸慰着一個人的可怕的決心……

夜已深，我仍在不斷焦急的數說着：

弟弟的傷勢，並不致就如你想的那樣壞，就算你感覺到對於弟弟的舉措，成爲了內心之贅疣，這又有什麼用呢？況且弟弟的病，也該你侍奉，一個失去這樣行動不便的重病的人，沒人看護那裡行！好好地吧弟弟的傷用你那兩隻含有懺悔的手，結待奉成健全如昔日吧！然後再用着笑容對他說：「哥哥對這願奉讓」，朋友，保你有個好姊妹！……」

這人一貫的沉默着。而牀上的病人呢，也在一貫的暈迷着。血從傷口間，一絲絲流着疲乏呈緩緩的潺流，……那人每隔一秒鐘，必摸摸

弟弟的傷口，不停溢流着的血，就愈加重了這人，臉上沉重的灰色分量。這可恐怖的臉色呵！我漸漸在想着，照這情形看，弟弟的傷，照目前講，仍能保持着長時間的呼吸，已經大是使人焦燥的事，而做哥哥的，又在爲這傷勢所刺激着，倘如這刺激如爲這人所無法承受時，……呵！……天！……

「老大，出來換換空氣吧，傷會慢慢好起來，徒自傷感也沒用！」

「哼！……」

老大像是認清了一點錯誤命運的安排，已在好好地編定，痛苦也真是沒用的事。

他家無所謂的跟我出了門。

山中的午夜，是寂寞的，這時經過了殘夏的雨後風吹在人臉上，寂靜沉冷得使人突然感到了悵惘與抑鬱。

遠遠有人在吹着笛，唱着一隻哀怨的謠曲，聲浪激動在靜靜寒冷的午夜中，蒼涼如鬼哭……

我們除去在爲涼風略略吹走了煩燥外，皆爲這股沉重得怕人的歌聲，所微微的戰慄。

突的吹起更較寒冷的風，我們正在走到一塊坦平的草坪……

這時風愈在吹着爲夏季所罕有的冷風。俯視下，一片海水，風與海正在壯烈的搏鬥海水翻着白色的浪花。在黑暗中，閃灼着銀色的花朵。我提議沿着草坪走到海邊，看一看海，那人也不拒絕也不表示意見，只是默默地跟着我走……

現在我們與海接近了。

風似更加瘋狂，漸漸搖撼着我們的身子，一個個海中浪花，不時衝到了岸上，且偶爾打顯了兩人的腳背。我們往後退了退，海水爲風奮激的怒吼，這聲音使我的心在跳着……

穿望山腰，一盞黃花的小燈亮，嵌在山腰間，像是在黑暗中

開放着的一朵秀麗的黃花。這突然溫柔感覺，使我不由自主的做到殘忍的破壞這偉大的沉默了：

「朋友！你覺得那朵黃花偉大呢？還是這海偉大呢？」

「……………」

不久，我們仍然從海邊保持着依然的沉默歸來。

「你這人真好啊，好的程度，已然爲我深深的信仰着，有了你，

我一切皆那麼放心……」

「放心些什麼呢？」

這人突在愁苦的臉上，殘酷的畫上一絲笑容，而且我的手，也突爲一隻寬大的手掌，緊緊地握着。我一任其緊緊地握着，我不再去質問他心中所想，我以爲這股力量滿够答覆了。

這人意外的竟非常安靜起來，一掃那股燥煩的樣子。

我們漸漸打着呵欠，窗上響着夏夜意外寒冷的風，不久就在做着

「一首怪沉重的夢了。」

x

x

x

我爲過分的焦燥所苦惱，幾乎成爲一點重大的恐慌在刺激着我，我在感到了不安，一股驚懼的想法，已爲推測所成熟：

「老大如晚間再不見歸來，這未來的難於補救的悲劇，已非我的能力所能担当了！」

一夜噩夢，醒來已是陽光照滿全山，蟬鳴着嘶長的聲響時候了。

睜開眼，除去老二已經呼吸着忍痛的呻吟外，另外的一個人不在屋中。當我發現竹牀的人，已在不知什麼時候不見了時，我望空牀，我當即感到一點驚愕與驚恐，給在這時牀上輪着的，也把無力缺乏光采的眼睛睜開了。

「哥哥，老大；別哭了，弟弟幾時傷痊，再去一同去唱歌！……」

……

無神的眼睛在也找尋着哥哥，當他不見了哥哥而掙扎欲起時，我

趕忙跑過去：

「老二，你這病，傷在腦袋上，而且昨夜流血又過多，是不應該就隨便的使用它！哥哥出去了，這就快回來，千萬前思索一切事，好了，還是一匹小獅子！」

末句話落到了這青年人的心上，是那樣的喜悅與香甜。曠強的人，對這加雜勸慰中的鼓勵與讚美，似已完全接受了，隨後愉快的：

「請你給我一杯白水喝……」

這人飲完了白開水，就爲一支好夢，誘其又再微微地打着輕微的呼聲了。

老大現在到了太陽已偏斜，仍是不見回來，這時我爲寂寞與亂想擾攪着心，心像是失去了主宰，我在開始找尋着，找尋是够給我的亂想上，證明一點安心點……

「咳！……」

老大牀上的藍布枕頭，像是爲水浸了一大片。突的我想這這濕印，如果當真是老大的眼淚，這麼多的眼淚，儘够說明昨夜是如何在爲悲傷，刺着心，這淚水經過了這半天，如仍保留着這樣的溫度，這人顯然已不能對悲哀負那適可或自慰的責任與化解了，如就以這堆淚珠，作爲這個人，失縱的推敲與方向，這結果也許不用再想了！」

枕邊一角露着爲枕頭壓着的一張紙，一張褪了顏色呈土黃的白紙，我急迫的把牠撤出來：

「朋友：你這人真好，好的成分我是無法去說明了。但是你的熱情終於浪費了，弟弟的傷，如果好了，我以爲羞慚也是無法使我安心的！如甚因此面……朋友，你也許知道的，那時是對我已經缺乏生存的意義了。謝謝你昨天帶我去的地方，你也許是沒有感到的，我對着那海水，是感到如何的親密啊，回來，當你正睡熟我就又去找海去，看海能否洗清這過錯，我是愛海的，知道吧！老二的傷，我懂得你會較我更會照顧的！這時心中愉快極了，你也在爲我欣慰着吧！……」

我開始在颤抖了！我記起昨夜那透過掌心的熱力，是那樣的偉大，但我又似乎以爲這別是個夢？也許當真那人是去洗那裸生古豎疣的心？於是我在微微的戰慄着想：

「這人是會游泳的，也許海水威脅不了這人的心！」
不安與驚恐，我在焦燥與抑鬱的打發着暮夜，夜死沉沉的時間，我更在瘋狂了是的細語念着：

「他總會回來的，他總會回來的！」

第二天山中各處傳說着：

「今天凌晨，海上漂起一具浮屍，臉手已浮腫，有人看出是老大，……」

這天的夜間，心情像是達到了無可分理的亂麻，那樣的茫無頭緒。當午夜寂靜時，爲一件重大的刺激所擠磨，極度傷下，既缺乏了理智的常態，遂也在用眼淚去代替了一切的悲傷與惋惜。

我手上摸着了爲自己眼淚濕成的那麼潮陰的枕畔，我就突的想起昨夜的那片潮陰的濕印了。我遂感到了自己這淚水的低能，於是我走到了另外的一張牀畔我低下頭去，用着舌尖舐了舐，我在暗暗地想：

「這淚珠成全了一個人，保全了一個人的好名聲偉大的淚珠啊！」
這淚珠！許營養了一個人的靈魂悟徹吧。

七、漸漸衝破了夢之網。
傷病中的年青人，仍在整日沉睡中。睡中常夢白衣阿麗緩緩唱歌，神態清麗，姿勢如救苦救難世音。這年青人每每就在夢中爲這美麗的影子，笑着幸福之微笑了。——多可哀的笑容呢！

短短地十天中，夢中牀上，既有美麗的顏色來安慰，而且醒來也不缺乏一個好好的安慰與侍候，故哥哥的突然不到牀側來問候，在爲這人所忽略，有次他突的問我：

「哥哥爲何午飯晚飯也不在家吃？夜中回來睡覺嗎？」

我告訴他，哥哥爲了山中一點小事，凌晨起來就出去，夜間很晚始回來。回來時，大多碰到你在睡覺中，哥哥也就不願叫醒了；我每每在類乎抽咽如忍一泡熱淚的對他撒這悲哀的謊！這人呢，爲了正爲一個夢沉醉着一裸心，幾無餘力去思索另外許多事，故其有時且在微笑着說：

「哥哥心也太急了，弟弟作事公平的很，我既不能下牀去唱歌，就讓他一人獨唱吧，幾時弟弟傷痊愈，再去山腰去同唱……」

我像是病了。

爲了一點無可磨滅的懷念，愧傷着一個人，以至十幾天中，日夜抑鬱地使用着不安與欺騙，騙着一個人的心，侍奉着一個人的病。我勉強微笑壓抑悲痛，當一陣極度苦悶的抑鬱，緊緊壓着我的心上時，終於我企圖掙脫了這怪沉重的夢，想到了走。

「走，走吧，多耽擱一天，會多看見更多一點的悲哀的！」

我怎麼能走呢！爲了這人的傷勢的尚未痊愈，在缺乏照料情形下，爲了感情的力量，我幾次忍受着強烈的抑鬱與苦悶，我在等候且祈禱着一個人的病快快的痊愈。

十天吓，這短短的十天，一點變化，更把這故事的悲哀成分，加了好多辭，爲此，悲哀的質素上，已在那麼大羣的蒸發了。

現在，且讓回憶之兩手，捕捉一隻飛過去的灰色夢吧。

日光將將由海面露出了腦袋……

牽牛花開放着鮮艷的花朵，花朵上浴滿了露水珠，阿麗在望着肥大的花朵怔忡着，一股無名的寂寞，就在裝飾着阿麗的心了。阿麗心中正在想：山下爲何一直聽不見了那股雄健的歌聲呢？那人，這樣一點點傷，就會打消了到此唱歌的勇氣？阿麗正在這樣莫知甜苦的想，

可望見了東邊一堆藍色牽牛花叢中有着兩個人影。阿麗想起了藍色牽牛花，就把眼神更朝東邊凝望着：一叢叢藍色牽牛花，開放如牡丹。旁邊站着兩個人，在高興的捧着牽牛花。且像漠視着這愛花的花主人，那樣輕狂的格格地笑着，這笑可惱了阿麗，阿麗就一邊氣忿的向這邊走，一邊可數說着：

「這牽牛花，誰不知道是阿麗心愛的！爲何這樣撒野不講理……」

阿麗看見摘花人，突爲荒張所振聳，臉上一層羞慚的紅暈，把忿怒就變成了踟躕與畏縮。

另外兩個摘花的男子，可仍在一貫的格格地笑，且把笑容更爲其加上了一層鬼祟，到後一個人說：

「這女孩子長得真美啊！真奇怪！鄉間的女子，在我們初由都市中來的人冷眼下，好像我們那裡那些小姐們，就像天生就什麼事都不必做的俗物了！在這樣絕早的早晨，公園中的花旁，除去等候赴約情人外，發見一個早起愛花的小姐，也不是容易事！」

「你瞧，這女孩子身材豐滿修長，風度動人，這腳多美，較比城市中小姐幽雅美豔多了！」

「怕這地方美人呢。」

阿麗隨着祖父生活了十八個年頭，雖也有時哭，也有時笑，人可就在這極單純的哭笑中漸漸長成的。但是阿麗隨着祖父生活，是愉快的，如同幫助祖父推推碾磨，或很興奮的拉動着風箱，使火能高長，把玉米燒成爛熟，夜間陪小白貓睡眠，做着美麗單純夢，雖然，在某種情感下，也不缺乏智慧的敏感，但在一點單純的哭笑中，生長了十八年的日子，對於另外的事，知道的就太少了。

故阿麗在對這兩個陌生人的神氣與話，感到了過分的驚奇與喜悅。驚奇的是這兩人的衣飾與態度，使阿麗知道了地方的廣大，並不只這塊一塊小石頭，宇宙上是有着另外繁多的事事物物等待阿麗去看

或去聽。喜悅的是這兩個人的說話，聽着是那樣的美麗與動人——誰知道那是一襲險詐的糖衣呢！

終於阿麗在爲這兩人的忽畧着自己的主人身份而簿怒：

「這花是我的，怎不問問主人就摘呢！」

仍在微笑中，在沉默中露着安閒無事的微笑，一叢叢地摘。另外一個人：

「這花沒那美！我們莫採了！且來看這朵花吧！」

阿麗爲一股羞慚所扭扭，心中雖有簿怒，但這話聽入阿麗耳中，又是那麼甜，遂喜悅與興奮。到後聰明的想到：這兩人不是自己僅有的簿怒，所能制止的。就跑去且回過頭壞說：

「看我告訴祖父去！祖父！祖父！……」

那兩人仍在格兒格兒笑。

「狄明，你瞧，這女孩子多美麗，撒袖到手，也是幸福的收穫呵！……」

另外一個人，低下頭去，順着鬆軟的新雨，沙地上，正凝視着一串腳印，就輕輕愜愜的笑着說：

「老明，你瞧，這女孩子如穿上銀色高跟鞋子，準不委曲那雙鞋！」

阿麗紅着臉，去叫在推着風箱，預備多調幾壘水，好對龍井茶的祖父，祖父經過了阿麗急迫的推動着，回過頭數說着阿麗太好玩，什麼事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嚇人，及至阿麗帶着神秘欽慕神氣說着：山中來了兩個白臉人，穿着好看又稀奇的短衣服，態度說話雖不太討厭，祇是神氣過凌人，隨便插人牽牛花，還不會說些軟話陪不是！却……

第五天，晚上祖父用着誠懇嚴肅的口吻問阿麗：

「將將走出的兩個城裡人，阿麗討厭不討厭？」

「也很有意思的！」

女孩子既這麼說了。於是祖父就給阿麗手上，載上一個小玩藝，黃色小圓圈，藏在阿麗無名指，是那樣的好看啊！上面尚有一粒小小藍石粒，光亮晶盪，遂使阿麗在興奮的做着一夜離奇的夢。

自從阿麗多了一件小玩藝後，情形就不同了。又過了五天，一個絕早的早晨，有人看見奇怪的說：祖父同阿麗，還有另外兩個人，搭乘一隻小划子出了山……

老二的病傷，已經完全痊愈了。

「十天中的牀上輪臥，真把人急死了，怎麼哥哥又不在，白天就到山腰去唱歌！……」

我在低垂了頭，壓制着最大的悲哀。我在想：

「我該不該把一切的變幻，告訴他呢！……」

終於一點沒出息的苟安心理，我在希冀延長一個脆弱的夢的心情下，我拚着最大的苦痛，我在默默的表示着泰然的樣子，我含糊的答說：

「誰知道呢！」

這天晚上的月光特別亮，這種稀有的光明，反使我怕起來，光明是有力量照耀着醜陋與悻憤啊！天！脆弱的噩夢，怕要為今晚的月光衝破了！……

那人懷着一臉興奮的笑着走了。他走後，我自己正在計算着：「這人今晚去草坪去唱歌，如其他及山腰人，仍在不知道哥哥已為縮短弟弟的勝利路程而是奉讓犧牲了！也許會就這麼殘酷的實現一個幸福的夢吧！……」

總之，爲了避免眼看着一個幸福的破滅，我準備着明天決定出山，去重新呼吸那一股鄉土滋味鬆張的都市空氣了。

第二天的早晨，山中人就又到處說着一件悲哀的談料：「昨天海

上，又漂起一具浮屍，有人認出是老二，老大落海的原因，大家雖不太清楚，老二的投海，大家很明白：草坪上的阿麗與祖父，突的離開山，與這頗有干連了阿麗雖到及笄年，但是不應嫁給城裡人……老二跳海跳得太不值！……」

我怔怔地聽着，我在爲老二抱着冤：「憑老二，爲了一口負義的女人，決不就致死！是爲了哥哥呵！老二是聰明人，如何會想不通這道理呢！」

有人且說着：老二死屍手中，尚拿着一張洋紙做成的洋信封，照那堅固講究的樣子上講，一定是那兩個城裡人的代筆，而且老大的死，照情形上說，爲堅定老二的志去阿麗的心，做哥哥的死，定爲那都市人很巧妙的使用着刺激的字眼，刺着這裡樸素的心，路，也許都爲信中所指明！……

我惋惜着一個美夢的夢的破碎。都市的魔手，將將無意中伸到這裡一隻手，把那輕輕的毀滅了一條命……但，爽朗的老祖父，爲什麼就把一點好氣質，意外的自己葬埋了呢？……

八，回憶的兩手窗欄了

歸途中。（我走出了山！……）

我走着一條山路，再有一里地的樣子，就又到了故鄉了——看那一股股的烟紋啊！

到了山下，仰視山中，翠柳滿山，一聲聲蟬鳴如雨聲，似在對我告別，低訴一些難於遺忘的舊事。但我要問：拖我進來的那支划子，漂流到哪兒去了呢？

再走，就是當真和山永別了。我惋惜與踏傷，我對着山說：「這座山，我永遠不忘你，如稀想看我，你只託山弗白楊樹，吹到了我的窗幕上，我懂得你的教候的！……」

都市的生活者，如果爲完不了的囂張與燥叫弄成神經癱了，是

需要不斷的旅行於鄉間或山郊，以爲調寄的。我每每在暑假中就宛如一棵緊張的心弛鬆那麼一下。一九三六年夏季，我又得到一個機會，去到一個多山多追憶的地方去旅行……

我會經面對着一座堆滿追憶的山，使用着回憶之兩手，在捕捉着一點情緒之舊痕。但已如褪色古箋，徒任哀感嚙咬着一棵悵惘的心，回憶上的人，是那麼腐爛了。那山依然一山翠綠。正在早炊時間，山中密密地一家家各自冒着一股股烟。生活的力量，已使這山中的一種風俗與習慣，不得不與都市揉合一致。這山中且已做爲了全國名勝之

烟，一絲絲輕飄的氣氛，在冒着……

我已感到了生活的力量，而且幾年來，日夜蘊藏在內心中一點潛服的疑問，已亦爲烟所解答，一切都是烟，又有什麼可供秤量的呢！爲什麼還再痴痴問着：「爽朗的老祖父，爲什麼就把一點好氣質，意外的自己的葬埋了！」呢？一切都是烟呵！

烟，輕輕的氣氛，象徵着人生，烟，什麼都是烟呵……

八月二十二日，四。

群鴉

(續)

訊 鴿 譯

第三幕

第六場 浦爾東，衛太太

衛太太：「梅先生沒有等我就走了，這是爲什麼？」

浦爾東：「這位青年人很爲難，太太：他見我在這裡，他就明白你有別的事要辦而不接待他，他寧願找一個好機會再來拜訪。」

衛太太：「他弄錯了，我方才還通知我的女兒們替我接待他呢。」

浦爾東：「哦！太太，你同你的女兒們商量出一個結果沒有？」

衛太太：「浦先生，一個結果也沒有。」

浦爾東：「你還等什麼呢？」

衛太太：「我們沒有見戴西業先生以前，什麼事都辦不了。」

浦爾東：「可是你希望他對你說什麼？」

衛太太：「他的意見是一定的了，這倒是真的，他要賣我們的工廠，今天和昨天一

樣，然而這主意對我們是如此凶狠以至於他不敢自己通知我們，我們要消滅戴西業的詭計，可是我們要明着對他說：他犯了一種壞行爲。」

浦爾東：「一種壞行爲，說的太過火了，太太，我很怕你對你的對方持着這種論調結果把他招惱了。」

衛太太：「將來不是我對戴西業說去，頭一次我缺少忍耐心，第二次也沒有，再者說到我們的事務所取的方式，若不是我那一個比我和她的姊妹都堅毅的女兒，我現在就要任她能怎樣結束就怎樣結束，可巧戴西業對她很有意，她或者可以挽回他的決心。」

浦爾東：「對不住，請說戴西業對你的一個女兒發生友誼了嗎？」

衛太太：「至少，有人會相信。」

浦爾東：「那一位呢？」

衛太太：「第二個，瑪琍。」

浦爾東：「可是瑪琍小姐那方面對於戴西業

表示出來的親愛有所感動嗎？」

衛太太：「浦先生，你想到什麼？你不打算讓他們一同結婚嗎？」

浦爾東：「太太，等一等戴西業娶這位年青的姑娘，這位姑娘也不會作出一件壞事而允許了；但是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戴西業不是年青的人，你知道；在現在這樣的年歲一點小病就可以致死的；如果這種對你的女孩子突然間感受的熱情應該使他不久藉機得到一些權利，你或者可以不觸怒一個老人同他保持在良好的友誼之中得到便宜。」

衛太太：「我們並不想得戴西業的什麼東西，我們願意他盡可能的更活得時間長久，用他的財產作他將來願意作的事，但是他決意出賣的這工廠屬於我們和屬於他一樣，他就妄用法律給他的權柄來處理我丈夫的成績和我的孩子們的不動產。」

浦爾東：「我不贊成。」

衛太太：「陸沙梨等一會，(向浦爾東)必需你們相見嗎？」

浦爾東：「必需；我最喜歡我們相見，太太你要瞭解我，我聽戴西業的命令和聽你的命令一樣，我對你們沒有區別，我只是希望你們爲了定在我要作的事上，在某件事上中止不談」。

衛太太：「好好，我要把我的女兒派到你們這兒來」(由左入示意與陸請戴西業入)。

第七場 浦爾東戴西業

浦爾東：「你嗎，你來啦？」

戴西業：「是我來啦」。

浦爾東：「我方才曉得的是什麼？母就是人家不見你到這兒來了」

戴西業：「我在家裡會了幾回客，你要說什麼？」

浦爾東：「你同這個家庭是買賣上的敵手，可是你怎樣還坐在他家桌子前面？」

戴西業：「如果我的行動不合你的行動衝突，你還有什麼說的？」

浦爾東：「我的地位不便利，你現在讓我的地位更困難了」。

戴西業：「我們就按我們商妥的進行吧，浦爾東，你明白我；不要干涉我作的事」

浦爾東：「瑪琍小姐將來要從你手中得到她所願意的一切呢」。

戴西業：「瑪琍小姐什麼也得不到」。

浦爾東：「怎麼好像你對這女孩子有一個弱點？」

戴西業：「說講的？」

浦爾東：「她母親」。

戴西業：「她母親干涉的着嗎？」

浦爾東：「你要按着你那位傻姑娘的名義自己預備地盤吧；我預先通知你，有人依賴她來左右你」。

戴西業：「浦爾東，拿起你的帽子，回到你的事務所裡去罷」。

浦爾東：「好，隨你！」(又回到戴前)，「喂我不再等了，我把鑄鏢放在火裡燒掉嗎？」

戴西業：「十分好！」(拉着浦)浦爾東聽着，我對你說過我同雷復的談話嗎？我們在那時候很迫地就有了一層極壞的隔膜，他謹慎辦理，是真的嗎？他將來還要負責建築呢」。

浦爾東：「怎麼！你在那可憐的一幕以後還同雷復商議了嗎？他在那可憐的一幕中還辱罵過我們兩個」。

戴西業：「你，你還想到這個！我的朋友，如果我們爲了我們同人們相罵而不再見他們，就沒有或然的往來了」。

浦爾東：總之，這就是你的事業，我不知道我干涉什麼，我允許了你有地皮，你就有地皮，其餘與我無關，(瑪琍入，他

走近瑪琍小聲說，)小姐，我讓你同戴西業在這裡；努力制服他呀，一個女人每每在我們失足中成功，如果你從中得

到些什麼，你將來比我更快樂更靈巧」(出)

第八場 戴西業，瑪利

戴西業：「這是你向我要的那一筆錢，你對我說過，這是給供貨人的，你自己收起來吧，查查人家交給你們的賬千萬不要怕歸結賬目，尤其要小心不要在一筆賬上給兩次錢。(拉住瑪利)我的收據呢？」

瑪利：「等一會我就要給你的」。

戴西業：「我本應該一手交銀一手收據的，我在這時候是信用貸金，(瑪琍走近寫字台將鈔票放入抽屜中；又走回來——寂靜片刻)你有一件事對我說呢，我也有另一件事，你來靠我坐着，願意嗎，我們像一對朋友似地密談，(二人坐下)你打算怎樣辦呢？」

瑪利：「我不懂你的問題」。

戴西業：「可是我問題是很簡單的，我從前對你說過五萬佛郎，可以歸回你的手裡，可是不能再多了你就不想保留這所房子，宴請來客直到你的錢用盡的時候，你打算怎麼辦？」

瑪利：「我母親的一個親戚住在外省向我們

提過議讓我們搬到他那裡去住」。

戴西業：「你們的親戚和一切親戚們一樣；

他對你們提這個議是想著你們把你們的

錢消費在他那裡；當著將來讓他消費他

的錢時也就不主張這個提議了。」

瑪琍：「那麼我們就留在巴黎。」

戴西業：「你們在巴黎要怎麼樣呢？」

瑪琍：「我大姐是完全準備好啦；只要將來

該教音樂的時候，她就準備著去教音

樂。」

戴西業：「好，如果你大姐打定這個主意，

她就很快地對支持她的家庭感到厭倦；

她將來願意她的利益都是爲她，並且她

也會有理由的。」

瑪琍：「但是我也很想若去作事。」

戴西業：「作什麼？」

瑪琍：「啊！作什麼？我還不知道，爲一個

女人所作的工作是這樣難找而且得回來

的代價是那麼的少。」

戴西業：「這就是我願意讓你说的，（一頓

；他又開始猶豫爲難）我認識一個家

庭，如果你願意去經營你就可以來經

營，你在那裡有住的有吃的每月還有一

點小進款你可以不久就積蓄起來，那時

你再不會想到你了。」

瑪琍：「那家？……你的家嗎？」

戴西業：（曖昧地微笑）：「我的家」。

瑪琍：（在感動的一個表示之後，不知道該

明白什麼也不知道她該回答什麼）：「

你對我的提議是不可能的；我母親先不

讓我遠離她。」

戴西業：「是的，我也很怕你母親從中作難

；但是你現在到了自主打算自己的利益

的年齡了。」

瑪琍：「戴先生：我對你說過不能，不能」

戴西業：「是不是你自己從困難中走出來而

讓你的家庭陷於困境你就不大舒服嗎？

我要是你，我就有這種情感。」

瑪琍：「這倒不是我的情感。」

戴西業：「不天各自西東尋找一個生路寧可

大家在一處受窘你看有什麼好處嗎？」

瑪琍：「正是我們不分散的好處，（離開

他）我們有時自己慶幸在自己家裏有慰

藉，對於某些使你爲難的意外不至於慌

亂」。（一頓）

戴西業：「這不是我已經上這裡來了一些時

候了，我沒有一個理由不管我的事務，

你並不糊塗，你有好體力，你早應當想

想本身的事了。」

瑪琍：「我的注意力早注重在旁的地方了」

戴西業：「在什麼地方？」

瑪琍：「我只見到我的家，我只見到我的家

失去了的運氣以後還有運氣等待我的家。」

戴西業：（帶着一種微笑）：「你還願意爲

你的家騙我，勒索我一些特許權嗎。」

（注10）

瑪琍：「！戴先生，不用你再給我增加痛苦

我已經很痛苦了，你願意知道我想過

的事，我就告訴你吧，我會經想我已不

年青了，你以前很孤獨很愁悶的過活，

你沒有兒女你以別人的子女自樂；這就

是我所反覆考慮過的，然而你有道理，

我承認，在我父親死前我們不見你，我

們應該在以後也不見你，因爲他留給我

們東西，我們就承受，勇敢爽直地打定

我們的主意，並且我們想最要緊的是當

女了們彼此相愛，有勇氣，有團結心的

時候她們永不痛苦。」（一頓）

戴西業：「你們這裡的人都有誰呢？你，你

母親，和你兩個姐妹嗎？」

瑪琍：「還有陸沙梨」

戴西業：「陸沙梨是什麼人？」

瑪琍：「是把我們教養成人的一个好女僕」

戴西業：「對於維持你們的僕人你們怎樣辦

的呢？我從來不能留戀着一個僕人（注

11）你們是四個人，陸沙梨不算，這太

倒置了，你該明白，我不能爲我願意得到的

一個小女友連她那使我厭煩的家也要使

我担負。」

瑪琍：「沒有人求你負担，也沒有人這樣

想。」

戴西業：「我不願意你說出來，但是你猜出來了，我並不怨恨孤獨的時間長，只恨我自己保留着青春；這對我這種年齡上是一種討厭的事，也是一種不謹慎。」

瑪琍：「你如果孤獨，這是你自己願意的呢。」

戴西業：「該結婚嗎？」

瑪琍：「爲了有人在你周圍，結婚不是必需的事，你有許多親戚呀？」

戴西業：「因爲避免我的親戚們向我借錢我已停止見他們；他們餓死了，——我固定繫戀着一個溫柔誠實簡單的小姑娘，她將來會合體地安居在我家裡而不使我的家受損失，我或者不久就看出來我是否應該娶她，但是在結婚以前你們是一切的羔羊，可是不知道你們以後如何，我要在她的行爲上約束我自己的行爲；她在我生前不會很痛苦而且也不會當我死後有所怨恨；結婚或不結婚對她沒有什麼分別的事。」

瑪琍：「戴先生，你起來，去你的吧，我不願意感覺着接近你再多一分鐘（註12）我以爲你是不幸的，我可憐你，我相信你的提議是忠實的可以接受的，我感謝你，然而你的主意中能藏着的一種隱意，一種如是可惡的隱意以至於我僅缺少那種心去猜疑，去你的吧。」

戴西業（站起來，進退爲難，口吃地）：「

看看你和我說的話。」

瑪琍：「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現在對你談到我的家我就害羞；我爲我的家害羞和爲我自己害羞一樣，你想想吧如果你對我父親的工作，正直，死後的聲名不欠什麼，你自己問問你自己，我父親是怎樣一個人吧，（很快地走向寫字台把鈔票抽出交給他）拿回你的錢吧，隨便拿回去吧，浦先生方才說答應我們的費用，我們在他那裡可以找到我們不該向你要的錢，去你的吧，去吧，否則我命陸沙梨把你趕出去，（頓陸沙梨入）正好她來了，什麼事陸沙梨？」

陸沙梨：「孫太太來啦。」

瑪琍：「好，讓她進來。」

陸沙梨：「我的小姐，怎麼啦？你的臉完全紅了。（來回注視戴西業）瑪琍，他沒有對你說一句過分的話麼？我希望」

瑪琍：「請孫太太進來。」

戴西業：「小姐，我離開你，我要路過時去看浦爾東是否他沒有一個整頓這些事的方法，但是，你不要打算吧，再見。」

陸沙梨：「讓一個這樣年青的孩子同一樣年紀的男人在一處不好啊。」（孫太太入與正出去之戴西業正相背而過）

第九場 瑪琍，孫太太

孫太太：「日安，小姐，我沒有一次到這裡

來不遇見戴西業的，這是好兆頭嗎？你正要同他商量妥當嗎？」

瑪琍：「太太，沒有。」

孫太太：「得啦！我才不信呢。」

瑪琍：「爲什麼？」

孫太太：「一個老頭兒該喜歡像你們家的這樣一個家庭。」

瑪琍：「戴西業今天是最末一次來這裡了」

孫太太：「那麼我很可憐你，在我這方面是很掃興的，你妹妹在家嗎？」

瑪琍：「太太，她在家。」

孫太太：「勞駕叫她來我這裡，不要驚動衛太太，沒有用，我下次再看她，我要同白浪小姐談談。」

瑪琍：「她就要來。」

第十場 孫太太

孫太太：「我很願意堅決地同這個年青的女孩子有一番解釋明白簡斷地對她說明她的婚事不遲延可是得中斷，爲她是很好的，她也知道思念到什麼事了，從我這方面說我也安心了，我見過那時候了，那時候喬智有生以來頭一回反抗我，他戀着他的小情人，他要娶她，幸而另一家親事給他說成了，並且我讓他選擇，聽我的話，還是不再見我；他讓步了，但是你要信任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男人，多麼！這個輕舉妄動的女孩子就不等行結婚禮，管她呢。」（未完）



● 特 載 ●

隨 感 錄

幸 福 的 北 京 人

小 記 者

現在的世界，幾乎到處都被戰雲籠罩着，凡是在世界著名都市生活的人們，生活的現狀，無不受着戰爭的威脅，生活的實質，都感受極度的動盪不安，至於各著名都市以外所有地區生活的人們，因受着戰爭的賜與，戰爭的影響，那種流離顛沛，無家可歸的慘景況，那更令人難以筆墨形容了，無怪乎人們都說：戰神一臨到人間，雞犬亦不得安寧，何況人類？真可以說是「慨乎言之」了！

×……× 我們現在先把其他的地區拋開，單就我們東亞來說：自從不幸的戰事發生以來，目前已經整整的四個年頭了，身臨戰場的直接犧牲者，其傷亡率之驚人，現姑不必詳說，單就間接受戰爭影響而失掉性命，破家蕩產的人們……亞來說……×……×，在這四年的期間，其數字之驚人，真令人咋舌了，就我們國內來說：小的城市暫不談，較大的都會，沒有不受戰神的光顧，戰爭的洗禮，不要說家資富裕，或者小康之戶，鉅萬的家私，充盈的產業，立時隨着砲聲化為灰燼，化歸烏有，即無產階級的羣衆們，依靠勞力生活的人們，浴受砲火洗禮之後，亦皆立刻失其巢穴，失其生活的根據地，那種無衣無食又無住所，鳩形鵠面，嗷嗷待哺流離顛沛的顛沛慘狀，縱使鄭俠復生，恐亦難描寫其悲慘景象於萬一吧？昔人謂「高樓大廈無人住，可憐王孫泣路隅」，王孫尚且如此，平民更可想而知了。

×……×
……在這……
……烟……
×……×
在現世紀生活的人們，生活的恐怖與悲哀，不分中外，這已成了普遍的現相，共同的問題，這實在是不能隱言的趨勢和事實。

惟有我們住在北京的人們，可算是例外，儘管外面的砲聲隆隆，空中的機聲軋軋，而我們的安靜生活，似乎不受絲毫的影響不感任何的威脅，我們靜觀人們實際的生活情況，簡括的說一句，四民皆能各安其所業，幾不知外面尚有烽火連天的慘酷戰事，這真是我們的幸福，真是上帝所賜予，「安居樂業」的四個字，我們住在北京的人們，真可以當之無愧了。所以北京的市面，一天比一天繁榮，人口一天比一天的增加，足徵治安的鞏固，人們生活有保障，勿說在我們現時的國內，找不出像北京這樣「太平有象」的一個都會，就那目前動盪的全世界而言，恐怕也覓不出像這樣一處「世外桃源」吧！像這樣特殊的幸福，這種僅有的樂土，我們身臨其境，誠不能不感謝上帝對我們特殊的賜予了。

×……×
……交通……
……今……
×……×
先就北京市的交通來說：北京總算是世界名城之一，也算是世界的著名都會之一，但是在往昔牠的交通狀況，不惟不能與先進諸列強各都會相提並論，那種窳窳的情形，恐怕連列強殖民地的各都市，也要望塵莫及了。況，我們不必遠談，就拿遼清末葉北京城的交通狀況來說，那也是够先進國人士的齒冷了，那時北京城的街市組織，與交通的用具，因為科學落後的原故，那簡直還保持着十八世紀的狀態，先拿當時的交通用具來說，平民勿論了，就是當時號稱士大夫階級，進而至於王公大臣們，他們唯一華貴的交通工具，就是用騾子曳載的轎車了，以車帷的顏色，和車馬身上用具的式樣，來分別品級的高下，官級低微的人們，這種華貴燦爛的轎車，簡直就够不上乘坐，至於够上乘坐的達官貴人們，坐在那種交通工具內，那儘足以榮耀自豪了，想現代都市裡的交通工具，如汽車電車等，他們當時那裡夢的見，中國一切落後，固步自封，我想當時士大夫們的頑固腦筋，至少要負多一半的責任吧！

當時北京城的新式四輪馬車，僅僅只有慈禧太后有一輛，聽說還是某國的女皇特贈的，當時那輛特殊的四輪馬車，由海外運至北京後，金碧輝煌，名震遐邇，又連帶配高而且壯的海驃色阿拉伯種大馬兩匹，那真够堂皇冠冕，威風凜凜了，當時清廷接受車馬的禮儀，開極隆重，接着就是老佛爺的試乘，執料因該馬車的構造，駕駛者所坐的座位，竟高於車中坐者的座位，以是太后老佛爺大不怡悅，臨時竟立刻終止乘試，並且將該車永久鎖蔽在御殿內，聽說當時與贈車某國的欽差大臣一個絕大的刺激，職是之故，太后老佛爺畢生未嘗乘坐過馬車一次，後來北京城裡，雖漸漸有了該種四輪馬車，但是因為太后老佛爺不喜悅的緣故，各王公大臣們，於照例朝見兩宮時，依然不敢乘坐，甚至連當時駐在北京的各國使節，於各隆重的紀念日，照例入謁皇室時，亦各咸懷戒心，對於該項新式的交通用具，亦不敢輕於嘗試，自然亦為恐觸當時這位女皇帝的不悻，故當時該項新式四輪馬車在北京城裡，猶如曇花一現，不久就消逝了。

因此是證實當時北京市民，對於日常交通用具的常識，那簡直與現代的情形，相離甚遠了。因為他們對一種比較方便的交通用

具，尙且這樣疑神疑鬼的猜忌橫生，那末對更進步的便利的交通代替品，自然更夢想不到了。

×……×

……往日的交通

……的不方便……

至於說到當時的交通組織，和街市的道路，那更不能與現代的交通情況，相提並論，當時北京的城門，不見得沒有想現在開闢的這樣多，並且街道的開闢，亦不及現在的半數，至於街道的狹隘，那更爲今人所夢想不見，平民的通行勿論了，就是每日王見駕的大小臣公們，往往要以終日的時間，消磨在往返的途中，大有咫尺千里的樣子，其實臣公們由外城進入紫禁城內朝覲，往返的路程，頂遠的地方，來回亦不過十餘里，但是因爲通衢大道太狹的緣故，往返的轎車子常常當面碰頭，將這衣帶式的市街，堵塞的水洩不通，各人所乘的車馬，寸步亦休想離開，來者往者，面面相覷，自晨至晚，相持不下，將終日的時間，完全得消耗在交通線上，因當時所謂通衢大道者，兩邊皆係甬道，亦不太寬，至中間車馬所通行之道，其寬度之隘，僅敷容一車輛經過，倘去者先將車道路面佔領，而對面來者，絕對不能通過矣，最前線者，彼此尙各在相持，未嘗通過，而兩端陸續至者，又各紛至沓來，愈來愈多，愈積愈厚，故頃刻之間，來者往者，各如長蛇陣之列，成欲進不能，欲退不得，而此衣帶式的都門通衢，又焉能不擁擠得水洩不通呢？

且當時因交通的阻滯，嘗發生一種慘劇，即車夫與車夫相遇，勿論各人所駕的車子，爲載貨物的大車，或達官貴人們乘坐的御用轎車，祇要是兩個車子對面相遇，碰在一起，不能通過時，彼此即各不相讓，立時破口互罵，始而口角，繼而用武，終必演成血淋淋的交手戰，相鬥的結果，輕者雙方各負重傷；重者每演成悲慘的人命案件，這種的慘案，幾於無月無之，至兩方面的車夫互相鬥毆時，車中的主人翁，當時非不盡力制止，但因狹路相逢，限於地勢，縱任何一方面，甘欲退讓，其奈實無餘地迴旋何？這種責任，市政的當局，誠實無旁貸，惟當時北京交通的制度，只進步到那種程度，負責時交通職責的達官貴人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至於現在北京市的交通狀況，雖不能與先進諸列強的首都，媲美門第，等量齊觀，但是較諸滿清末年北京交通組織的衰敗情況，那簡直不能同日而語了，且目前北京市的交通脈絡，和交通用具，已日趨於現代化，並向盡善盡美的方面晝夜不息的邁進，就眼前的設施而論，北京市的一切，距現代都市的條件已甚近，市政的建設，隨時在分期的逐步實施着，勿說達官貴人們，對於交通的享受，已感到相當的滿意，即普遍的羣衆，對於行的問題，亦早感覺到快意的舒適，蓋拿北京市的交通用具來說，發動機的科學車輛，已縱橫的佈滿北京市，其餘凡是較進步的，合乎科學原理，爲其他現代都市所有的，在北京市的交通用具中，無不應有盡有，決不落他人之後，市民們對於車輛乘坐，儘可無拘無束，自由任意的選擇，值此戰雲籠罩的全世界，北京市民對於交通的享受，總算相當的滿意吧？

再談到北京市的交通網，瀝青合柏油的馬路，一天一天的增加，新馬路的增闢，一月一月的加增，未來的繁榮和邁進，決可於短期內完成現代都市所具的一切條件，進而爲東亞的第一大會，我們現在僅就王府井大街一帶的交通組織的新設備，及新辦法進行的順利，我們即可恍然省悟，而極及其他矣，我們再拿建設總署的分期設計書來剖析，北京市的未來交通，將與時間以並進，其繁榮進化之速率，或竟出乎吾人想像之外，吾人身居斯邦，能不知幸福所自來乎？

……再談吃……
……飯問題……
……人眼前者，尤以各都會的食糧缺乏爲更緊張，食糧的恐慌，殆成住居都市人們的唯一心臟症，政府方面，因爲事實的需要，對於食糧的統制，不能不嚴厲的執行着，在人民方面，因爲國家的興亡所關，也只好硬着頭皮，枵腹忍飢，長夜漫漫的掙扎着，我們先從百戰百勝所向無敵的德國說起，據說在柏林城生活的人們，勿論公務員和平民，每一個人每天兩餐，均得用政府發給的糧票去購買食物，絕對不能向食物店和米糧店去自由買賣，縱欲私相買賣，任何物品，亦賣不出，至政府所發糧票的食物分量，即是中人的食量，每餐亦絕對吃不飽，至食量較大者，每天只好枵腹忍耐了，至於人們倘欲進飯館去吃飯時，各人皆得帶上各人的糧票子，飯館始能拿出飯來，否則就得徒勞往返，絕對戰勝的國家，對其本國人民吃飯問題的統制，尙且如此嚴重，那末，戰敗國家人民生活的情况，大可想像一般了，無怪乎國際傳說：現在巴黎城內的烏鴉，每隻亦要賣六塊佛郎，且巴黎城的所有飛禽，現時快要打盡了，吃飯問題緊張到甚麼程度，恐怕到什麼程度，真教人不寒而慄了，至於在歐洲的各小城市，尤其已經被人吞併了諸小國，人民吃飯問題的悲慘，我們更不難於想像中求得了。

……重慶生活……
……的透視……
……薪低微的人們，家中倘有三五口人吃飯，究竟怎樣的掙扎，我們更可想見其慘狀了。

……北京人如……
……在天堂……
……我們這樣的安穩過着日子，飢餓線上那種極端悲慘的影子，永不會進入我們的腦內，這不是我們的幸福是什麼呢？

……食糧……
……來源……
……實已打破事變前北京市存糧的紀錄，這是很有把握的，很有根據的，我們任便到一家人米莊或麵粉公司或雜糧棧的堆房，或其倉庫內一參觀，立時可以看見各樣食糧的袋子，皆裝的滿滿的堆積的與房頂接觸，一家如此，家家如此千百萬戶的食糧店，麵粉公司，莫不如此，就足以證明我們所說的不虛了，且目前因爲華北的交通暢通之故，各處的食糧，皆可源源的運到北京；如友邦的大米和麵粉，常常不斷的用列車運來北京，接濟我們華北各地的民食，內中的漢粉，猶爲大批的運來者，此外如西貢米，仰光米，朝鮮米，皆是常用陸續的向北京輸運，我們倘到前門車站選送時，稍微一留心，隨時就有堆集如山般的運糧列車，接觸在我們的眼前，整那的時間，即有千百輛的載重汽車，分別裝運在北京的九城，這完全是目前的事實，凡赴車站者，只要稍微一留意，隨時皆可見到也。

食糧的存儲，這樣豐富的情形，現在凡是受戰爭牽動的國家，無論他是那一國，恐怕他亦皆要望而生羨吧？

再就北京的菜蔬而論，凡能由火車運來者，我們且尙不談，僅就北京的四郊和豐台及其附近的產量而言，所有四時菜蔬出產之富，恐怕遠東的任何都會所不及吧？菜蔬種類之多，與夫每歲運往外埠的數量之鉅，凡在北京居住畧久的人，恐怕誰亦能說個大概吧？上述諸地所產生的蔬菜，其種類之多，名目之繁，可以說包羅萬象，無所不有，無所不備，據專門家的統計，北京本地所產的菜蔬，每年四季，除以大批的人量運銷外埠外，即以所餘者供北京人四時的自由取用，每季猶皆有剩餘，其產量的盈絀，概可想見，較諸巴黎者居住，月餘之久，亦看不見青菜為何物，柏林的居民，往往數十人圍分數十枚馬鈴薯，或十餘枚茄子之情形，北京的居民，大可玩其餘味呀！

我們再來談談北京的酒肆餐館，勿論通衢大街，或避背小巷，酒飯館的美麗市招，和輝煌耀目燦爛招牌，隨時映觸在我們的眼前，將北京太平的景象，分外襯托得光明鮮艷，這也或者是北京市會為帝都的特徵吧！我們不要進入館內，我們僅將這美觀怡神酒肆餐館的市招以玩賞，誰還夢想到這個磚圈子外，尚有無數的戰神在那裡播揚血腥呢！

北京飯館的種類：約畧可分為中西餐兩大類，西餐又有英法式蘇俄式的區別，至於中餐的種類，內中的分別更繁複了，有所謂大教館，清真館，純素館等類的區分，而大教館之中，又有所謂廣東館，福建館，北京館，天津館，山東館，山西館，江蘇館，四川館，貴州館，雲南館等等的分別，而江蘇館之中，更有甚於上海館，蘇州館，揚州館，鎮江館，常州館等等的門類，而山東館之中，復有什麼濟南館，登州館的區分，至於川，黔，粵，冀，豫，京，津等館，依然也有支脈分派之不同，其名目之複雜，簡直不勝枚舉，不過各人隨各人口味之不同，各選擇適意合味的享受罷了，這類飯館的內容，可以說是山珍海錯，珍禽奇獸，無所不備，飛潛動植，鱗介貝甲，無所不包，其烹調之精美，滋味之適口，在國際間，亦早負有盛譽，故各國人士，咸謂北京人對於飲食問題研究之精妙，可謂已登峰造極，誠屬話不虛傳。

不過最難能者，於此世界各處戰爭熾烈的今日，我們住在北京的人，對於飲食的享受，一切的舒適，絲毫與承平時不稍差異且資產充裕者，對於日用享受的奢侈，與承平時相較，且有過之無不及，往往一餐之消耗，四五百元毫不措意，這能不說是在此特殊環境內，享受的特殊幸福麼？但是先哲有句成語，我們一身臨福地，享福要知福，倘若享福而不知福，那就要向疾神叨，外招災殃了。這話語雖淺近，然而却有至理，我們住在北京身受幸福的人，實不能以憐語忽之，辜負上帝賜給 們幸福的深厚德意。

所以我們於酒醉飯飽之餘，似應憶及世界各地在饑饉線上掙扎的羣衆們，終日枵腹，坐以待斃，求生不能，覓死不得，那種悲痛可憫的慘狀，最低的限制，我們也應當給他們灑一掬同情之淚吧！

×……×
……在文化教
育一方面……

有「天堂」之概。

譬如一個報社的編輯記者，每天夜晚很辛勤的工作到三四點鐘，完成了翌日的發刊職務，乘着舒適的洋車，

在月光柳影的籠罩下經過光亮的馬路，回到家裡。小孩已經睡得沉沉的，妻子老媽兒正等候主人回來，把適口的夜餐很整齊的擺在桌上，入門之後，脫去外衣，換上睡衣，先在沙發上坐一坐，在妻子的呼喚催促下，開始進飯，吃完了夜餐，同妻子兒女共臥一床，殷勤的妻子，可愛的兒女，環繞在自己身旁，一團天倫和氣，使他把一天的勞累忘於九霄雲外，放下頭擺着妻女便着夢寐渺的入了南柯睡鄉。他的家庭快樂，不消說給予他精神上一種極大的鼓勵與安慰，睡到紅日方中，就該起床了，睜眼惺忪地披上睡衣，走出臥室，洗漱完畢，整理一下衣服，收拾一下書桌，堂屋內的陽光，照射在屋的牆間字畫，講究的器具，室內的花盆，顯得十分美麗。襯着和藹的小家庭，更覺一室生春，幸福無限，不久，新鮮的菜食已佈在烏黑的桌面上了，同着妻子兒女，且吃且談，盤古道今，樂也融融。有時妻子細心，怕他吃了某一種東西，不大適宜，會引起他的不舒服，刺激他的神經，有碍於他的工作，對作飯老媽子加以指示與糾正，這更足以使他中心快慰。心聆妻子之賢慧。飯後，課子少時，子女賢慧性聰，舉一反三，他除了給些口頭獎勵外，還給他們幾許應用的物品，以為獎品。隨便披覽些新聞，雜誌，坐在寫字台前，翻閱朋友信札，隨筆作復，於是鐘鳴五下，已屆工作時間，該到報社上班去了，同樣，一個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的生活，都大同小異的如此舒適，過着紀律的日子，這個幸福的賜予，大概都由於物價的便宜，環境的穩定，不似重慶，昆明，西安的文化教育同仁，時時受着物質，精神的雙重壓迫，在空襲下，不知生命何時結束。「朝秦暮楚」的偷生觀念，永久塞塞着每一個人的呼吸，兩相比較，越覺北京之可貴了。

×……×
……正因為這
個原因……

事變後的北京，很普遍的被稱為世界僅有的「平安城」，男女青年學生們，雙雙對對，好整以暇的知識階級，熙來攘往，把這座古城點綴得如世外桃源，幾乎知人間還有刀兵正在禍亂全世界呢？特別其青年男女們，

×……×
……握着書包，騎着腳踏車，穿着適度的衣服，悠悠然地走在馬路上，口裡唱着小調，嬉笑着，神態是那樣的自然快樂，或者，兩性相偕走在公園內，市場中，享受些自然風光，市塵熱鬧，更爲故都平添一番綺麗清韻。這種情調，唯有置身於今日之北京的人們，能够體味到享受到。而不能不對其龜朝不保夕的戰爭威脅下的人們，表示得意，彷彿只有北京人是幸福的寵兒了。也彷彿是北京得天獨厚，托天之佑。獨享人間的平安逸趣。確是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0,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錄式，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中國文藝

第五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兩元五角 • 半年二元四角

郵 費 在 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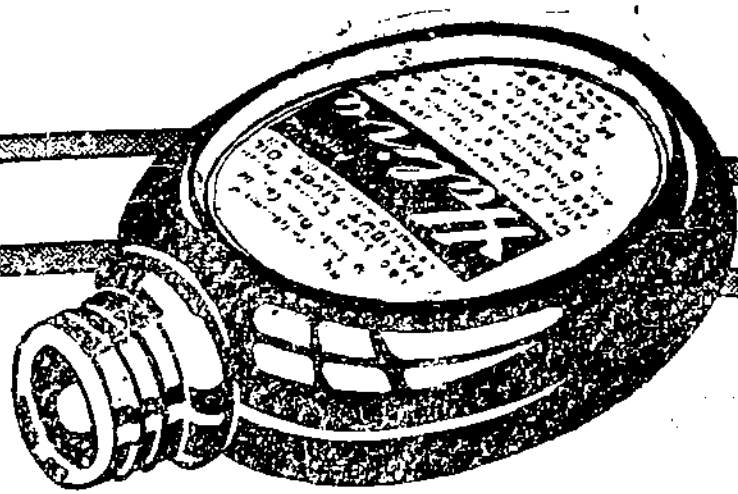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二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油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